

10  
22

東 京 圖 書 館

冊	22	架	10	屬	類
---	----	---	----	---	---

校 訂  
法  
苑  
珠  
林

唐西明寺道世和尚撰

從第三十七  
至第四十七  
第七

海晏堂  
珠璣

No. 7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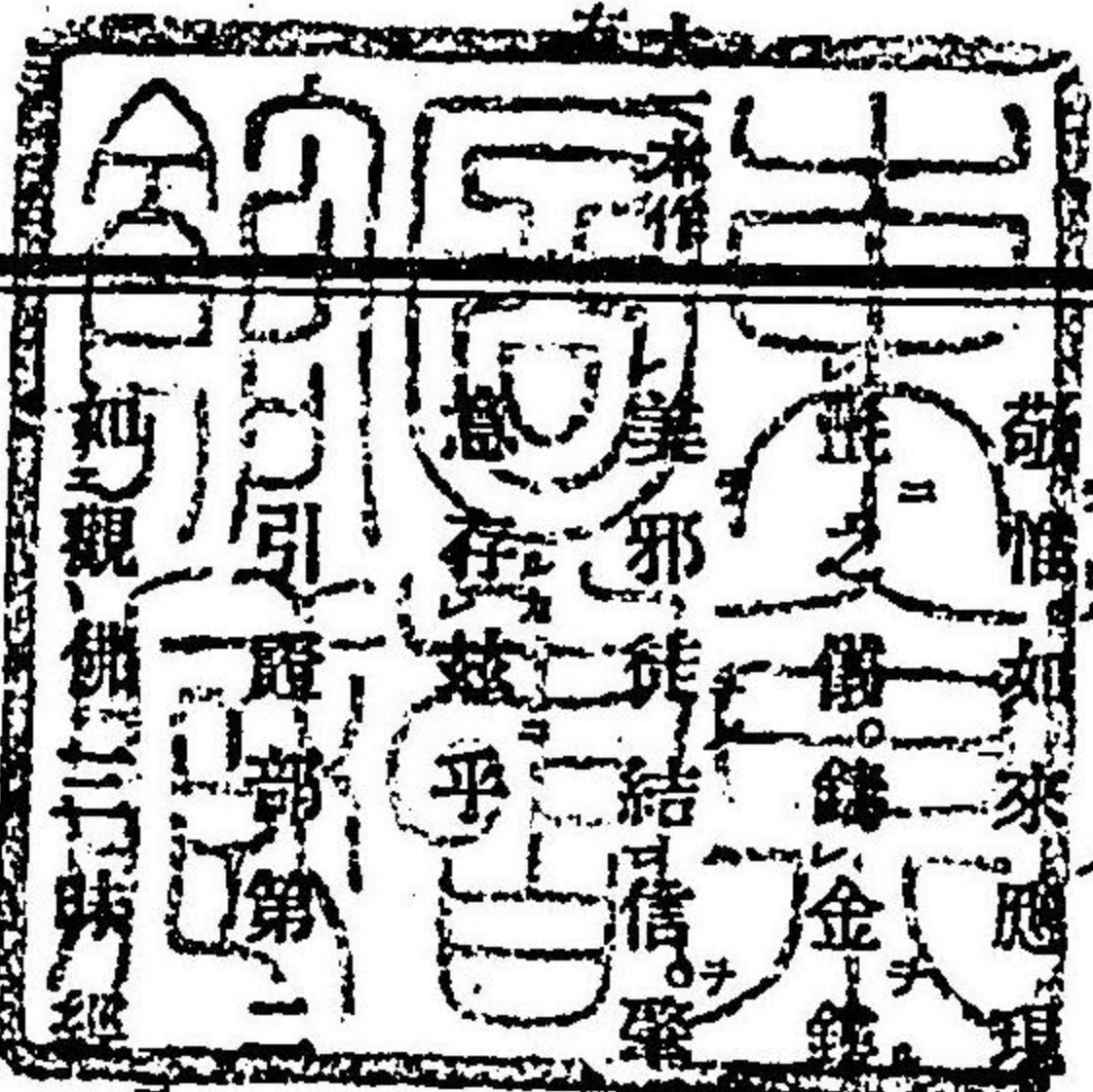
訂校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七

篇第三十五 此有六部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 撰

〔麗假〕

述意部 引證部 興造部 感福部 旋繞部 修故部  
述意部第一



妙色顯於三千。正覺。輶光遺形傳於八萬。是以塔踊靈山。影留石窟。剋檀畫  
玉之狀。全身碎身之迹。聚塔散塔之奇。而光曜重昏。福資合識。致使英聲遐  
啓育王之始。終傳大唐之初。自歷代繁興。神化非一。故經曰。正法住。正法滅。

云。佛留影石室。在那乾阿羅國。毒龍池。側佛坐龍。石室窟中。爲龍作十八變。  
踊身入石。猶如明鏡。在於石內。映現於外。遠望則見。近望不現。諸天百千供養佛。佛影亦說

法。待至今不滅。又大集經云。忉利天城。東照明園。中有佛髮塔。城南靈澀園。中有佛衣塔。城西歡

喜園。中有佛鉢塔。城北稠御園。中有佛牙塔。又智度論云。天帝釋取菩薩髮及衣於天上。城  
東門外。立佛髮塔。衣塔。又有王傳云。王得信心。問道人曰。我從來殺害不必以理。今修何善。

總一本作

置塔一本  
作塔藏○  
有王字

得免斯殃。答曰。唯有起塔供養衆僧。救諸囚徒。賑濟貧乏。故得免斯殃。王曰。何處可起塔。道人即以神力左手掩目。光作八萬四千道。散照閻浮提所照之處。皆可起塔。今諸塔處是也。時王欲建舍利塔。將四部兵衆至王舍城。取阿闍世王佛塔中舍利。還復修治。此塔與先無異。如是更取七佛塔中舍利。至衆摩村中。時諸龍王將王入龍宮中。王從龍索舍利。供養龍。即分與之時。王作八萬四千金銀琉璃玻璃。盛佛舍利。又作八萬四千寶瓶。以盛此。又作無量百千。幢幡傘蓋。使諸鬼神各持舍利供養之具。勅諸鬼神言。於閻浮提。至於海際。城邑聚落。滿一億家者。爲世尊立塔。時有國名德叉尸羅。有二十六億家。彼國人語鬼神言。可三十六箇舍利。與我等起立佛塔。王作方便。國中人士少者。令分與彼。令滿家數。而立爲塔。時巴連弗邑有上座名曰耶舍。王詣彼所。白上座曰。我欲一日之中。立八萬四千佛塔。徧此閻浮提。意願如是。時彼上座白言。善哉大王。尅後十五日。日正食時。令此閻浮提。一時起諸佛塔。如是依數。乃至一日之中。立八萬四千塔。世間人民與慶無量。共號曰阿育王塔。又大阿育王經云。八國共分舍利。阿闍世王分數得八萬四千。又別得佛口。還國道中途。難頭末龍王從其求舍利。分阿闍世王不與。便語言。我是龍王。力能壞汝國土。阿闍世王怖畏。即以佛髻與之。龍還於須彌山下。高八萬四千里。於下起水精塔。阿闍世王得還國。以紫金函盛舍利。作千歲燈火。於五苑伽河水。中置塔埋之。後阿育得其國土。王娶夫人一身。

太一本作  
金子一本  
作金色之  
子

怪佛一本作

長八尺。髮亦同等。衆相具足。王令相師觀之。師言。當爲王生金色之子。王即拜爲第二夫人。後還有身。足滿十月。王有緣事宜出外。行王太后妬嫉。便作方便。共欲除之。暮覓猪母。即應產者。語第二夫人言。卿是年少甫爾。始產不可露。而視天。以被覆面。即生金子。光照宮中。盜持兒去。殺之。即以猪子著其邊。便罵言。汝云當爲王生金色之子。何故生猪。便取輪頭拍囚內。後園中令服菜茹。王還聞之。不悅。久久之後。王出行園。見之。憶念。迎取歸宮。第二夫人漸得親近。具說情狀。王聞驚怖。即殺八萬四千夫人。阿育王後於城外造立地獄。治諸罪人。佛知王殺諸夫人。應墮地獄。即遣消散比丘化王。王發信悟。問比丘言。殺八萬四千夫人。罪可得贖。不道人言。各爲人起一塔。塔下著一舍利。當得脫罪耳。王即尋覓阿闍世王舍利。有國相。父年百二十。將五百人。取本舍利。王得大喜。即分與鬼神各還所部。令一日一時。同戴八萬四千利。諸鬼神言。多隔山障。不得相知。王言。汝曹但還治樂護。利安鈴。我當使阿脩倫以手摸日。四天下亦同時震。又阿育王經云。塔成造千二百。織成幡及雜華。未得懸幡。王身崩沒。塔成已六日。王請僧至園供養。時有優波伽多羅漢。將一萬八千阿羅漢。受王請。尊者囑多。顏貌端正。身體柔軟。而王體醜陋。肌膚龜澀。尊者即說偈言。我行布施時。淨心好財物。不如王行施。以沙施於佛。王告大臣。我以沙施佛。報獲如是。云何而不修敬於世尊。王後尋佛弟子迦葉阿難等。所有。

佛在世時，弟子塔廟躬到塔所，具展哀情，責心修敬。各與種種供養，更立大塔，各捨十萬兩，珍寶供養。是塔次至薄拘羅塔，應當供養。王問：彼有何功德，願多尊者答曰：彼無病第一。乃至不為人說一句法，寂默無言。王曰：以一錢供養，諸臣白王言：功德既等，何故於此供養一錢。王告之曰：聽吾所說偈。

雖除無明癡，智慧能鑒察。雖有薄拘羅，於世何所益。

時彼一錢還來，至王所。時大臣輩見是希有事，異口同音讚嘆。嗚呼尊者，少欲知足。乃至不須一錢。王及供養菩提樹不絕。夫人名曰低舍羅，締多作念。王極愛念於我，念王今捨我珍寶。至菩提樹間，我方殺樹令死。王不得往，可得與我相娛。夫人即遣人以熱乳澆之。樹枯葉落。王聞是語，迷悶躡地。夫人見王憂愁不樂，當悅王心。白王曰：若無彼樹，我命亦無。如來於彼樹得道，彼樹既無，何用活耶。復以冷乳澆之，彼樹更生。王聞歡喜，詣於樹下，目不暫捨。以千盃香湯澆灌。菩提樹倍復嚴好，增長茂盛。後王潔淨身心，手執香爐，在於殿上。同西方作禮，心念口言：如來賢聖弟子在諸方者，憐愍我，故受我供養。如是語時，有三十萬比丘悉來集。彼大衆中十萬是阿羅漢，二十萬是學人及凡夫。宮人太子羣臣共王所作功德無量，不可述盡。又雜阿含經云：阿育王問比丘言：誰於佛法中能行大施。諸比丘言：給孤獨長者最行大施。王問：彼施幾許。比丘答曰：以捨億千金。王聞已彼長者尚能捨億千金，我今爲王

今上一本  
有留時語  
六百六  
字〇開已  
一本作語  
已共

何緣復以億千金施。當以億百千金施。乃至用私藏盡。將此閻浮提夫人姝女太子大臣總施與聖僧。後用四十億金還復贖取。如是計校，總用九十六億千金。乃至王得重病，自知命盡。常願以億百千金作功德。今願不滿，便就後世。唯減四億未滿。王即辨諸珍寶，送與雞頭摩寺。乃至以半阿摩勒菓送與僧。禮拜僧足，問訊大聖衆等。我領此閻浮提是我所有。今者願盡，不得自在。唯此半菓哀愍納受，令我得福。上座耶舍令研磨著石榴羹，中行之一切皆得。周徧。王復問傍臣曰：誰是閻浮提。王諸臣啓言：大王是也。時王從臥起而坐，願望四方。合掌作禮，念諸佛功德。心念口言：我今復以此閻浮提施與三寶。時王書紙上而封緘之。以齒印印之。作如是事畢，即便無常。爾時太子及諸人民與種種供養，葬送如王之法。而闍維之。又法益經云：今是大地屬於三寶。云何而立太子爲王。諸臣聞已，議出四億金送與寺中。將贖其地。又善見論云：阿育王以金錢九十六億起八萬四千寶塔，復大種種布施。

興造部第三

述曰：上來所引經論興置所由，其已知乎。然未識塔義，是何復有幾種。所爲之人復通凡不。答曰：梵漢不同翻譯，前後致有多名。文有訛正。所云塔者，或云塔婆。此云方墳。或云支提。翻爲滅惡生善處。或云斗數波。此云護贖。若人讚歎擁護，歡喜者。西梵正音名爲窣堵波。此云廟。廟者，貌也。卽是靈廟也。安塔有其三意：一表人勝，二令他信，三爲報恩。若是凡夫，比丘有德

望者亦得起塔餘者不合。若立支提有其四種。一。生處。二。得道處。三。轉法輪處。四。涅槃處。諸佛生處及得道處。此二定有支提。生必在阿輸柯樹下。此云無憂樹。此是夫人生太子之處。即號此樹為生處。支提。如來得道在於菩提樹下。即呼此樹下為得道。支提。如來轉法輪及涅槃處。此二無。初轉法輪為五比丘在於鹿野。縱廣各二十五尋。一尋八尺。古人身大故。一尋八尺。合二十丈。今天竺人處處多立轉法輪。取一好處而依此量。豎三柱。安三輪。表佛昔日三轉法輪相。即名此處為轉法輪。支提。如來入涅槃處。安置舍利。即名此處為涅槃。支提。現今立寺名涅槃寺。此則為定。若據舍利處處起塔。則為不定。此四亦名翠塔。波。又毗婆沙論云。若人起大塔。如來生處轉法輪處。若人取小石為塔。其福等前。大塔所為尊故。若為如來大梵。起大塔。或起小塔。以所為同。故其福無量。又阿含經云。有四種人應起塔。一如來。二。辟支佛。三。聲聞。四。輪王。又十二因緣經云。有八人得起塔。一如來。二。菩薩。三。緣覺。四。羅漢。五。阿那含。六。斯陀含。七。須陀洹。八。輪王。若輪王已下起塔。安一露槃。見之不得。禮以非聖塔。故。初果。二。露槃。乃至如來。安八露槃。八槃已上。並是佛塔。又僧祇律云。初起僧伽藍時。先規度好地。將作塔處。不得在。南。不得在。西。應在。東。應在。北。不侵佛地。僧地。應在。西。在南。作僧房。佛塔高顯。處。不得。塔院內。浣灑。灑衣。唾地。得為佛塔。四面作。龜。作。師子。鳥獸。種種。綵畫。內懸幡蓋。得為佛塔。四面造。種。園。林。華。果。是中。出。華。應。供。養。塔。若。樹。檀。越。自。種。檀。越。言。是。中。華。

一本作  
○莊上  
一本有  
應字

供養佛果與僧食。佛言。應從檀越。語。若華多者。得與華鬘家。語言。爾許。華作鬘。與我餘者。與我爾許。直。若得直。得用。然燈。買香。以供養佛。兼得治塔。若直多者。得置佛無靈物。中。若人言。佛無貪。怒。癡。但自莊嚴。用是華果。而受樂者。得罪報重。佛言。亦得作支提。有舍利者。名塔。無舍利者。名支提。如佛生處。得道處。轉法輪處。佛泥洹處。菩薩像。佛支佛。像。佛。佛。跡。處。此諸支提。得安佛華蓋。供養。若供養中上者。供養佛塔。下者。供養支提。若。碎。風。雨。來。應。收。供。養。具。隨。近。安。之。不。得。言。我。是。上。座。我。是。阿。練。若。乞。食。大。德。等。得。越。毗。尼。罪。若。塔。僧。物。賊。來。急。時。不。得。藏。乘。佛。物。莊。嚴。佛。像。僧。座。具。應。敷。安。置。種。種。飲。食。令。賊。見。相。若。起。慈。心。賊。問。比。丘。莫。畏。出。來。年。少。應。看。若。賊。碎。至。不。得。藏。物。者。應。言。一。切。行。無。常。作。是。語。已。捨。去。是。名。難。法。

感福部第四

如小未曾有經云。佛告阿難。若有一人。盡四天下。滿中草木。皆悉為人。得四道果。及辟支佛。盡壽四事供養。所須具足。至滅度後。一起塔。香華。幡。幡。寶。蓋。供。養。復。造。帝。釋。大。莊。嚴。殿。用。八萬四千寶柱。八萬四千寶牕。八萬四千天井寶牕。八萬四千樓閣。四出圍繞。衆寶校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作如上百千億大莊嚴殿。用施四方僧。其福雖多。然不如有人於佛。般涅槃後。以下芥子舍利起塔。大如菴摩勒果。其刹如針。上施槃蓋。如酸棗葉。若佛形像如。額麥。大勝前功德。滿足百倍不及一千倍。萬倍百千萬倍。所不能及。不可稱量。阿難當知。如。

何上一本  
有及摩  
所不及六  
字

來無量功德。戒分定分智慧分。解脫分解脫知見分無量功德。有大神通變化及六波羅蜜。如是等無量功德。又無上依經云。阿難向佛合掌而作是言。我於今日入王舍城乞食。見一大重閣莊嚴。新成內外宛密。若有清信人布施。四方僧并具四事。若如來滅後。取佛舍利如芥子。大。安立塔中。起塔如阿摩羅子。大。戴刺如針。大。露槃如棗葉。大。造佛如麥子。大。此二功德。何者。為勝。佛告阿難。如滿四天下。四果聖人及辟支佛。如甘蔗林竹荻麻田等。若有一人盡壽供養四事具足。及入涅槃後。悉起大塔。供養。然燈燒香衣服。幢幡等。阿難於意云。何是人功德多不。阿難言。甚多。世尊。阿難且置。又如帝釋天宮。住處有大飛閣。名常勝殿。種種寶莊。各八萬四千。若有清信男子女人。造作如是常勝寶殿。百千拘胝。施與四方衆僧。若復有人。如來般涅槃後。取舍利如芥子。大。造塔如阿摩羅子。大。戴刺如針。大。露槃如棗葉。大。造佛形像。如麥子。大。此功德勝前所說百分不及一。千萬億分。乃至阿僧祇數分。所不及一。何以故。如來無量功德。故縱碎娑婆世界。末為微塵。以此次第。悉是四沙門果及辟支佛。若有清信男女。繼形供養。及以滅後起塔供養。亦不如取舍利如芥子。大。乃至造像如麥子。大。此功德前所說百分千萬億分不及一分。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如是阿難。一切如來。昔在因地。知衆生界。自性清淨。客塵煩惱之所汙濁。然不入衆生清淨界中。能為一切衆生。說深妙法。除煩惱障。不應生下劣心。以大量故。於諸衆生。生尊重心。起大師敬。起般若。起閻那。起大悲。

佛一本  
作佛

依此五法。菩薩得入阿鞞跋致位。不此云。依如實知。證大方便。得阿耨菩提。又涅槃經云。若於佛法僧。供養一香燈。乃至獻一華。則生不動國。善守佛僧。物塗掃。僧佛地。造像塔。如母指。常生歡喜心。亦生不動國。此即淨土常嚴。不為三災所動也。又僧祇律云。佛於拘薩羅國遊行時。婆羅門耕。地見世尊。過持牛杖。拄地禮佛。世尊見已。便發微笑。諸比丘白佛。何因緣故。笑。唯願欲聞。佛告諸比丘。是婆羅門。今禮二佛。諸比丘白。何等二佛。佛告比丘。禮我杖。下有迦葉佛塔。諸比丘白。佛。願見迦葉佛塔。佛告諸比丘。汝從此婆羅門。索土。由並是地。即便索之。時婆羅門。便與之得已。爾時世尊。即現出迦葉佛。七寶塔。高一由延。其面廣半由延。婆羅門見已。便白佛言。我姓迦葉。是我迦葉土。堆爾時世尊。即於彼處。作迦葉佛塔。諸比丘白。佛。我得授泥。不佛言。得授。即說偈言。

真金百千擔 持用行布施 不如一團泥 敬心治佛塔  
爾時世尊。敬過去佛。故便自作禮。諸比丘亦禮。佛說偈言。

人等百千金 持用行布施 不如一善心 恭敬禮佛塔  
爾時比丘。即持香華。來奉世尊。敬過去佛。故即持供養塔。佛即說偈言。

百千車真金 持用行布施 不如一善心 香華供養塔  
爾時大衆雲集。佛告舍利弗。汝為諸人說法。佛說偈言。

百千閻浮提。滿中眞金施。不如一法施。隨順令修行。

爾時座中有得道者。佛說偈言。

百千世界中。滿中眞金施。不如一法施。隨順見眞諦。

又法句喻經云。昔佛在世時。道羅漢名曰須曼。持佛髮爪。至罽賓國。南山之中。造佛塔。寺中常有五百羅漢。旦夕燒香繞塔禮拜。時山中有五百獼猴。見僧繞塔禮拜。供養。即共負石。學僧作塔繞之禮拜。于時天雨山水。瀑漲。五百獼猴一時沒死。生切利天。七寶宮殿。巍巍無量。衣食自然。快樂無極。既得生天。各自念言。我等何緣得來生此。即以天眼觀見前身。作其獼猴。由學衆僧。戲爲作塔。山水所漂。命終生此。即共相將。齎持香華。從天下來。供養死屍。廻詣佛所。禮拜問訊。佛爲說法。五百天子一時皆得須陀洹果。既得果已。還歸天上。獼猴學僧。戲爲作塔。尙獲福報。巍巍乃爾。豈況於人。信心造塔。寧無果報。又譬喻經云。昔佛涅槃後。阿育王國有迦羅越。其人福德世間希有。意有所須。應念即至。其家舍宅七寶所成。閭內婦女。端正少雙。晝夜娛樂。快樂無極。其人信心。每常供養二萬餘僧。阿育王聞。便召見之。而語之言。聞卿大富。家有何物。即答王言。家無所有。王不信之。便遣人看。使至唯見門閭七重。舍宅堂宇。七寶莊嚴。巍巍無量。使入室中。不見餘物。唯見婦女端正少雙。使見即還。具以白王。王意漸解。時迦羅越知王解已。便於王前。以手東指。即時空中。七寶雨下。不可限量。指餘三方。

戲爲一本  
作戲笑下  
同

亦復如是。王見乃知是大福德。王即詣寺。請問此事。寺有上座。得阿羅漢。三明六通。王問上座。此迦羅越宿植何福。所須自然。應念即至。上座答王。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毗婆尸佛。入涅槃後。迦羅越爾時與其四人。同共造塔。用心偏殷。造塔成已。復以七寶及取好花。上塔頭上。四面散下。而以供養。發誓願言。使我世世食福自然。常不斷絕。緣是功德。從是以來。九十一劫。不墮惡道。天上人中。食福自然。快樂無極。爾時但願食福無盡。不願度脫。故至今日。唯受勝福。未得道迹。又大悲經云。佛告阿難。若人樂著三有。果報於佛福田。若行布施諸餘善根。願我世世莫入涅槃。以此善根。不入涅槃。無有是處。是人雖不樂求涅槃。然於佛所。種種善根。我說是人。必入涅槃也。又百緣經云。昔佛在世時。舍衛城中有一長者。其家巨富。財寶無量。不可稱計。生一男兒。端正殊妙。世所希有。其兒兩手各把金錢。取已。還生無有窮盡。父母歡喜。因爲立字。名曰寶手。年漸長大。慈心孝順。好喜布施。有來乞中。其兩手出好金錢。尋以施之。後與諸人出城遊觀。前到祇洹。見佛相好。心懷歡喜。頂禮請佛。及比丘僧。願受我供。阿難語言。設供須財。於是寶手即申兩手。金錢雨落。須臾滿地。積聚過人。佛勅阿難。令爲營供。便食訖。已佛爲說法。得須陀洹。歸辭父母。求乞出家。既出家已。得阿羅漢果。阿難見已。而白佛言。寶手比丘宿植何福。生於豪族。手出金錢。取無窮盡。又值世尊。出家得道。佛告阿難。昔迦葉佛入涅槃後。有迦翅王。收其舍利。造四寶塔。時有長者。見堅塔廟。心生隨喜。持一金

願一本作



錢安著塔下獲願而去。緣是功德不墮惡道。天上人中常有金錢受福快樂。乃至今者遺值於我。出家得道。又百緣經云。佛在世時。迦毗羅衛城中。有一長者財寶無量。其婦懷妊生一男兒。容貌端正。世所希有。然其生時。頂上自然有摩尼寶蓋。覆獲城上。父母歡喜。因為立字。名曰寶蓋。漸長。值佛出家。得羅漢果。佛告比丘。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有佛出世。號毗婆尸。遣神入涅槃。後有國王名槃頭末帝。收取舍利。造四寶塔。高一由旬。而供養之。時有商人入海探寶。安隱得來。即以摩尼寶珠。蓋其塔頭。發願而去。緣是功德。九十一劫不墮惡趣。天上人中常有寶蓋。隨共而生。乃至今者。得值於我。出家獲道。聞佛所說。歡喜奉行。又百緣經云。佛在世時。迦毗羅衛城中。有一長者。財寶無量。不可稱計。其婦生一男兒。端正殊妙。世所希有。頭上自然有摩尼珠。時父母因為立字。名曰寶珠。年漸長大。見佛出家。成阿羅漢果。入城乞食。時寶珠故在頭上。城中人民怪其所以。說來看之。深自慚恥。還歸所止。自言。世尊我此頭上有此寶珠。不能使去。今者乞食。為人嗤笑。願佛世尊見却此珠。佛告比丘。汝但語珠。我今生分已盡。更不須汝。如是三說。珠自當去。比丘受教。寶珠不現。時諸比丘請佛。為說宿業。因緣。佛告比丘。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有佛出世。號毗婆尸。入涅槃。後時彼國王名槃頭末帝。收其舍利。造四寶塔。高一由旬。而供養之。時彼國王入塔禮拜。持一摩尼寶珠。繫著椀頭。發願而去。緣是功德。九十一劫不墮惡道。天上人中常有寶珠。在其頂上。受天快樂。至今值佛。出家得阿羅漢果。比丘聞已。歡喜奉行。

旋遶部第五

如菩薩本行經云。昔佛在世時。佛與阿難入舍衛城而行乞食。時彼城中有一婆羅門。從外而來。見佛出城。光相巍巍。時婆羅門歡喜踊躍。遶佛一匝。作禮而去。佛便微笑。告阿難言。此婆羅門見佛歡喜。以清淨心。遶佛一匝。以此功德。從是以後。二十五劫不墮惡道。天上人中快樂無極。竟二十五劫。得辟支佛。名持觀那祇梨。以是因緣。若人旋佛及旋佛塔。所生之處。得福無量也。又提謂經云。長者提謂白佛言。散華燒香。然燈禮拜。是為供養。旋塔得何等福。佛言。旋塔有五福德。一後世得端正好色。二得聲音好。三得生天上。四得生王家。五得泥洹道。何因緣得端正好色。由見佛像歡喜。故何緣得聲音好。由旋塔說經。故何緣得生天上。由當旋塔時。意不犯戒。故何緣得生王家。由頭面禮佛足。故何緣得泥洹道。由有餘福。故佛言。旋塔有三法。一足舉。時當念足舉。二足下。時當念足下。三不得左右顧視。唾寺中。地。右邊者。經律之中。制令右繞。若左邊行。為神所呵。乃至左邊。麥積為俗。所責其徒。衆矣。今時行事者。順於天時。面西北轉。右肩袒。向佛而恭也。或旋百匝。十匝。七匝。三匝。各有所表。且論常行三匝者。表供養三尊。止三毒。淨三業。滅三惡道。得值三寶。故華嚴經。偈云。始欲旋塔。當願衆生。施行福祐。究暢道意。遶塔三匝。

觀一本作

地下右一本作左  
至下左一本作右

永絕三一  
本作不願  
四

當願衆生 得十向意 永絕三毒  
又賢者五戒經云。旋塔三匝者。表敬三尊。一佛。二法。三僧。亦念滅三毒。一貪。二瞋。三癡。又三千威儀云。遠塔有五事。一低頭視地。二不得踏蟲。三不得左右顧視。四不得唾塔前地上。五不得中住與人語。

訂校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七

訂校法苑珠林卷第三十八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 撰  
〔麗假〕

敬塔篇第三十五之二

故塔部第六

塔塔故寺  
一本作塔  
寺損故

依像法決疑經云。造新不如修故。作福不如避禍。斯言驗矣。或有村坊墳塔故寺伽藍。堂殿朽壞。舍屋崩摧。蕭蕭蓬戶。靡隔煙塵。殘茅茨無掩。霜露是以門墻凋毀。藁穢盈階。路絕人蹤。僧徒漂寄。不修不飾。日就衰靡。造罪造愆。無時暫捨。夜听燈燭。本自無聞。晝日幡華。元來非見。堂絕梵唄。鐘停海楹。遂使惡鬼效靈。善神捨衛。伽藍無固。直爲僧徒慢惰。佛法既衰。亦由白衣無敬。此而不愛。更欲何求。又寶梁經云。有一賢者。面上有國王文理。相即見已。嫁女與之。後時賢者入僧寺中。杖倚伽藍。生憍慢。故失國王文理。墮大地獄。又薩遮經云。或嫌塔寺及諸形像。妨礙送置。餘處者如是。惡人攝在惡逆衆生分中。上品治之。又十輪經云。若破寺殺害比丘。其人壽終支節皆疼。多日不語。死墮阿鼻地獄。具受諸苦。又三千威儀云。掃塔上有五事。一不得著履上。二不得背佛掃塔。三不得取上善土持下。乘下不當下佛像上。故華五當且過。澡手自持淨巾。還拭佛像。復有五事。一當先灑地。二當使調。三當待燥。四不得掃。五不得逆風掃。復有五事。一不得去善土。二當自手拾草。三當取中土轉著下。處四不得

令四角掃處有迹。五掃塔前。六步使淨。若事閑豫。多掃彌善也。又正法念經云。若有眾生淨心。供養衆僧。掃如來塔。命終。生意。蹀天。身無骨肉。亦無汗垢。香氣能熏。一百由旬。其身淨潔。猶如明鏡。又正法念經云。若有眾生。讀於福田。見有佛塔。風雨所壞。若僧房舍。以福德心。塗飾治補。復教他人。令治故塔。命終。生白身天。其身鮮白。入珊瑚林。與諸天女。五欲自娛。業盡還退。若生人中。其身鮮白。又雜寶藏經云。若掃僧房。一閤浮提地。不如掃佛塔。一手掌。亦同。又撰集百緣經云。掃地得五功德。一自除心垢。二除他垢。三去憍慢。四調伏心。五增長功德。得生善處。又無垢清淨女問經云。掃地得五功德。一自心清淨。他人見生淨心。二爲他愛。三天心歡喜。四集端正業。五命終生善道天中。又沙彌威儀經云。掃地有五法。一不得背人。二不得逆掃。三當令淨。四不得有迹。五當即畚棄。又增一經云。掃佛塔有五法。一水灑地。二除去瓦石。三平正其地。四端意掃地。五除去穢惡。地既淨已。隨能持一枝香華。散布地上。供養得福無量。故華嚴偈云。

散華莊嚴淨光明 莊嚴妙華以爲帳 散衆雜華徧十方 供養一切諸如來  
又百緣經云。昔佛在世時。與諸比丘到菴伽河邊。見一故塔毀落。崩塌。比丘問佛。此是何塔。朽故乃爾。佛告比丘。此賢劫中。波羅奈國。梵摩達王。正法治化。唯無子息。禱祀諸神。求索有子。因不能得。時王國中有一池水。生一蓮華。其華臺中有一童子。結跏趺坐。有三十二相。八

十種好。口出優鉢羅華。香身諸毛孔。出栴檀香。王及妃后見。甚歡喜。即抱還宮。養育漸大。隨其行處。蓮華承足。因香立字。名栴檀香。後悟非常。成辟支佛。身昇虛空。作十八變。尋入涅槃。王收舍利。起塔供養。是彼塔耳。比丘問佛。宿種何福。受斯果報。佛告比丘。乃往過去拘樓孫佛時。有長者子。甚好姪色。見一姪女。心生耽著。無財可與。遂至塔中。盜華與之。乃共夜宿。曉即身體生其惡瘡。痛不可言。喚醫療治。醫占云。須牛頭栴檀。用塗瘡。上可得除。愈時。長者子即賣家宅。得於金錢。滿六十萬。尋用買香。正得六兩。擬用塗瘡。心自思惟。即語醫言。我今所患。乃是心病。即持所買牛頭栴檀。搗以爲末。入其塔中。發誓願言。如來往昔修諸苦行。誓度衆生。除其厄難。我今此身。墮一生數。唯願世尊。慈悲憐愍。除我此患。作是誓已。用香塗塔。以償華價。至心供養。求哀懺悔。瘡尋得差。身諸毛孔。有栴檀香。聞此香已。歡喜禮拜。發願而去。緣是功德。不墮惡道。天上人中。常受快樂。隨其行處。蓮華承足。身諸毛孔。常有香氣。是故智者。當作是學。又小法滅盡經云。後劫火起時。曾作伽藍所。不爲火焚。乃至金剛界。爲上臺也。又菩薩本行經云。昔佛在世時。告五百阿羅漢。汝等各說前世宿行。所作功德。今得值我。得道因緣。時有阿羅漢。名婆竭多。即從座起。白佛言。世尊。我念過去無央數劫。有佛出世。號曰定光。入涅槃。後分布舍利。起塔供養。法欲未時。有一貧人。無方自濟。賣薪爲業。向澤採薪。遙見澤中。有一塔寺。甚爲巍巍。即到塔邊。瞻視形像。歡喜作禮。唯見孤狼飛鳥。走獸止宿之處。

上本一作

心中一本  
作心用

草木荆棘不淨滿中。迥絕無人。復無行跡。無供養者。貧人覩見。心中愴然。而不曉知。如來神德。但以歡喜誅伐草木。掃除不淨。掃訖歡喜。送之八匝。作禮而去。緣此功德。命終之後。生光音天。衆寶宮殿。光明晃煇。於諸天中。巍巍最勝。不可計量。盡其天壽。而後復百返作轉輪王。七寶自然。王四天下。後復壽盡。常生國王。大姓長者。家財富無量。顏容端正。殊妙無雙。人見歡喜。無不愛敬。欲行之時。道路自淨。虛空之中。雨散衆華。婆竭多言。昔貧人者。今我身是。由昔掃塔。生處自然。一阿僧祇九十劫中。不墮惡道。天上人間。富貴尊榮。封受自然。快樂無極。今最後身。值釋迦佛。捨棄出家。得阿羅漢。三明六通。具八解脫。若有人能於佛法僧。少作微善。如毛髮許。所生之處。受報弘大。無有窮盡。又譬喻經說。祇陀太子。昔毗婆尸佛時。布施一奴一婢。給掃寺廟。緣此功德。世世常得七寶宮宅。門戶兩邊。常有自然。金銀男女。擎持寶鉢。滿中七寶。取無窮盡。夜中常有自然。天兵五百餘騎。衛護其舍。無敢近者。輪王七寶者。一金輪寶。二白象寶。三紺馬寶。四神珠寶。五玉女寶。六主藏臣寶。七主兵神寶。又雜寶藏經云。昔舍衛國中。有一長者。造立塔寺。後時命終。生忉利天。其婦晝夜追憶。夫故愁憂。苦惱以憶。夫故常掃治。夫所造塔寺。夫下觀見。即來婦所。問訊安慰。而語之。言。汝憶我。故大憂愁耶。婦即語言。汝爲是誰。天尋答言。我是汝夫。以作塔寺功德。因緣得生天。見汝憶我。修治塔寺。故來汝所。婦言。近我。夫即答言。人身臭穢。不復可近。汝復欲得爲我妻者。勤供佛僧。修掃塔寺。願

管一本作

生我天。若得生天。我必當還以汝爲妻。婦用夫語。作諸功德。發願生天。其後命終。得生天上。還爲夫婦。夫婦相將來。至佛所。佛爲說法。夫婦並得須陀洹果。既得果已。還歸天上。又分別功德論云。昔舍衛城中。有夫婦二人。而無子息。夫婦精進。信敬三寶。時婦蚤亡。由信敬故。生忉利天。以爲天女。面首端正。天中少比。天女自念。我極端正。今此世間。離任我夫。便以天眼觀見。本夫。今已出家。年老暗短。專信而已。常勤掃除塔廟。善業見其掃塔。必應生天。天女尋下。光明照耀。住其夫前。比丘見已。問其因緣。天女答曰。我是君婦。今爲天女。我觀天上。無一任我夫。見君精進。常勤掃塔。必應生天。若得生天。願同一處。還爲我夫。是以故來。陳其情狀。白意已訖。還歸天上。時夫比丘見此事已。從是以後。倍加精進。修補塔廟。積功轉勝。應生第四兜率天上。天女憶夫。復來語。言。君福轉勝。應生兜率天。我今不復得君爲夫。語訖。還去。比丘聞已。倍加精進。遂獲得阿羅漢果。三明六通。具八解脫。又百緣經云。佛在世時。迦毗羅城中。有一長者。財寶無量。其婦生一兒。端正殊妙。見者敬仰。漸大。見佛得阿羅漢果。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有毗婆尸佛。入涅槃後。有王名樂頭末帝。收取舍利。造四寶塔。而供養之。其後小毀。有童子入塔。見此破處。和顏悅色。集喚衆人。共塗治塔。發願而去。緣是功德。九十一劫。不墮地獄畜生餓鬼。天上人中。受樂無極。常爲天人。所見敬仰。乃至今值於我。爲諸人所見敬仰。出家得道。聞佛所說。歡喜奉行。頌曰

遺身八萬塔 寶飾高百丈 儀鳳異靈鳥 金盤代仙掌 積拱承雕角  
高簷掛樹網 寶地若池沙 風鈴如積響 刻削生千變 丹青圖萬像  
煙霞時出沒 神仙乍來往 晨霧半層生 飛幡接雲上 遊蛻不敢息  
翔鶴詎能仰 聖變無窮端 威福豈三兩 願假舟航末 彼岸誰云廣  
威應緣十一引二

西晉會稽鄞縣塔

東晉金陵長干塔

石趙青州東城塔

姚秦河東蒲阪塔

周岐州岐山南塔

周瓜州城東古塔

周沙州城內大乘寺塔

周洛州故都西塔

周涼州姑臧故塔

周甘州剛丹縣故塔

周晉州霍山南塔

齊代州城東古塔

隋益州福感寺塔

隋益州晉源縣塔

隋鄭州超化寺塔

隋懷州妙樂寺塔

隋并州淨明寺塔

隋并州榆社縣塔

隋魏州臨黃縣塔

統明神州山川并海東塔 雜明西域所造之塔

社一本作  
右前二十一  
右以前數  
內十九〇  
有一本作  
遇〇地一  
本作〇  
有王一本  
作王

右前二十一塔。並是如來在日行化乞食。因有童子戲弄沙土。以為米麵。宿祐冥會。以土麵施佛。佛感渠善。心為受塗地。記此童子。吾滅度後一百年滿。有王出世。號為阿育。

二十一  
作十九〇  
若上一本  
有八萬四  
千之數也  
七字〇二  
十一塔一  
本十九  
塔

作鐵輪王。王閻浮提一切鬼神。並皆臣屬。且使空中地下四十里內。所有鬼神。開前八塔。所獲舍利。役諸鬼神。於一日一夜。一億家。施一塔。廣計有八萬四千塔。具如上經。故不備載。今惟此神州。即是東境。故此漢地。案諸典籍。尋訪有二十塔。並是育王所造。若更引佛法東流已來。道俗所造。感通者。則有百千。且述育王二十一塔內。透要感徵。同見聞者。畧述二十一條。餘之不盡者。備如廣傳。

何一本作  
阿下同〇  
蘇下一本  
有云字

初西晉會稽鄞縣塔寺。今在越州東三百七十里。鄞縣界東去海四十里。在縣東南七十里。南去吳村二十五里。案前傳云。晉太康二年。有并州離石人劉薩何者。生在田家。弋獵為業。得病死。蘇見一胡僧。語何曰。汝罪重。應入地獄。吾憫汝無識。且放。今浴下齊城丹陽會稽。並有古塔及浮江石像。悉阿育王所造。可動求禮懺。得免此苦。既醒之後。改革前習。出家學道。更名慧達。如言南行。至會稽海畔山澤處。求覓莫識。基緒達悲。塞煩冤。投造無地。忽於中夜。聞土下鐘聲。即遷記其處。刺木為刹。三日間。忽有寶塔及舍利。從地踊出。靈塔相狀青色。似石而非石。高一尺四寸方七寸。五層露盤。似西域于闐所造。面開窓子。四周天金。中懸銅磬。每有鐘聲。疑此磬也。遂塔身上。並是諸佛菩薩金剛聖僧雜類等像。狀極微細。瞬目注睛。乃有百千像。現面目手足。咸具備焉。斯可謂神功聖迹。非人智所及也。今在大木塔內。於八王日。聚巡邑里。見者莫不下拜。念佛生善。齋戒終身。其舍利者在木塔底。其塔左側。多有古

述塔側諸暨縣越舊都之地也。以句章鄞刻等四縣爲之。諸暨東北一百七里。大部鄉有古越城。周迴三里。地記云。越之中葉在此。爲都。離宮別館遺基尙在。悉生豫章。多在門階之側。行位相當。森竦可愛。風雨晦朔。猶聞鐘磬之聲。百姓至今多懷肅敬。其迹繁矣。興志云。阿育釋迦弟子。能役鬼神。一日夜於天下造佛骨寶塔八萬四千。皆從地出。

案晉沙門竺慧達云。東方兩塔一在於此。一在彭城。今秣陵長干。又是其一。則有三矣。今以經驗億家造一塔計。此東夏理多不疑。且見揚越。即有二塔。廣統九域。故有隱之。會稽記云。東晉丞相王導云。初過江時。有道人神采不凡。言從海來。相造。昔與育王共遊鄞縣。下真舍利起塔鎮之。育王與諸真人捧塔飛行。虛空入海。諸弟子攀別。一時俱墮化爲鳥石。石猶八形。其塔在鐵圍山也。太守褚府君云。海行者述。島上有聚鳥石。作道人形。頗有衣服。褚令擊取將視之。石文悉如袈裟之狀。梁祖普通三年。重其古迹。建木浮圖。堂殿房廊。周環備滿。號阿育王寺。四面山繞。林竹葱翠。華卉間發。飛走相娛。實閑放者之佳地也。有碑頌之。著作郎顧胤祖文。寺東南三里山上有佛右足跡。寺東北三里山頭有佛左足跡。二所現于石上。莫測其先。寺北二里有聖井。其實深。池中有鰓鱖魚。俗號爲魚菩薩也。人至井所。禮拜魚。隨聲出。至隋末。賊過。僞禮魚。現賊便以刀斫之。因斷魚尾。自爾潛隱。雖喚不出。時有至心。邀請禮拜者。但獻水而已。初有一僧聞塔來。禮處所荒涼。將食爲難。有一老姥。忠脚來爲造食。便去。

日日如是。怪之。去後私尋乃入池內。按量即是池魚所化也。其塔靈異。往往不一。大略爲瑞多現。聖僧遠塔行道。每夕然燈於光影中。現形在壁。旋轉而行。且列數條。多則詞費。至唐貞觀十九年。敏法師者。寓穴道。勝歷覽聖迹。依然動神。領徒數百來寺。一月敷講。經論士俗咸會。夜中有人見胡僧百餘繞塔行道。以事告衆。寺僧曰。此事常有。不足可怪。自古至今。四大夏日。遠近來寺建齋樹福。然於夜中。每見胡僧行道。誦經贊頌等。相唐永徽元年。會稽處士張太玄於寺禮誦。沙門智悅獨與太玄連牀而寢。中夜聞誦金剛般若了了分明。二人靜聽。形心欣泰。乃至誦訖。殺契其相。若真。尋視無形。明知神授也。西京城內東南曲池日嚴寺。寺即隋煬帝造。昔在晉蕃。作鎮。淮海京寺有塔。未安舍利。乃發長干寺塔。下取之。入京。埋於日嚴寺塔下。施銘於上。于時江南大德五十餘人。咸言京師塔下舍利。非是育王造塔。舍利育王舍利。乃在長干本寺。道俗懷疑。不測是非。至武德七年。日嚴寺僧徒散配。其舍利塔無一人守護。時有道宣律師。門徒十人。配住西市南長壽坊崇義寺。乃發掘塔下。得舍利三枚。白色光明。大如黍米。并爪一枚。少有黃色。并白髮數十餘。有雜寶。琉璃。古器等。總以大銅函盛之。檢無螺髮。又疑爪黃而小。如人者。尋佛。倍人爪赤銅色。今則不爾。乃將至崇義寺佛堂。西南塔下。依舊以大石函盛之。本銘覆上。埋于地府。南僧咸曰。此爪髮至梁武帝時。已有疑焉。據事以量。則長干佛骨。頗移於帝里矣。然江南古塔。猶有神異。崇義所流蓋。蓋如也。故兩述。

西上一本  
有周字

怒一本作  
勞

中使一本  
作勅使

內一本作  
丹

殿一本作  
殿

之。但年歲綿遠。後人莫測其源。故別疏記爾。河東二縣。

西京西扶風故縣在岐山南。古塔在平原上南下北。高鄉曰鳳泉。周魏以前寺名阿育王。僧徒五百。及周滅佛法。廟宇破壞。唯有兩堂。至大業末年。四方賊起。百姓共築此城以防外寇。唐初雜住。失火焚之一切都盡。二堂餘燼焦黑尙存。至貞觀五年。岐州刺史張亮。素有信向。來寺禮拜。但見故塔基。曾無上覆。奏勸請望雲宮殿以蓋塔基。下詔許之。古老傳云。此塔一閉經三十年。一出示人。令道俗生善。恐開聚衆不敢私開。奏勸許開。深一丈餘。獲二古碑。並周魏之所樹也。既出舍利。徧示道俗。有一盲人。積年目冥。怒眼直視。忽然明淨。京邑內外奔赴塔所。日有數萬。舍利高出見者不同。或見如玉白光映徹內外。或見綠色。或見佛形像。或見菩薩聖僧。或見赤光。或見五色雜光。或有全不見者。問其本末。爲一生已來多造重罪。有善友人。教使徹到懺悔。或有燒頭。煉指。刺血。灑地。殷重至誠。遂得見之。種種不同。不可備錄。至顯慶四年九月。內有山僧智琮。慧辯。以解咒術。見追入內。語及育王塔事。年歲久遠。須假弘護。帝曰。豈非童子施土之育王耶。若近有之。則八萬四千之一塔矣。琮曰。未詳虛實。請更出之。帝曰。能得舍利。深是善因。可前至塔所。七日行道。祈請有瑞。乃可開。發即給錢五千貫。緝五千匹。以充供養。琮與給使王長信等。十月五日從京且發。六日逼夜。方到。琮即入塔內。專精苦到行道。久之未驗。至十日三更。乃臂上安炭火。燒香。懷屬專注。曾無異想。忽聞塔內

像下振裂之聲。尋聲往觀。乃見瑞光流溢。霏霏上涌。塔內三像。足下各放光明。赤白綠色。旋透而上。至於桁桷。合成帳蓋。琮大喜踊躍。欲召僧看。乃觀塔內側塞。僧徒合掌而立。謂是同寺。須臾既久。光蓋漸歇。冉冉而下。去地三尺。不見衆僧。方知聖隱。中使王長信等同觀。瑞相流輝。徧滿赫奕。瀾漫若有旋轉。久方沒盡。及旦看之。獲舍利一枚。殊大於粒。光明鮮潔。更細尋視。又獲七粒。總置盤木。一枚獨轉。透餘七粒。各放光明。炫燿人目。琮等以所感瑞。具狀上聞。勅使常侍王君德等。送絹三千匹。令造殿等身。阿育王像。餘者修補故塔。仍以像在塔內。可即開發。出佛舍利。以流福。靈又勸僧智琮。慧辯。瀉臚給名住會昌寺。初開舍利二十餘人。同共下鑿。及獲舍利。諸人並見。唯一人不見。其人懊惱。自扳頭髮。苦心邀請。乃置舍利於掌。雖覺其重。不見如初。由是諸人。恐不見骨。不敢觀光。寺東雲龍坊人。勸使未至。前數日。望寺塔上。有赤色光。周照遠近。或見如虹。直上至天。或見光照寺城內。赤如畫。且具以聞。寺僧歡訝。曰。舍利不久應開。此瑞如貞觀。不異其舍利。形狀如小指。初骨長可二寸。內孔正方。外楞亦爾。下平上漸。內外光淨。以指內孔。恰得受指。便得勝戴。以示大衆。至於光相變現。不可常準。于時京邑內外。道俗。連接二百里間。往來相續。皆稱佛德。一代光華。京師慈恩寺。僧慧滿在塔行道。忽見綺井覆海。下一雙眼睛。光明殊大。通召道俗。同視亦然。皆儼然喪膽。更不敢重視。至顯慶五年春三月。下勸請舍利。往東都入內供養。時西域又獻佛東頂骨。至京師人。或

蘇一本作

見者高五寸闊四寸許。黃紫色。又追京師僧七人往東都人內行道勅以舍利及頂骨出示。行道僧曰。此佛真身。僧等可頂戴供養。經一宿還收入內。皇后捨所寢衣帳。准價千匹。絹爲舍利。造金棺銀槨。形鑿窮奇。以龍朔二年送還本塔。至二月十五日。京師諸僧與塔寺僧及官人等。無數千人。共下舍利于石室掩之。俟三十年後。非余所知。至後開瑞寶補茲處。岐州岐山縣華陽鄉王莊村有人。姓馮名玄嗣。先來靈寶。殊不信敬。母兄承舍利從東都來。將欲藏掩。嗣不許往。母兄不用其語。至舍利所禮拜還家。玄嗣怒曰。此有何驗。而往禮之。若舍利有功德者。我家中佛像亦有功德。即取佛像燒之。竟有何驗。母兄救之。已燒下半。玄嗣忽倒不覺暴死。經三日始活。說云。忽到一處。似是地獄。有大鳥飛來。喙噴唾舌。入大火坑。燒烙困苦。覺身癢悶。以手摩面。眉髮隨落。目看大地。全無精光。親屬傍看。皆知罪驗。諸人語曰。汝自造罪。無可代者。玄嗣神識不與人同。但曰。火燒我心。以取道士之語。教吾不信。謗佛之罪。今殃著身。東西馳走。又被打拍。怕懼號哭。但惟叩頭。彈指懺悔。乞命而晝夜號走。不曾暫住。至二月十三日。親屬哀懇。請僧懺悔。乞願造像。又將至塔所。于時京邑大德極多。時行度法師爲衆說法。裴尙宮比丘尼等數百。俗人士女向有萬人。咸見玄嗣五體投地。對舍利前號哭。自撲。至誠懺悔。不信之罪。又懺犯尼淨行。打罵衆僧。盜食僧果。自懺已後。眠夢稍安。大患仍自不差。未經一年。方死。其佛頂骨用珍寶。臘之。計直四千匹絹。遂依其數。以綵練剛之。頂骨今

益上一本有隋字次  
蘇一本作

蘇一本作

現在內供養。即是螺髻束髮小頂骨。然大頂骨猶未至此。此下關瓜州沙州洛州。益州郭下福感寺塔者。在州郭下城西。本名大石。相傳云。是鬼神奉有王教。西山取大石。爲塔基。舍利在其中。故名大石也。隋蜀王秀作鎮井絡。聞之。令人掘鑿。全是一石。尋繹至泉不見其際。風雨暴至。有人於石傍鑿取一片。將出。乃是璧玉。問於識寶商云。此是真璧玉。世中希有。隋初有說律師。見此古迹。於上起九級木浮圖。今見在焉。益州早游官人所。雨必於此塔。祈卽有應。奇特感徵。故名福感寺。近有人盜鈴。將下三級。有神聲。撞斗起。以壓賊。腔內中其人。被壓。嗚呼。寺僧爲射斗起。方得脫出。至永徽元年。有王顏子者。漂掠有名。夜上相輪。取博山。將下至底級。兩柱忽夾之。求出不得。漸漸急。因見有胡僧。曰。可。大唱賊不爾死矣。卽唱數聲。寺僧聞救。方得拔出。至貞觀年初。地大震動。此塔搖颺。將欲摧倒。于時郭下無數人來。忽見四神形。如塔量。各以背靠塔之四面。乍歇。乍側。率以瓦塊。觀瑞道俗。歎未曾有。塔上露盤。猶來小短。不稱塔形。有一人極豪華。多產業。見前靈瑞。乃捨金三百兩。共諸信者。更造露盤。既成。拆下。至覆盆。香氣蓬勃。如雲騰涌。流芳城邑。七日乃歇。益州晉源塔者。在州西南一百餘里。今號爲等泉寺。本名大石。其基本綠。略亦同前。尋諸古塔。其相不同。豈非當部鬼神。情有。所樂。案蜀三塔同一石。蓋餘不定。准也。州北百里。維縣塔者。在縣城北。郭下寶興寺中。本名大石。其基相同前。隋初有天竺僧。曇摩掘及。遠至東夏。禮育



王塔承獨三塔又往禮拜至雒縣大石寺塔所敬事已訖欲往成都宿兩女驛將旦聞左右行動聲又曰是何人耶妄相恐動空中應曰有十二神王從本國來所在之處擁護法師明日當見成都塔今欲西還與師別耳又曰既能遠送何不見形神即見形又為人善書便一貌之既徧形隱及至成都禮大石塔訖說律師乃依圖刻木為十二神像莊飾在於塔下今猶見在

益州郭下法成寺有沙門道卓是名僧也大業初雒縣寺塔無人修葺纔有下基卓乃率化四部造木浮圖莊飾備矣塔為龍護居在西南角井中時有相現側有三池莫知深淺三龍居之人莫敢視貞觀十三年三龍大鬧雷霆震擊水火交飛久之乃靜塔如本住人皆拾取龍毛長三尺許黃赤可愛

鄭州超化寺塔者在州西南百餘里密縣界在縣東南十五里塔在寺東南角其北連寺方十五步許其寺塔基在薄泥之上西面有五六泉南面亦有皆孔方三尺騰涌沸出流溢成川泉上皆有安栢柱鋪在泥水上以炭沙石灰次而重填最上以大方石可如八尺牀編次鋪之四面細腰長一尺五寸深五寸生鏤固之近有人試發一石下有石灰乃至栢圍便抽一圍長三丈徑四尺現在自非輪王表塔神功所為何能辨此基構終古不見其儻也今於上築塔二重塔南大泉涌沸鼓怒絕無水聲豈非神化所致也有幽州僧道嚴者姓李氏形

鄭上一木  
有階字

有一本作  
栢一本作  
百

極奇偉本入隋煬四道場後從俗服今年一百五歲獨住深山每年七日來此塔上盡力供養嚴怪其泉流涌注無聲乃遣善水豈嵩入泉尋討但見石柱羅列不測其際中有寶塔可高三三尺獨立空中四面水圍凝然而住竟不至塔所考其原始莫測其由時俗所傳育王所立隋祖已來寺塔現在

樓上一木  
有階字

懷州妙樂寺塔者在州東武陟縣西七里妙樂寺中見有五級白浮圖塔方可十五步並是側石編砌石長五尺闊三寸以下鱗次葺之極細密道俗目見咸驚訝其神鬼所造其下不測其底古老相傳塔從地涌出下有大水莫委真虛有刺史疑僧濫飾乃使人傍基掘下至泉源猶不見其際此下闕詳明

魏上一木  
有階字  
其塔一本  
作其塔

魏州臨黃塔者在縣西三十里本名舍利寺今為尼住基塔見在三邊有水惟西開路基構編石從水底上遺華瀾滿於三面其水際深人皆怯入傳云舍利塔在其水內空中如鄭州者今改為冀州大都督府  
齊州臨濟縣東有瓶塔云是誌公所營四面石獸擁護驚人周滅法時令人百千用方挽出終不可脫亦無有損今現在焉○益州城南空慧寺內金藏有穴在寺近有道士素知有藏來就守寺神乞神令入穴取得二斗金粟依言即入唯見地下金甕行行相對莫測其邊寺僧通知無敢侵者○坊州玉華宮寺南二十里許大高嶺俗號檀登山上有古塔基甚宏壯

濫一本作

面方四十三尺。上有一層，瓶身四面開戶。石門高七尺餘，廣五尺餘。傍有破瓶無數。古老傳云。昔周文王於此遊獵。見有沙門執錫持鉢，山頭立住。喚下不來。王遣往捉。將至不見。還看仍在。乃勅掘所立處。深三丈，獲得鉢杖而已。王重之為聖。故為起瓶塔一十三級。左側村墟常聞鐘聲。至龍朔元年。京師大慈恩寺沙門慧覺法師聞之。便往。又聞鐘聲。慷慨古述。將事修理。恨無泉水。懷敬猶豫。費又感祥云。護塔善神曰。可即經始。不勞疑慮。又感異僧曰。我是南方淨土菩薩行化至此。云是塔自古至今。已經四造。勿辭勞倦。功用必成。唯須牢作。不事華修。三層便止。費聞此告。親事經營。塔側古窳三十餘所。猶有熟瓶填滿。更尋塔南川中。乃是古寺。背山面水。一期幽栖之勝地也。自未修前。鐘聲時至。恰今營構。依時發聲。三下長打。如今集僧上堂。方法龍朔三年掘得古銘云。周保定年塔崩。塔初成時。南望見渭。又云。置塔經四百餘年。崩。計周保定至開皇元年。得二十年。開皇至龍朔初。得八十一年。又計銘記四百年後始崩。則塔是後漢時所造。後周無濫文者。前周大遙。未知古老所傳。周文是何帝代。但知塔瓶巨萬。終非下俗所立耳。江州廬山有三石梁。長數十丈。廣不及尺。下望無底。晉咸康年中。庾亮為江州。登山過梁。見老公殊偉。屢屋崇峻。玉堂眩目。奇塔崇峻。莫測是何。循遶久之。終非人宅。乃拜謝而返。唐貞觀二十一年。荊州大興國寺塔西南柱。無故有聲。人往看之。乃見有金銅佛頭出。如是日日漸出。經三夕。方盡。長六寸許。是立佛。道俗咸異之。○高麗

梵一本作

遼東城傍塔者。古老傳云。往昔高麗聖王出現。案行國界。次至此城。見五色雲覆地。即往雲中。有僧執錫住立。既至。便滅。遠看還見。傍有土塔三重。上如覆釜。不知是何。更往覓僧。唯有兒草。掘深一丈。得杖并履。又掘得銘。上有胡書。侍臣識之。云是佛塔。王委曲問。答曰。漢國有之。彼名蒲圖。王因生信。起木塔七重。後佛教始至。具知始末。今更增高本塔。朽壞。斯則育王所統。一閭浮洲。處處立塔。不足可怪。倭國在此洲外大海中。距會稽萬餘里。隋大業初。彼國官人會丞。來此學問。內外博知。至貞觀五年。其本國道俗七八方。遠倭國未去之時。京內大德每問彼國佛法之事。因問云。阿育王依經所說。佛入涅槃一百餘年。後出世。取佛八國。舍利使諸鬼神。一億家為一佛塔。造八萬四千塔。徧閭浮洲。彼國佛法晚至。未知已前有阿育王塔不。會丞答曰。彼國文字不說無所承據。然驗其靈迹。則有所歸。故彼土人開發土地。往往得古塔。靈盤佛諸儀相。數放神光。種種奇瑞。詳此嘉應。故知先有也。

西域志云。罽賓國廣崇佛教。其都城內有寺名漢寺。昔日漢使向彼。因立浮圖。以石構成。高百尺。道俗虔恭。異於殊常。寺中有佛頂骨。亦有佛髮。色青螺文。以七寶裝之。盛以金匣。王都城西北有王寺。寺內有釋迦菩薩幼年亂齒。長一寸。次其西南有王妃寺。寺有金銅浮圖。高百尺。其浮圖中有舍利骨。每以六齋日夜放光明。照燭遠承。露盤至其達曙。西域志云。波斯匿王都城東百里。大海邊有大塔。塔中有小塔。高一丈二尺。裝衆寶飾之。夜中每有光曜如。

乃至一本  
作乃止

大火聚云。佛般泥洹五百歲後。龍樹菩薩入大海。化龍王。龍王以此寶塔奉獻龍樹。龍樹受已將施此國。王便起大塔以覆其上。自昔以來有人求願者。皆叩頭燒香獻華蓋。其華蓋從地自起。徘徊漸上。當塔直上。乃至空中。經一宿變滅。不知所在。西域志云。龍樹菩薩於波羅奈國造塔七百所。自餘凡聖造者無算。直於禪連河上。建塔千有餘所。五年一設無遮大會。○西域乾陀羅城東南七里。有雀離浮圖。推其本緣。乃是如來在世之時。與諸弟子遊化。此土指城東曰。我入涅槃後二百年。有國王名迦尼色迦。在此處起浮圖。佛入涅槃後二百年。有國王字迦尼色迦。出遊城東。見四童子。壘牛糞為塔。高三尺。俄然即失矣。王怪此童子。即作塔籠之。糞塔漸高。挺出於外。去地四百尺。然後始定。王更廣塔基三百餘步。從地構木始得齊等。上有鐵椽高三百尺。金盤十三重。香去地七百尺。施功既訖。糞塔如初。在大塔南三百步。時有婆羅門不信。是糞以手探之。遂作一孔。年歲雖久。糞猶不爛。以香泥填孔。不可充滿。今有天窗籠蓋之。雀離浮圖自作已來。三為天火所災。國王修之。還復如本。父老云。此浮圖天火七燒。佛法當滅。塔內佛事悉是金玉。千變萬化難得。而稱旭日始開。則金盤晃朗。微風暫發。則寶鐸鏗鏘。西域浮圖最為第一。○雀離浮圖南五十步。有一石塔。其形正直。舉高二丈。甚有神變。能與世人表作吉凶之徵。以指觸之。若吉者金鈴鳴。應若凶者假令人搖。亦不肯鳴。宣律師住持感應傳云。律師問四天王。世尊舍利闍維始了。舍利灰石當置幾塔。

合一本作

分三分一  
本作分六

天人龍鬼各得分。答曰。人得八分。天得三分。龍得十二分。灰石分三分。鬼神得二分。修羅得三分。力士得一分。汝等天人龍神。慎勿起諍。此是世尊教。又問。世尊。僧伽梨當置何處。鉢盂錫杖復置何處。答曰。世尊。僧伽梨付囑。堅疾天令善護持。鉢盂錫杖付囑。頭伽天隨在供養。世尊。僧伽梨先遣在祇洹。十二年。中住。鉢盂錫杖在鷲頭山。十五年。中住。錫杖在龍泉。四十年。中住。又問。伽梨鉢杖等何故歷年住耶。答曰。佛告我言。初度比丘尼。損我正法。又為末世多惡比丘。貯蓄不淨物。不受持三衣。毀滅正法。故令僧伽梨等六年住。僧伽梨六年住。尼戒壇六年住。尼戒壇六年住。又問。何故伽梨分為二處住耶。答曰。亦為末世惡比丘。比丘尼等不受持衣。多犯禁戒。無有威德。是故世尊令將僧伽梨六年住。戒壇令招威德。天人龍神敬佛意。故不嫌比丘。比丘尼伽梨六年住。戒壇亦為惡尼。令修行入敬。供養比丘。勿起淫意。修持淨行。令諸鬼神敬順佛意。日夜六時來至伽藍。擁護尼衆。故住六年。又問。何故佛鉢在靈鷲山。十五年住。答曰。世尊未涅槃前。在鷲山精舍。分析白毫光明。以為百千分。留一分。光施末法弟子。若持戒若破戒。乃至天龍鬼神等。於如來法中能作一念善者。施此光明。世尊初成道時。四天王奉佛石鉢。唯世尊得用。餘人不能持用。如來滅度後。安鷲山。與白毫光共為利益。於末法中。當隨佛鉢。於他方國。施比丘食。及以天龍等衆。隨順佛意。縱造非法。終不見遇。又問。何故十五年在鷲頭精舍。答曰。初住五年者。欲表諸比丘。令觀五陰。得證三昧。十年者。欲令解了。

施上一本  
有皆字

諸法得百法門自此隨緣流行諸國乃至法滅也。又問。何故錫杖在於龍窟中。四十年住耶。答曰。為護諸外道。及伏煩惱惡龍。破諸結使。開悟大乘四諦法輪。如來去世後四十年。中有飛行羅刹。能說毗尼藏及十二部經。詐為善比丘。食諸持戒者。日別四百。為斷此惡。故鎮龍窟。復令正法增住四百年。復令像法增住千五百年。復令末法增住二萬年。爾時大梵天王。來至世尊。所白佛言。如來初踰城至泐沙王國。問樹神道樹神。請佛至宮。已白佛言。我受此神身。經二十大劫。過去諸佛皆來至此。我此宮中。有過去諸佛。四牙一千四塔。我今請佛。昔為童子時。亂牙四枚。請佛垂慈。賜我四牙。欲造塔供養。佛即許之。即告阿難。汝往父王所。從彼典藏。臣取我四牙。阿難依命。即取佛告樹神。令留一牙。與汝供養。汝可造塔。并寫我經。教我令四弟子。在塔入滅。盡定守我牙塔。爾時樹神即將七寶。來至世尊。所以神力。故於一念頃。即成四塔。高五十由旬。又造真珠樓觀。及以白銀。蓋於此四塔內。各造臺觀。具八萬四千。既造臺塔。已待我涅槃。後迦葉結集。竟當寫我教。令大毗尼藏安彼塔中。我留此塔。汝好護持。勿令損壞。至我涅槃時。勅語文殊。我於三大劫。修無量苦行。今得四牙。已造塔安。竟令後末世法。欲滅時。令作利益。正法興顯。佛告阿難。我初成道時。從河洗浴。訖我苦行六年。手足爪甲。不剪。皆長七寸許。時大梵天王。見我爪甲。長手執七寶刀。剪我手足爪甲。我將付父王。令善護持。王既崩。後轉付典藏。臣汝可往。至彼道。我須爪甲。阿難依命。取來。至世尊所。佛開

住一本作

函取爪甲。普示大眾。我之手足二十。爪甲。猶如赤銅色。佛告大眾。汝等天人龍神等。可將我爪甲。當細熟視。恐未來世中。諸魔及外道。別將相似物。換我爪甲。汝若疑非者。當以金剛。鎚以甲置鐵鏈上。以鎚打擊。無片損者。乃真我甲。若以火燒鍊。變為金色。出五色光。上照。有頂。見此相者。是我真爪甲也。佛告文殊師利及四天王等。從此末法後。多諸惡比丘。滿閻浮提。無有威德。無有智慧。至千四百年後。汝將我十爪。塔遊歷。四天下。一國住經七日。如是周歷。已當至香山頂。阿耨達池。中金沙洲上。住至千五百歲。我此大千界八百億國。教初流行。彼汝文殊師利。分身變為國王。金剛齊菩薩。分身為大臣。金剛幢菩薩。分身為比丘。汝等三大士。共流通我教。幸不生疲勞懈怠也。又問。漢地塔寺。古迹云何。答曰。今諸處塔寺。多是古佛遺教。基有玉表之福地。不可輕也。今有名塔。如常所聞。無名藏者。隨處亦有。如河西甘州郭中寺塔。下有古佛舍利。及河州靈巖寺。佛殿下。亦有舍利。○秦州麥積崖。佛殿下。舍利山神藏之。此寺周穆王所造。名曰靈安寺。經四十年。當有人出。荆州長寧寺塔。是有王所造。下有舍利。入地一丈餘。石函五重。盛碎身骨。益州三塔。大石。感武誓。解。縣。法。感。並有神異。如別傳。說。○又問。揚都長干塔。鄒縣塔。是有王造者。是事云何。答曰。是昔劉薩何。感靈。令往揚州。上越城。望見長干。有異氣。因探掘得。如今傳所明。道宣師問。若爾。已有若干。便有佛刹。不答曰。非刹于也。于是地之長隴名。隴為于。塔徧長隴之側。書不云。乎。包括于越。越地多有。

傳說下一本無又問乃至俗也百三十九字

見一本作現耶二字

古塔下一本無云二字

二十一木作二千

長隴也。○臨海鄞縣塔者。亦是育王古塔。是賢劫佛者。有迦葉佛臂骨。非人所見。從地踊出。為開俗福也。有羅漢將往鐵圍山留小塔。其塔大有善神。且現二魚井中。鰓鰻魚護塔神也。其側有足跡石上者。云是前三佛蹈處也。昔周時此土大有人住。故置此塔。又問。若爾周穆已後。諸王建置塔時。何為此土文記罕見。答曰。立塔為於前緣。多是神靈所造。人有見者少。故文字少傳。楊雄劉向尋於藏書。往往見有佛經。豈非秦前已有也。今衡岳南可六百里。在永州北。有大川。東西五百餘里。南北百餘里。川中昔有人住。數十萬家。今生諸巨樹。大者徑二三丈。下無草木。深林可愛。中有大江。東流入湘江。尋洞。覓之。即得。川南有谷。北出入谷。有方池。四方砌石。水深龍居。有犯者。輒雷震山谷。左側多有山果。橘柚楊梅之屬。列植相次。池南有育王大塔。石華捧之。上以石籠覆。與地平。塔東崖上具有碑。篆書可讀之。登梯抄取足。知立塔之由也。○衡山南大明師置寺。處亦有古塔云々。其寺南北十餘里。七處八會流渠。靜院處處皆立。又問。諸神自在威力殊大。至如蜀川三塔。咸名大石。人有掘者。莫測其原。至如秦川武功一塔。古老相傳名曰育王。三十年中一度出現。至貞觀已來。已兩度出。雖光瑞殊壯。而舍利如指骨。在石中。如何。陞陞若此。答曰。諸鬼神中。貧富不定。各是往業。如人不殊。天中亦爾。隨其所有。而用供養。此塔云々。鼓山竹林寺。名何代所出耶。答曰。是迦葉佛時造。周穆王於中。更重造寺。穆王佛殿。并及素像。至今現存。山神從佛。請五百羅漢住此寺中。

即今現有二十聖僧。遶寺。左側現有五萬五通神仙。供養此寺。僧餘事云云如前伽藍殿

訂校法苑珠林卷第三十八

校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九

伽藍篇第三十六 此有三部

述意部 營造部 致敬部

述意部第一

原夫伽藍者昔布金西域翠樹福基締構東川終新淨業所以寶塔蓋其光明精舍圖其形像徧滿三千之界住持一萬之年建苦海之舟航為信根之枝幹觀則發心見便忘返益福生善稱為伽藍也。但惟年代日遠法教衰替寺像雖立敬福罕備或真或偽改換隨情或精或麤乃同蕪土遂令目覩其迹莫識厥旨日用其事不知所由是以行道之衆心無所安沈俗之徒於法無敬輕慢於是乎生陵陷於是乎起欲以此護法不亦難哉者乎是以古德寺語乃有多名或名道場即無生廷也或名為寺即公廷也或名淨住舍或名法同舍或名出世間舍或名精舍或名清淨無極園或名金剛淨刹或名寂滅道場或名遠離惡處或名親近善處並隨義立各有所表今道俗雜居豈得稱名也

營造部第二

依宣律師祇洹寺感通記云經律大明祇洹寺之基趾多云八十頃地一百二十院准約東

葦一本作

葦一本作

西近有十里南北七百餘步祇洹須達二人共造成之已後經二百年被燒都盡則當此土姬周第十三主平王之三十一年祇洹太子初雖不許賣後見布金欣然奉施即告長者吾自造寺不假於卿須達不許因此共造太子立願後若荒廢願樹還生恰至被燒屋宇頓盡所立樹者如本不殊何以被燒其由須達為凡之時賣肉得財居賤出貴常願荒儉家雖巨富財由穢心故以此造寺終遭煨燼太子願力淨心樹生業行有殊表之染淨也於後五百年有旃育迦王依地而起十不及一經于百年被賊燒盡經十三年有王六師迦者依前重造屋宇壯麗皆寶莊嚴一百年後惡王壞之為殺人場四天王及娑竭龍王忿之以大石壓之殺毀者經九十年荒無人物初利天王命第二子下為人王又依地造莊飾嚴好過佛在時經百五十年魔天燒滅則當此土漢末獻帝二十九年以事往徵顯宗已後和安桓靈之代西域往來行人接踵則見天王尊構之作祇樹載茂之綠後雖有造者僅接遺基至于今日荒涼而已依南天王子撰祇洹圖一百卷北天王子撰五大精舍圖二百卷各在本天不可具述也

夫造寺法用不可指定隨其施主物有豐儉雖量力而作然須用心精誠而造寺物雖小得福弘大故無上依經云雖造四果聖人塔廟滿四天下盡形供養不如有人佛涅槃後取佛舍利造塔供養所得功德勝前功德百千萬億分不可為喻也一由福有優劣二由心有強

補上一本  
有得字

弱。若有真心。縱小尙得福多。何況於大。若有偽心。縱大尙得福少。何況於小。是故行者若欲造作。必須殷重。不得輕慢也。如賢愚經云。天語須達長者云。汝往見佛。得利無量。正使令得百車珍寶。不如轉足一步。至趣世尊。正使令得百車象珍寶。不如舉足一步。往趣世尊。正使令得一四天下滿中珍寶。不如舉足一步。至向世尊。所得利益。盈逾於彼百千萬倍。聞已歡喜。佛為說法。成須陀洹果。須達問舍利弗。世尊足行日能幾里。舍利弗言。日半由旬。如轉輪王足行之法。世尊亦爾。時須達長者。即於道次。住二十里。作停舍。須達請太子。欲買園造精舍。祇陀太子言。若能以黃金布地。令間無空者。便當相與。須達曰。諾。隨其價。太子祇陀言。我戲語耳。須達言。太子不應妄語。即共與。時首陀會天。化作一人。為評詳言。夫太子法。不應妄語。價既已決。不宜中悔。太子遂與之。便使人象負金。出八十頃中。須臾欲滿。殘餘少地。雜阿含經。五百步。字經亦云。太子祇陀。有園八十頃。去城不遠。須達思惟。何藏金。足不多不少。當取滿之。祇陀問言。嫌貴置之。答言不也。自念金藏。何者可足。當補滿。祇陀念言。佛必大德。乃使斯人輕寶。乃爾教齊。且止勿更出金。園地屬卿。樹木屬我。我自上佛。共立精舍。須達歡喜。即然可之。即便歸家。當施功作。六師聞之。往白國王。長者須達。買祇陀園。欲為瞿曇沙門。興立精舍。聽我徒眾。與共。拘術沙門得勝。便聽起立。若其不如。不得起也。瞿曇徒眾。住王舍城。我等徒眾。當住於此。王報須達。六師出。如此言。須達愁惱不樂。舍利弗怪問不樂。須達具述報之。舍利弗言。正使六師滿閻

又一本作  
差

那下一本  
有得字  
欲染一本  
作色染

浮提。數如竹林。不能動吾足上。一毛。欲搗何等。自恣聽之。須達歡喜。即報國王。却後七日。當於城外寬博之處。時舍利弗共勞度。又各現神變。外道不如。經交時。舍利弗既見外道受屈。即為說法。隨其本行宿福。因緣各得道迹。六師徒眾三億弟子。於舍利弗所出家學道。拈技訖。已各還所止。長者須達共舍利弗往園精舍。須達自手提繩。一頭時。舍利弗自捉一頭。共經精舍。時舍利弗欣然含笑。須達問言。尊人何笑。答言。汝始於此經地。六欲天中宮殿已成。即借道眼。悉見六天嚴淨宮殿。問舍利弗。是六天何處最樂。舍利弗言。下三欲染上。二惱逸。第四天中。少欲知足。常有生補處。菩薩來生其中。法訓不絕。須達言。我正當生。第四天中。出言已竟。餘宮悉滅。唯第四天宮殿湛然。復更從繩。時舍利弗慘然憂色。即問尊者。何故憂色。答言。汝今見此地中。蟻子不耶。對曰。已見。時舍利弗語須達言。汝於過去毗婆尸佛。亦於此地。為彼世尊。起立精舍。而此蟻子。在此中生。乃至七佛已來。汝皆為佛。起立精舍。而此蟻子。亦在中生。至今九十一劫。受一種身。不得解脫。生死長遠。唯福為要。不可不種。是時須達悲心憐傷。經地已竟。起立精舍。為佛作窟。以妙栴檀。用為香泥。別房住止千二百處。凡百二才處。別打提樵。施設已竟。欲往請佛。即往白王。王聞即遣請佛。世尊與諸四眾。前後圍遶。放大光明。震動天地。徧照三千城中。伎樂不鼓。自鳴。盲聾病者。皆得具足。男女大小。覩斯瑞應。歡喜踊躍。來詣佛所。十八億人都悉來集。聚爾時。世尊隨病投藥。為說妙法。各得道迹。佛

門坊一本  
作門樓

告阿難。今此園地須達所買。林樹華果。祇陀所有。二人同心共立精舍。應當與號太子祇陀。樹給孤獨食園。名字流布。傳示後世。爾時阿難及四部衆。聞佛所說。頂戴奉行。又涅槃經云。須達取金隨集布地。一日之中。唯五百步金。未周徧祇陀。即語須達。餘未徧者。不復須金。請以見與。我自爲佛造立門樓。常使如來經由出入。祇陀太子自造門坊。須達長者七日之中。成立大房。足二百口。禪坊靜處六十三所。冬室夏堂。各各別異。厨坊浴室洗脚之處。大小園。廁無不備足。

問曰。何故如來偏住此園耶。答曰。依真諦師傳云。過去第四拘留孫佛時。人壽四萬歲。有長者名曰毗沙。此地廣一由旬。純以金版布地。徧滿其上。奉施如來。以爲住處。第五拘那含牟尼佛時。人壽三萬歲。有長者名曰大家主。以此園地廣三十里。純以銀衣等徧布其地。并以乳牛及犢子。充滿其中。奉施如來。起爲住處。第六迦葉波佛時。人壽二萬歲。有長者名曰大幡相。以此園地廣二十里。純以七寶徧布其地。奉施如來。起爲住處。第七今釋迦牟尼佛。人壽百歲時。有長者名曰須達多。此園地廣唯十里。純以金餅布地。周滿園中。金厚五寸。買此園地。奉施如來。起爲住處。至後彌勒佛出世時。人壽八萬歲。須達爾時。爲蠶法國大臣。名曰須達多。此園地還廣一由旬。純以七寶徧滿布地。奉施如來。起爲住處。過去未來地雖延促。終是一所能施之人。雖有前後。據體而論。還是一人。常爲長者。殷富熾盛。常充供養諸佛。不絕。至釋迦

亦一本作  
惡王一本  
作惡生

時初得須陀洹果。臨終時得阿那含果。至彌勒佛出時。方證阿羅漢果。故雜阿含經云。給孤獨長者疾病。佛自往看。病記其得阿那含果。乃至命終。生兜率陀天。常下來禮拜佛。聽法。已還歸天上。此論中。其小。又大集經云。佛告梵天王等。我諸聲聞。現在未來。三業相應。及與三種菩提相應。有學無學。具足持戒。多聞善行。度諸衆生。於三有海。及諸施主。爲我聲聞。而造塔寺。亦復供給一切。所須及彼眷屬。付囑汝等。勿令惡王非法惱亂。爾時梵釋天王龍王夜叉等。合掌向佛而作是言。大德婆伽婆。已有一切如來塔寺及阿闍若處。及未來世若在家出家人。爲於世尊。聲聞弟子。造塔寺處。我等悉共守護。令離一切諸難怖畏。亦如有給施飲食衣服臥具湯藥一切。所須。如是施主。我等亦當護持。養育。故七佛經云。護僧伽。監神。斯有十八神。一名美音。二名梵音。三名天鼓。四名歡妙。五名歡美。六名摩妙。七名雷音。八名師子。九名妙歡。十名梵響。十一名人音。十二名佛奴。十三名歡德。十四名廣目。十五名妙眼。十六名徹聽。十七名徹視。十八名徧視。寺既有神護。居住之者亦宜自勵。不得惰怠。恐招現報也。

致敬部第三

述曰。依如西域。凡有士女。既到伽藍。至寺門外。慶己所遇。先整衣服。總設一禮。入寺門。已復設一拜。然後安庠直進。不得左右顧眎。故涅槃經云。往僧坊者。有其七法。一者生信。二者禮拜。



一四一本  
作五體

覆唯一本  
作書唯

入一本  
作一本

無受字  
若下一本  
作鞋鉢○  
無受字

相一本  
作一本

三者聽法。四者至心。五者思義。六者如說修行。七者迴向大乘。利安多人。住是七善。最勝最上。不可譬喻。又郁迦長者經。佛言。長者。居家菩薩。入佛寺精舍。當住門外。一心作禮。然後當入精舍。自念言。我何時當得如是居寺。出塵垢之處。又十住毗婆沙論云。在家菩薩。若入佛寺。初欲入時。於寺門外。五體投地。應作是念。此是善人住處。行慈悲喜捨住處。是故須禮。若見諸比丘。威儀具足。見已。恭肅敬心。禮拜親近。問訊。又自愛經云。時有國王。詣佛所。遙見精舍。下車却蓋。解劍脫履。拱手直進。又僧祇律云。若行平視。迴時。合身總迴。行時。先下脚跟。後下脚指。又智度論云。出入來去安座。一心舉足。下足觀地而行。為避亂心。為護眾生。故是名不退菩薩相。又西國寺圖云。行至佛所。禮三拜。竟。圍繞三匝。禮佛。既已。方至僧房。房外一拜。然後入。見上座。次第至下。各設三拜。僧多一拜。若見非法之事。不得譏訶。若獲言嫌。責自失。善利。非入寺之宜。故涅槃經云。夫入寺者。棄捨刀杖。雜物。然後入寺。捨刀杖者。去瞋恚三寶心也。捨雜物者。去從三寶乞求心也。且除兩過。乃可入寺。順佛而行。不得逆行。設復緣礙。左邊常想佛在右。入出之時。悉轉面向佛。禮三寶者。常念體唯一。何者。覺法滿足。名佛。所覺之道。名法。學佛道者。名僧。則知一切。凡聖體同。無二也。若入寺時。低頭看地。不得高視。見地有蟲。勿誤傷殺。當歌頌讚歎。不睡。僧地。若見草木不淨。即須除却。又四分律云。入僧寺。已應先禮佛塔。次禮聲聞塔。後禮第一上座。乃至第四上座。又五分律云。若入僧多

但別禮師。餘人總禮而去。又四分律云。得禮出家五衆。亡人塔及如來塔。又五百問事云。弟子得禮師。探以報恩。故又增一阿含經云。塔中不應禮餘人。又十誦律云。佛塔聲聞塔前。自他不得禮。又五百問事云。佛塔前。禮餘人。得罪。又三千威儀經云。不得座上作禮。寺及以俗家。見有俗俗在。上禮佛。此大憍慢。譬如欲入王宮。毗尼母論云。不得著革履。富羅入塔。此是五百問事云。若是淨潔靴履。屨屨等。得著禮拜。僧祇律云。若受人禮拜。不得如羶羊。不語。當相問訊。少病少惱。安樂。不道路。不疲苦。不巴下。破述曰。若有士人。或難因緣。須至寺宿。不得臥僧牀。席。必無私有。借臥如法。然不得共僧同。其牀臥。故寶梁經云。共僧同牀。半身枯死。墮地獄。受其大苦。僧未眠時。不得在先眠。不得調戲言笑。說非法。語。失於威儀。驚動衆心。若有便利夷唾。為求法。宿不得出外者。無犯。睡時。右脇著牀。以脚相疊。心係明相。念當早起。表出家。因也。是故經云。仰臥者是修羅臥。伏地臥者是餓鬼臥。左脇臥者是貪欲人臥。若右脇臥者是出家人臥。衆僧未起。在前早起。嚴儀。容服。至僧房前。故沙彌威儀經云。若入師房。應三彈指。又三千威儀經云。若入師房。當具五法。一於外彈指。二當脫帽。三作禮。四正住。教坐。乃坐。五不忘持經。又僧祇律云。弟子應晨起。先右脚入師房。已。頭面禮足。問安。眠不故善見論云。弟子參師。當避六處。一不得當前。二不得當後。三不得太遠。四不得太逼。五不得處高。六不得上風立。當不近。不遠。側廂而立。令師小語。得

聞不費尊力也。又欲行時。威儀進止皆不得離師。故善見論云。弟子從師行不得遠師七尺。又沙彌威儀經云。弟子從師行。不得以足踏師影。述曰。若女人入寺。法用同前。但不得在男子。上坐。形相語笑。脂粉塗面。畫眉假飾。非法調戲。共相排疊。持手搗人。必須攝心。整容隨人。教令依次。持香一心。供養懺悔。自責生女人中。常成隔礙。於此妙法。修奉無因。不得自尊。由他而辦。一何苦哉。深生悲悼。若見沙彌。禮如大僧。勿以小位而不加敬。此於大僧。為小在俗。為尊。如此等法。竭力而行。法用既多。具在士女篇述。

應一本作松○登一本作點

述曰。若男女所修事訖。須欲出寺。佛塔前設禮三拜。還須右邊三匝。合掌明讚。然後却行。出寺門外。復設一禮。若見僧時。徒眾若少。各禮三拜。僧若多時。總辭三拜。故善見論云。禮佛時。應下邊三匝。三拜。四方作禮。合十指掌。又手於頂。却行而出。絕不見如來。更復作禮。迴前而去。此舉報恩也。凡欲入寺之行。為作出世之緣。建立寺者。開淨土之因。供養僧者。為出離之軌。故惟穢俗之鄙質。入伽藍之淨刹。所有施為。恐乖法式。若也還家。微捨自贖。表僧有法。施俗有財。惠舉動合宜。內外俱益也。頌曰  
玄風冠西土。內範軼東矜。大川開寶匣。福地下金繩。繡牕高可映。畫拱疊相承。日馭非難假。雲師本易憑。陽樓疑難燧。陰軒類鑿冰。

迥一本作通一本作從一本作

迥題飛星沒。長楸宿露凝。旌門曙光轉。筆道夕雲蒸。祇洎多靈物。竹園滿休徵。虛薄筆難紀。微軀竊自凌。優遊徒可恃。恩蔭永難勝。

相上一本有齊字○殿州等九字一本無  
子上一本無齊州道三字

感應緣略引九寺  
晉建元寺并建康太清寺  
漢平等寺在南京  
晉白馬寺在建康中黃里  
東海蓬萊山聖寺  
相州石鼓山竹林聖寺  
晉陽冥寂山聖寺  
魏太山丹嶺聖寺  
終南山大秦嶺竹林寺  
終南折谷炬明聖寺  
西域志諸山感供聖寺  
總述中邊化跡降靈記  
晉建元寺建康太清里寺基本宋北第元徽二年宮人陳太妃造寺塔舍利靈應相仍每夕

放光寺大殿後畫迦毗羅王及毗沙門天王二像。若有僧侶失儀。盡聖慢者。無不影響。表異。使其恭肅。若使虔誠。懺禮。標心懇切者。必空中有彈指聲。或循逸翼術。其間有請福祈願者。莫不冠。一

宋靈味寺。建康鍾山蔭林里。宋永初三年。沙門法憲起造。晉未有高逸。沙門莫顯。名迹嚴。栖谷飲常。在鍾山之阿。一夜忽聞怪石崩墜。聲振林薄。明且履行。唯見清泉。湛然因聚。徒結宇。號曰靈味寺焉。

且一本作

環金一本作懷捨

漢平等寺。廣平武穆王瓊舍宅所立也。寺門外有金像一軀。高二丈八尺。相好端嚴。常有神驗。國之吉凶。先炳祥異。孝昌三年十二月。此像面有悲容。垂淚。徧體皆濕。時人號曰佛汗。京師士女空市而觀。有一比丘以淨綿拭其淚。須臾之間。綿滿都盡。更以他綿換拭。俄然復濕。如此三日乃止。至明年四月。爾朱榮入雒陽。誅戮百官。死亡塗地。至永安二年三月。此像復汗。京邑士庶復往觀視。五月北海入洛。莊帝北巡。七月北海大敗。所將江淮子弟五千餘人。盡被俘虜。無一得還。永安三年七月。此像悲泣復如初。汗每經神驗。朝野惶懼。禁人不聽觀視。至十二月。爾朱兆入雒。擒莊帝。帝崩於晉陽。宮殿空虛。百日無主。唯尙書令司州牧樂平王爾朱世隆。鎮京師。商旅四通。盜賊不作。

自上一本有晉字次

白塔寺。在秣陵三井里。晉升平中有風。風集此地。因名其處為風。風至。宋升平二年。齊太祖起。造立寺之始。咸以山高難於谷汲。比丘法和爰發誓云。若此地可居。當使自然出水。乃於食堂前試鑿井。曾不數仞。而清泉湛然。甘香清美。流未嘗竭。

白馬寺。在建康中黃里。太興二年。晉中宗元皇帝起造。昔外國王欲滅佛法。宣令四遠。毀壞塔寺。次招提寺。忽有一白馬。從西方來。繞塔悲鳴。騰躍空中。或復下地。一日一夜。鳴聲不絕。以事白王。王潛下淚。深自愧責。即勅普停。已毀之塔。並更修復。由此白馬大法更興。因改招提為白馬。此寺之號亦取是名焉。

往往一本作住而

投一本作

東晉初。天台山寺者。昔有沙門帛道猷。或云竺道猷。貌涉山水。窮括奇異。承天台。石梁終古無度。乃慷慨曰。彼何人斯。獨無貞操。故使聖寺密爾。對面千里。遂揭錫獨往。往趣石梁。周瞰屋隙。久之。方獲其山。石梁非一聖寺。亦多。將欲直度。不惜形命。且虹梁亘谷。下望萬尋。上闕尺許。莓苔斜側。東邊似通西。礙大石。攀登路絕。猷乃別思。冀投夜宿。梁東。便聞西寺。磬聲經唄。唱薩。勇意相續。通夕不安。又聞聲曰。却後十年。當來此住。何須苦求。雖爾不息。晨夕悅恨。結草為菴。彌年禪觀。後試造梁。乃見橫石洞開。梁道平正。因即得度。遂見棟宇宏壯。圖塔瑰奇。神僧叙接。宛同素讎。中食既訖。將陳住意。僧曰。却後十年。自當至此。何勞早住。相送度梁。橫石已塞。至晉太元年。終於山所。形似紅色。端坐如生。王羲之聞之。造焉。望崖仰揖。今有往者。雲迷其道。

宋時朱齡石者。使往遼東。還返失道。隨風泛海。一月餘日。達于一島。糧水俱竭。入島求泉。漸深。登山乃見一寺。堂宇莊嚴。非所曾親。僧問所從。具說行事。設食飲水。問以去留。石曰。此乃聖居。非凡可住。僧曰。欲住。任意。石苦辭欲還。僧告曰。此間去都二十餘萬里。石等聞之。驚怖曰。若爾。何緣得達。僧曰。自當相送。不勞致愛。又問曰。識杯度道人。不曰。識之。便指壁上鉢。曰。此是彼物。有小過罰在人中。便取鉢。與石并書一封。上為書字。然不可識。曰。可以著鉢。與之。令沙彌送。勿從來道。此有直路。疾至船所。須臾至海。沙彌以一竹杖。著船頭。語曰。但閉。船聽往。不勞航舵。於是依言。但聞颼颼風聲。有竊視者。見船在空雲飛奔於山林。海上數息間。遂達揚都大桁。正見杯度。倚桁欄。口云。馬馬。齡石既至。書自飛上。度手度驚曰。汝那得遂。萊道人。書喚我歸耶。乃說緣由。又將鉢與之。手捧鉢曰。吾不見此鉢。四千餘年。擲上入雲。下還。接取。太初中。無故而死。事在高僧傳。

晉初。河州唐述谷寺者。在今河州西北五十里。度風林津。登長夷嶺。南望名橫石山。即禹貢導之極地也。衆峯競出。各有異勢。或如寶塔。或如層樓。松栢映巖。丹青飾岫。自非造化神功。何因綺麗若此。南行二十里。得其谷焉。鑿山構室。接梁通水。遶寺華果蔬菜充滿。今有僧住。南有石門。瀆於河上。鐫石文曰。晉太始年之所立也。寺東谷中。有一天寺。窮討處所。略無定止。常聞鐘聲。又有異僧。故號此谷名。為唐述。若云鬼也。所以古今諸人。入橫石者。每逢仙聖。

行住恍惚。現寺現僧。東北嶺上。出於醴泉。甜而且白。服者不老。

此上一本有以字

數十一本作十數作十數作十數

高齊初有異僧。投鄴下寺中。夏坐。與同房僧亡名。款曲意得。客僧患痢甚。因名以酒與之。客曰。不可也。名曰。但飲。酒雖是戒禁。有患通開。客慙眉為飲之。患損。夏滿。辭還本寺。相送出都。客曰。頗聞鼓山竹林寺乎。名曰。聞之。古來虛傳。竟無至者。客曰。無心相造。何由而至。一夏同房多相惱亂。患痢飲酒。乃是佳藥。本非所欲。為意而飲。願不此及。人山寺孤迥。時可歷覽。想一登陟。以副虛懷。名聞喜踊曰。必能導達。夕死無恨。至九月間。冠望尋展。幸賜提引。不爾無由。客曰。若來。可從鼓山東面而上。東度小谷。又東北。上即是山寺。至期與好事者五六人。直詣石窟寺。山僧曰。何以得來。曰。欲往竹林道。由於此。僧曰。世人可笑。專聽妖言。此山東西。我並遊涉。何處有寺。古有斯言。不勞往也。名曰。彼客致詞。極非孟浪。何有虛也。只得尋之。尋而不獲。非余咎也。石窟寺僧數十相隨。依言東上。度谷尋嶺。忽見一翁。把鑿斷地。又見一僧來。至鑿禾四邊。把錫曳。曰。去年官寺道人。放馬食我禾。盡今年復來。踢我秋苗。擊鑿。越僧並皆返歸。唯名一人東北獨上。翁曰。放你上山。乞蟲喫。却遂依東上。林木深茂。聞南嶺上有吟詠聲。名曰。非往者客耶。曰。是也。排榛而出。執手叙闊。相將造寺。瞬目間。忽見崇臺。遙日。脩竹干雲。重門洞開。殿基列。門外東西。槽榭飾以金鋪。似有馬蹤。而無繫者。行至門首。曰。且住。此通和尚去。須臾便出。引入至佛殿前。禮拜訖。西至廊下。和尚可年九十許。眉長鼻高。狀如

晉永一本  
作永一字  
○永住一  
本永住  
本同  
作恨恨  
并無一本  
作一無

洋一本作  
群下同

西僧。傍有官吏可三十人。執文簿有所判斷。舉手告曰。下里山寺殊無可觀。何能遠涉。名即禮拜十數拜。和尙曰。行來疲頓可止。將至房去。便引西房北。東轉見僧。恐案讀經。名便禮拜。都不慰問。便引盡北行。東出至本客房。中歡笑通宵。屢言永住。彼曰。一任和尙。不取為礙。待明為證。報曰。和尙不許。乃至中食。不異鄰中。隨別和尙曰。知欲永住。知友情也。然出家人不可兩處安。名本寺受供可得。乖否。必欲永住。可除彼名。好去。便辭送出。執手憤惋。既別。慄然行一里間。數數回顧。寺塔林竹依然。滿目更行二里。返顧并無。但是茶崖雜樹。行行西下。依隨本道。不見田苗。亦無田翁。乃至石窟。備為僧說之。

高齊文宣在晉陽。使人騎白驢。馳向我寺。取經函去。使問不知何何。帝曰。但任馳行。自知寺處。日晚出城。馳行至急。奄然如睡。忽至一山。名為冥寂。山半有寺。有羣沙彌。曰。高洋驢馳來也。便引入寺。見一老僧。拜已問曰。高洋作天子。何似。答曰。聖明。問曰。爾來何為。答曰。令取經函。僧曰。洋在寺。願讀經。今取何用。指示北行。東頭是其本房。汝可彼取。函與之。即乘驢而返。如睡如夢。奄至晉陽。以函反命。不久帝行至谷口。木井寺有捨身。癡人不解語。忽語帝曰。我先去。爾後可來。帝然之。是夜癡人死。不久帝於晉陽不豫。使劉桃枝負行。鼻血淋漓。是夜帝崩。

代州東南五臺山。古稱神仙之宅也。山方三百里。極峻巖崇峻。有五臺上。不生草木。唯松栢

雲一本作  
之  
并七百一  
木作頂七  
百里○抵  
一本作拍  
三年一本  
作二年

榮一本作

茂林。經中明文殊將五百仙人。往清涼雪山。即斯地也。地極嚴寒。多雪。號曰清涼山。所以古來求道之士多遊此山。遺迹靈窟。即目極多。中臺最高。去并七百望。如抵掌。上有小石浮圖。其量千計。即是魏文帝宏所立也。石上人馬跡宛然。如新。有大泉名曰太華。清澄如鏡。有二浮圖夾之。中有文殊師利像。人有至者。鐘聲香氣無日不有。神僧瑞像。往往逢遇。龍朔三年。下勅。令長安會昌寺僧會。隨往彼修理。寺塔前後再返。亦遇靈感。中臺東南下三十里。有大孚靈鷲寺。古傳漢明所造。現有東西二道場。像設猶存。南有華園二頃許。四時相間。互相映發。古今常然。不知元由。貞觀年中。有禪師名解脫。聚住習定。自云於華園北。四度見文殊師利菩薩。翼從滿空。羣仙異聖。不可勝紀。近有僧朗禪師。居山三十餘載。亦遇仙聖。飛空而去。唯留故皮。南臺三十里內。多是名華。徧於峰岫。俗號華山。中有聖寺。鐘聲時發。曾見異人形像。冠世言語之間。超騰遠道。其山甚近。滯俗罕登。登者必感勝緣。

魏太山丹嶺寺。釋僧照。未詳氏族。性多虛放。好追健迹。譎詭之處。無不登踐。承瀑布之下。多諸洞穴。仙聖遊止。以魏普泰年。行至榮山。見諸流。下有穴孔。因穴而入。行可五六里。便得出穴。外有微逕。其東北上。可行數里。得石渠。闊三兩步。水西流。清澄徹上下。樂草蔓莖。委地青翠。渠北有瓦舍三口。形甚古陋。庭前穀穗縱橫。鳥雀殘食甚衆。東頭屋內有數架。黃表中間有鐵臼兩具。亦有釜器。並附遊塵。都無炊爨之迹。西頭室裏有一沙門。端坐儼然。飛塵沒膝。

存上一本  
無一字

韻一本作  
叩

洪一本作  
供

概一本作  
徑

子午關南  
一本作終  
南山

四望瞻眺唯見茂林懸澗。非有人居。須臾之間逢一神僧。年可六十。眉長丈餘。盤掛耳上。相見欣然。傾慰若舊。問所從來。答云。我同學三人來此避世。一人外行未返。一人死來極久。似入滅定。今在西屋內。汝見之未。今日何姓為主。答曰。是魏家。曰。享國已久。不姓曹耶。照云。姓元。僧曰。我不知之。遂取穀穗搗之作粥。又往林中。葉下取梨棗與之。令啖。僧云。汝但食之。我不啖。此又問。爾何經業。照云。吾誦法華經。神僧鎖頭曰。大好精進。業今東屋。架上如許經。吾並自誦之。欲得聞不。照合掌曰。唯敢聞命。彼遂別誦之。聲氣朗徹。乃至通夜。照疲苦睡。僧曰。但睡我自常業耳。適且且眠。更爲造食。照謝曰。幸得奉謁。今暫還歸。尋來接事。僧亦不留。但言我同學行去。汝若值者。大有開悟。恨不見之。既言。須歸好去。照尋路得還。結侶重來。溧布兌穴。莫測其處。今終南諸山亦有斯事。不可具述。

雍州郿縣南繫頭山寺者。其山本舟人繫船其頂。故以名焉。昔太一未分。山連太行。王屋白鹿河水停於此川。號爲山海。及巨靈大人秦洪海者。思水浩蕩。以左掌托太華。右足蹋中條。太一爲之裂。河通地出。山遂高顯。仍本號爲張衡。西京賦云。高掌遠蹠。以流河曲者。是也。古老傳云。繫頭南有九空仙寺。昔有人山探。逼暮不知歸道。依林而宿。夜聞鐘聲。在近。即尋之。忽見一寺。僧衆百餘。但有行坐。而不叙問。其人怪之。至明失寺。此來在近。無往尋者。有僧曾至山。但有層巖秀林。不可登踐。又云。山有九窟。仙人所居也。有藍田大谷伏義城側歸義寺。

僧弘藏者。有膽勇。聞而往尋。積日累夜。巡繞山隙。止獲五窟。甚圓淨。如人所造。無罅漏。似有居者。又光明寺。了禪師亦往尋。兌依窟一夏。今所謂照陽窟也。足爲華望之大觀也。而仙寺終不見焉。

子午關南大秦嶺竹林寺者。至貞觀初。採蜜人山行。聞有鐘聲。尋而往。至焉。寺舍二間。有人住處。傍大竹林。可有二頃。其人斷二節竹。以盛蜜。可得五升許。兩人負下。尋路而至。大秦成。具告防人。以林至此。可十五里。成主利其大竹。將往伐。取遣人。依言往。兌過小竹谷。達于崖下。有鐵鎖長三丈許。防人曳鎖。製之大牢。將上有二大虎。據崖頭。向下大呼。其人怖急返走。又將十人。重尋。值大洪雨。便返。藍田悟真寺。僧歸真。少小山。栖聞之。便往。至小竹谷。北上望崖。失道而歸。常以爲言。真云。此竹林至關。可五十許里。

子午關南第一驛。名三交。驛東有澗。東南坡數十頃。是栗樹。素不知有僧住。屢聞鐘聲。不以爲奇。一時驛家婦女採樵入澗。忽值一僧。獨坐石上。縫衣。傍無一物。此女有信心。白曰。不知師在此。日時欲至。向驛食來。僧云。貧道山居。不得食。驛家官食。女曰。自有私食。足以供養。僧曰。信心人。食亦不可得。女恐時過。馳走取食。及來。尋之不見。其迹由是常令家人左近追之。永不可值。而有鐘聲。此寺去驛五里。

又終南折谷內樓閣寺者。近有人見一僧云。倩爲擊磬。向寺問。寺在何處。云在折谷炬明東。

從一本作額下同

從下一本無不字

闕一本作闕一本作

嶺頭其人爲荷襪將至寺見一僧從南崖來可長五十尺相召來其人辭返語曰君日日入山採柴可於柴下取齋殘餅食之。不須道得之由緣便隨其言一日得其餅妻怪之。不得已便說遂瘧經年。又見二僧入谷其人招指口如是三返便得語其人近死今入山者至炬明微側常聞鐘聲亦往往見有異僧近有一僧聞已遇見入谷僧疑是櫻蘭寺問言大德不

是櫻蘭寺僧不曰是欲隨大德去得不曰可相隨來但聞耳邊颼颼風聲至急心惟曰此何必是聖或入深山墮頓我竊生念時前僧便失懊惱之甚返迴三日方達谷口乃於避世堡立精舍以之精舍見存其僧不知所終

又終南庫谷內西南又名胡廬谷昔有人於山探斫遇見一寺并石室石門門內並寶器重大不可勝然不見僧人是衆僧俱用具度其人妻回顧盼記誌處所以所齋廬掛於室樹下山下召村人往尋其谷內樹上往往悉是瓠盧莫知蹤跡今有尋山云石門巖在山崖傍半入山下其半雖出無人力開之今其谷名庫地名天藏故谷口府坊皆名天藏測其山中則彌勒下生方現於俗耳

西域志云烏菟國西南有檀特山山中有寺大有衆僧日日有驢運食無控御者自來留食還去莫知所在○西域志云王玄策至大唐顯慶五年九月二十七日菩提寺寺主名戒龍爲漢使王玄策等設大會使人已下各贈華氍毹十段并食器次仲呈使獻物龍珠等具錄大

之下一本無然字

萃一本作萃

除一本作除次同  
蘇一本作蘇  
且一本作且

真珠八箱象牙佛塔一舍利寶塔一佛印四至於十月一日寺主及餘衆僧餞送使人西行五里與使泣淚而別曰會難別易物理之然況龍年老此寺即諸佛成道處爲奏上於此存情預修當來大覺之所言意勤勤不能已詳彼明西域塔寺靈迹

敬尋佛法東流年向六百三寶傳記卷盈三千其內名僧德重可觀神通變化靈瑞感通向有千人自古君臣隱遁逸民負才傲俗之流並皆崇敬如賢如聖備在傳記不可具述故入大乘論云尊者聖人實頭盧羅羅等。有十六大阿羅漢住世通法。又有九億無學聖人亦在此洲未入涅槃准此而詳今諸山海所居衆僧多聞聲聲或尋遇寺豈非聖人之所處乎

今更約諸門以分三時一約住世二約賢劫三約釋迦一佛爲候初約住劫用辯通塞者如西域所列往劫行事如薩捶捨身流血尙在。達拏捨子杖捶遺血布髮掩泥之所捨身求偈之地。月光斬首尸毗飼鷹。斯等遺跡並惟古劫計數災劫如何尙存。天竺名僧亦疑斯致。理如所問無宜獨留而往事迹有僧釋云此乃如來神力由菩薩志行雖有三災不可除滅後成世界依而集之亦有人言三災之化無往不除乃至無一隙塵而得存焉。今云塔在豈不乖乎。諸德釋云但非聖跡者如無一隙得住。今云有者由聖力加被故得久住欲使後代師之慕仰冀慕聖蹤依之得道世界初成昔古遺跡相似而現。並是佛之神力變化所爲。故五不可思議中一是佛神力也。所以往劫生事而列之。第二約同劫以明相對有四。且如一鉢

行至一本  
作行主〇  
若干一本  
作若干〇  
次一本  
後

身下一本  
無待聖祖  
與四字〇  
權利一本  
作權支

助一本  
作

總一本  
作〇與珠  
一本  
作珠

於下一本  
無守字

千佛共同。故傳云。釋迦受食。四王奉鉢。滅後流行。至毗舍離。若干百年。又至乾陀衛。又至西  
月支于填丘夷。次當達震旦。返向師子國。還來天竺。上昇兜率。彌勒見曰。釋迦佛鉢。今來至  
此。七日供養。還下龍宮。彌勒成佛。四王還獻。二者龍宮。佛影千佛同留。三者方石。說法千佛  
同坐。即擁地。平鉢樹下是也。四者石塔。盛衰千佛同候。上傳之中。多明四佛。行坐之跡。准此  
未來。抑亦可見。第三明釋迦。一代通而平等。如天道寶階。滅無遺緒。陀王大塔七化。已三道  
樹滅而更生。佛跡毀而還現。楊枝摧而重出。舍利試而逾靈。諸如此例。故應不通。後佛至如  
雞足。迦葉留化。慈尊山宮。明辯持身。待聖沮渠。滅定之侶。摩利應供之徒。事局未來。神化絕  
域。皆為明通。顯累俗。慈導有情。澄神諸有也。依道宣律師感應記。問天人曰。荊州河東寺  
者。此國甚大。余與慈恩寺。嵩法師。交願積年。其人即河東羅雲法師之學士也。云。此寺本曾  
住萬僧。震旦之最。聞之欣然。莫測河東之號。請廣而述之。亦佛法之大觀也。答曰。晉氏南遷。  
郭璞多聞之士。周防地圖云。此荆楚舊為王都。欲於硤州置之。嫌逼山遂。止便在宜都之號  
下。至松滋地。有面勢都邑之像。乃掘抗秤土。嫌其太輕。覆寫木抗土。又不滿。便止曰。昔金陵  
王氣於今不絕。固當經三百年矣。便都建業。仍於此置河東。改遷裴薛柳杜四姓居之。地在  
江曲之間。類蒲州。河曲。故有河東目也。有東西二寺。昔符堅伐晉。荊州北岸並沒。屬秦。時桓  
仲為荆牧。邀翼法師。度江造東寺。安長沙寺。僧西寺。安四層寺。僧符堅歿後。北岸諸地還屬

晉家。長沙四層。諸僧各還本寺。西東二寺。因舊廣立。自晉宋齊梁陳氏。僧徒常數百人。陳末  
隋初有名者。三千五百人。淨人數千。大殿一十三間。惟兩行柱通梁。長五十五尺。樂櫃重疊  
國中京冠。即彌天釋道安。使弟子翼法師之所造也。自晉至唐。曾無虧損。殿前四鐵鑊。各受  
十餘斛。以種蓮華。殿前塔。宋譙王義季所造。塔內素像。切利天工。所造佛殿。中多金銅像。寶  
帳飛仙。真珠華珮。並是四天王。天人所作。寺內僧衆兼於主客。出萬餘人。當途講說者五十  
三人。十三人得其聖果。各領千僧。小法師五百餘人。十誦律師有四十人。九人得聖。大小  
乘禪師八百餘人。其得聖人二百二十四人。徒衆嚴肅。說不可盡。寺法立制。誦經六十紙者。  
免維那。誦法華一度。免直歲。寺房五重。並皆七架。別院大小。今有十所。般舟方等。二院莊嚴最  
勝。夏別常有千人。四周廊廡。咸一萬間。寺開三門。兩重七間。兩度殿宇。橫設並不重安。約准  
地數。取其久故。所以殿宇至今三百年餘。無有損敗。東川大寺。唯此為高。映曜川原。實稱壯  
觀也。又問彌天釋氏。宇內式瞻云。乘赤驢。荆襄朝夕而見。未審如何。答曰。虛也。又曰。若爾虛  
傳。何為東寺。上有驢。觀南有中驢村。據此行由。則乘驢之有地也。答曰。非也。後人築臺於  
寺植樹。供養焉。有佛殿之側。頓置驢耶。又中驢之名。本是閩國鄰國之故地也。後人不練。遂  
妄擬之云云

訂校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九



舍利篇第三十七 此有五部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 撰

述意部 引證部 佛影部 分法部 感福部

述意部第一

夫聖德遐邇冠絕人天。理妙六經。神高百氏。超羣有之遺蹤。越賢良之勝迹。化緣既終。從俗  
輶光。故雙樹八枝。隨義所表。舍利八分。亦遂緣感。會入金剛。定預碎全身。欲使福被天人。功  
流海陸。至於牙齒髮爪之屬。頂蓋目睛之流。衣鉢瓶杖之具。坐處足蹈之迹。囊括今古。聖  
無窮。祥應荐臻。瑞光頻朝。賢愚共覩。豈猜來感。且如三皇五帝。夏殷文武。孔丘莊老。惟聖惟  
賢。共遵共敬。莫不葬骨五泉。遺座九土。聲光寂寞。孰識其蹤。罕知生福。奚感來報。豈比能仁  
大聖。形影垂芳。應感之道不窮。敬仰之風逾遠。紹化述於大千。拔沉冥於沙界。致使開示之  
道隨義。或殊會空之旨。齊其一實也。

引證部第二

舍利者西域梵語。此云骨身。恐濫凡夫死人之骨。故存梵本之名。舍利有三種。一是骨舍  
利。其色白也。二是髮舍利。其色黑也。三是肉舍利。其色赤也。菩薩羅漢等亦有三種。若是佛

舍利。椎打不碎。若是弟子舍利。椎擊便破矣。又菩薩處胎經云。世尊告諸大眾。念我古昔所  
行功德。捨身受身。非一非二。今當為汝說。一形法。諸佛全身舍利。盡在下金剛剎中。金剛剎  
厚八十四萬億里。下有諸佛碎身舍利。盡在彼剎。彼有佛剎名曰妙香。佛名不住如來。十號  
具足。今現在說法。佛告大眾。碎身舍利下厚八十四萬億里。國土清淨。佛名徧光。十號具足。  
彼佛今現在說法。復下有國土名施無盡藏。佛名勸助。復下有國土名法鼓。佛名善見。彼土  
乃有全身舍利。過去億千萬佛皆留舍利。彼土舍利我亦有分。又海龍王經云。爾時諸龍白  
佛言。今世尊還閻浮利地。海中諸龍無所依仰。惟加大哀。佛滅度時。在此大海。留全舍利。一  
切衆類皆得供養。轉加功德。速脫龍身。疾得無上正真之道。唯佛垂恩。威德兼加。所願得果  
佛言。善哉。從爾所志。須菩提。謂諸龍言。一切人天舍利。須徧普蒙。獲濟。卿等求願。使佛舍利  
獨全。奉侍一切衆生。何緣得度。諸龍答言。唯須菩提。勿宣斯言。無以己身。限礙之智。以限如  
來無極之慧。如來聖德。無不變現。三千世界。各各化現。佛全舍利。不增不減。普現一切。譬如  
日影。現於水中。佛亦不生。亦不滅度。云何欲限如來智慧者乎。須菩提。聞默而無言。佛歎諸  
龍。仁等賢明。誠如所云。無有異也。佛道高妙。無邊無際。無方無圓。無廣無隘。無遠無近。譬如  
虛空。不可為喻。

佛影部第三

變一本作

如觀佛三昧經云。佛初留影石室。在那乾阿囉國毒龍池。側阿那斯山。巖南有五羅刹女。與毒龍通。恒降雷雨。百姓饑疫。已歷四年。時王禱祀咒龍。羅刹女氣盛。呪術不行。王長跪合掌。讚佛通慧。應知我心。願屈慈悲。光臨此國。爾時如來。往至彼國。龍與雷電。鱗甲烟焰。五羅刹女。眼如掣電。時金剛神手。把大杵。杵頭火然。如旋火輪。燒惡龍身。龍王驚怖。走入佛影。如甘露。見諸金剛。極大惶怖。為佛作禮。五羅刹女。亦禮如來。龍王於其池中。出資蓋奉佛。佛言。不須汝蓋。但以羅刹石窟。施我。諸天各脫資衣。拂窟。佛攝神足。獨入石室。令此石上。登為七寶。時龍為四大弟子。及阿難。造石窟。爾時世尊。從石窟出。時龍聞佛。還國啼哭。雨淚云。何捨我。我不見佛。當作惡事。墜墮惡道。佛安慰龍。我受汝請。當坐汝窟中。經千五百歲。佛坐窟中。作十八變。踊身入石。猶如明鏡。在於石內。映現於外。遠望則見。近望不現。諸天百千。供養佛影。影亦說法。迄今猶在。

分法部第四

如菩薩處胎經云。時八國王。共諍舍利。有一大臣名優波吉。諫八國王。何為與兵共相征伐。爾時帝釋。即現為人。語王言。我等諸天。亦當有分。若共諍力。則有勝負。幸可見與勿足為難。爾時阿耨達龍王。文鄰龍王。伊那鉢龍王。語八王言。我等亦應有分。若不見與。力足相伏。時臣優波吉。告言。諸君並止。舍利宜共分。之何須見諍。即分為三分。一分與諸天。一分與龍王。

餘一本作  
惟一本作  
大各一本作

水下一本  
無精塔二  
字

變一本作

一分與八王。分發受一石。餘此臣以蜜塗。裹以髮。量分諸天。得舍利。還於天上。即起七寶塔。龍得舍利。還於宮中。起七寶塔。臣優波吉。若髮舍利。並髮亦起寶塔。灰及土。量得四十九斛。亦起四十九寶塔。爾維處亦起寶塔。高三十九。又阿育王。經云。八國王。諍舍利。各起兵。天帝釋。自下曉諭。以金毀分之。闍王共數。各得八萬四千舍利。餘有佛口。一髮無取。取者。以闍王初來。得舍利。及髮。還各歡喜。作樂動天。難頭禾龍王。化作人身。到泥洹。所道逢闍王。還語王言。可持一分。見與王言。不可得。龍王言。我是難頭禾龍。能舉卿國土。著八萬里外。磨碎成屑。闍王怖懼。即奉佛髮與之。龍王即還須彌山下。起水精塔。高八萬四千里。起水精琉璃塔。闍王終後。阿育王得其國土。時有大臣。白阿育王言。難頭禾龍。先經闍王。奪佛髮去。阿育王聞。大瞋怒。即勅諸鬼神。王作鐵網。鐵置須彌山下。水中。欲縛取龍王。龍大驚怖。共設計言。阿育事佛。當伺其臥。取宮殿。移著須彌山下。水中。其瞋必息。即便遣龍。捧取育王。宮殿。王臥覺。不知是何處。見水精塔。高八萬四千里。喜怖交心。龍自出謝言。闍王自與我佛髮。我不奪也。佛在世時。與我要言。般泥洹後。劫盡之時。所有經戒。及袈裟。應器。我皆當取。藏著是塔中。彌勒來下。當復出著。阿育王聞此言。大謝。實不知此。龍王便使諸龍。還復王宮殿。置於本處。又善見論云。帝釋宮內。有二舍利。一佛右牙。二佛右闕盆骨。又十誦律云。佛般泥洹。八國皆來。求舍利。各舉四兵。八軍圍遶。有一婆羅門。姓煙。高聲大唱言。諸力士。舍利現在。

波羅延上  
一本有舍利  
即於國中  
起塔八字  
○二分下  
一本有介  
利二字  
聚塔下一  
本有拘樓  
羅三字○  
三分下一  
本有舍利  
二字○  
一本作兜  
○灰一本  
作於次同

當分作八分。諸力士言。敬如來。議更復唱言。盛舍利瓶。請以見惠。還頭那羅聚落起塔。時畢。波羅延那婆羅門。復請燒佛處。炭還國起塔。時拘尸城力士。得第一分起塔。波婆國得第二分。還歸起塔。羅摩聚落。得第三分。還歸起塔。遮勒國。諸刹帝利。得第四分。還國起塔。毗窳。諸婆羅門。得第五分。還國起塔。毗耶離。諸利昌。得第六分。還國起塔。迦毗羅婆國。諸釋子。得第七分。還國起塔。摩伽陀國。主阿闍世王。得第八分。還王舍城起塔。姓煙婆羅門。得盛舍利瓶。上還頭那羅聚落起塔。畢。波羅延婆羅門。得灰還國起塔。爾時閻浮提中。八舍利塔。第九瓶塔。第十灰塔。自此已後。起無量塔。又阿育王經云。昔阿怒伽王。欲取阿闍世王所舉舍利。阿闍世王。著洹伽河中。作大鐵劔輪。使水輪轉。著舍利處。種種方便。取不能得。問蓮華比丘云。何可得。比丘答言。擲數千斛。奈著水中。可得止輪。尋用此語。以奈著於水中。偶試一奈。奈墮機關孔中。劔輪即定。更不迴轉。然大龍王守護。都不可得。王時問言。何由可得。龍王福勝。無由可得。問言。云何知彼福勝。以金鑄作龍像。及以王像。以秤稱之。重者福勝。即時稱量。龍像倍重。王見此事。即勤修福。既修福已。復更鑄像。復更稱量。王像龍像。稱量正等。王更修福。復更鑄像。稱量。王像轉重。王知像重。將諸軍衆。往到水邊。龍王自出。獻種種寶。王語龍言。阿闍世王遣我舍利。我今欲取。龍王自知威力。不如即將王至舍利所。開門取舍利。與阿闍世王所造油燈。始欲盡。舍利既出。燈亦盡滅。王怪而問。蓮華比丘云。何阿闍世王。裁量油燈。至取舍利。

利方始乃滅。尊者答言。彼時有善算者。計百年中。用爾許油。用如是計。故使至今也。  
感福部第五

如大悲經云。爾時世尊告阿難。我滅度後。若有人乃至供養我之舍利。如芥子等。恭敬尊重。謙下供養。我說是人。以此善根。一切皆得涅槃界。盡涅槃際。若有造立形像塔廟。乃有信心。念佛功德。乃至一華散於空中。我說是人。以此善根。一切皆當得涅槃界。盡涅槃際。佛告阿難。若有衆生。以念佛故。乃至一華散於空中。如是福德所得果報。不可窮盡。若有衆生。以至誠心。念佛功德。乃至一華散於空中。於未來世。當得釋天王。梵天王。轉輪聖王。於其福報。亦不能盡。施佛福田。不以有爲果報。所能盡邊。我說是人。必得涅槃。盡涅槃際。乃至若有畜生。於佛世尊。能生念者。我亦說其善根福報。當得涅槃。盡涅槃際。若有三千大千世界。滿中四沙門果。及辟支佛。如甘蔗竹筍。若有人能若現在若滅後。起塔供養。若一劫若滅。一劫。以諸稱念。一切樂具。恭敬尊重。謙下供養。若復有人。於諸佛所。但一合掌。一稱佛名。如是福德。比前福德。百分不及一。千分百千億分。乃至迦羅分。不及一。何以故。以佛如來。諸福田中。爲最無上。是故施佛。成大功德。神通威力。頌曰。

金軀遺散骨。寶塔徧天龍。創開一十塔。終成八萬重。珠蓋盤光變。刹柱吐芙蓉。展開朝露露。數示曉靈徵。紅霞相映發。風搖響和鐘。

一十一本  
作於十○  
與一木作

仙聖往往見 神僧數數從 獨超羣聖上 合議普生恭 佑推擊不碎

德順一本 作巨龜○

感應緣 略列五十六代

漢僧道角法

引○代一 本○作○ 此○成○緣 日○次○依 流 布○本○

吳康僧會所舍利

晉竺長舒以舍利投水中五色光現

晉廣陵舍利放光

晉孟景建寺獲舍利三顆

宋賈道子於芙蓉內得一舍利

宋張須元家於像前華上得舍利數十顆

宋徐椿讀經得二舍利

魏外國沙門金盤貯舍利五色騰焰

孫皓毀法舍利揚彩

晉燕汪家木像舍利發光

晉北僧法開建寺求舍利

晉義熙有一舍利自分爲三

宋安千載家奉佛得舍利

宋劉凝之額下得舍利二枚

漢法內傳云明帝既弘佛法立寺度僧五岳山館諸道士等請求摘試釋老優劣道經以火試焚隨火消燼道士衆首費才愧耻自憾衆前而死張衍啓悟競共出家于時西域所將舍利五粒五色直上空中旋環如蓋映蔽日光摩騰羅漢踊身高飛居空如地履地如空神化自在爲衆說法天雨寶華散佛僧上大樂異音大衆同聞度人無量廣如下破邪篇說

神上一本 有佛字

魏明帝洛城中本有三寺其一在宮之西每繫舍利在旛刹之上輒斥宮內帝患之將毀除壇時有外國沙門居寺乃廣金盤盛水水貯舍利五色光明騰焰不息帝見歎曰非夫神効安得爾乎乃於東造周閭百間名爲官佛圖精舍云

吳孫權赤烏四年有外國沙門康僧會創建江表設像行道吳人以爲妖異以狀聞之權召會問佛有何靈瑞曰佛晦靈迹遺骨舍利應現無方權曰何在曰神迹感通所求可獲權曰若得舍利當爲興寺經三七日至誠求請遂獲瓶中且呈於權光照宮殿權執瓶寫于銅盤舍利下銜盤即破碎權大驚異希有瑞也會進曰佛之靈骨金剛不朽劫火不焦惟砧不碎權使力者盡力擊之惟砧俱陷舍利不損光明四射耀晃人目又以火燒騰光上踊作大道華權大發信乃爲立寺名爲建初改所住地名佛陀里

即寫一本 作既一字

孫皓虐政將欲除屏佛法燔經夷塔有臣諫曰且少寬假知無神驗誅除不晚皓從之召會曰若能驗現於目前助君興之如其不能將應加戮會曰佛以緣應感而必通即冀給假請効不難皓與期三日于時僧衆百餘同集會寺皓陳兵圍寺刀鋸齊至剋期就戮僧恐無靈先自縊者會謂衆曰佛留舍利止在今時前已有驗今豈罔哉恰期便獲乃進於皓此是如來金剛之骨志誠貴獲擊以百鈞之杵終無微毀皓曰金石可磨枯骨豈堅沙門面欺祇速死耳乃更置之鐵砧以金椎擊之金鐵並凹而舍利如固又以清水行之舍利揚光散彩洞

擊一本作 設○砧一 本作砧

燭一殿。皓乃欣欣伏信。革誠騰化。

晉初竺長舒先有舍利重之。其子為沙門。名法顏。每欲還俗。笑曰。舍利是沙石耳。何足可貴。父投之水中。五色三匝。光高數尺。見徵生信。遂不歸俗。長舒臨死。還發俗念。輒病。委頓卒。為沙門。以舍利安江夏塔中。

法常一本  
作法恒下  
唯知  
陸上一本  
無為字

晉大興中。於潛。望汪信。有木像。夜有光明。後像側有聲。投地。視乃舍利。水中浮沉。五色晃昱。右行三匝。後沙門法常看之。遂騰踊高四五尺。投常懷中。常曰。若使常與立寺宇。更見威神。又躍于前。於即常為建寺塔。於潛入法者。日以十數焉。

晉大興中。北人流播。廣陵。日有千數。有將舍利者。建立小寺。立舍利。舍利放光。至于剡。感動遠近。

晉咸和中。北僧安法開。至餘杭。欲建立寺。無資財。手索錢。貫貨之。積年得錢三萬。市地作屋。常以索貫為資。欲立舍利。無舍利。有羅幼者。先自有之。開求不許。及開至寺。禮佛。見幼舍利。囊已在座前。即告幼。幼隨來。見之喜悅。與開共立寺宇於餘杭云。

晉咸康中。建安太守孟景。欲建舍利立寺。於夕聞牀頭。鏗然。視得舍利三枚。因立寺。利。元嘉十六年六月。舍利放光。通照上下。七夕乃止。一切咸見。

而一本作  
雖○變復  
一本作汗  
一木作汗  
無一本作

相欲請之。未及發言。而舍利自分為二。遠聞心悅。又請留敬。而又分為三。遠欲摸。長干像。寺主固執不許。夜夢人長數丈。告曰。像貴。宜導何荷客耶。明報聽摸。既成。遂以舍利著像髻中。西來諸像放光者。多由舍利故也。

宋元嘉六年。賈道子行荆上。明見芙蓉。方發。聊取。還家。聞華有聲。怪尋得舍利。白如異珠。焰照梁棟。敬之。聲以箱。懸于屋壁。家人每見佛僧。外來。解所被衣。而坐案上。有人寄宿。不知。變之。乃夢人告曰。此有釋迦真身。衆聖來敬。爾何行惡。死墮地獄。出為奴婢。何得不怖。其人大懼。無幾。癩死。舍利。屋地生荷。八枝。六旬乃枯。歲餘。失之。不知所去。

宋元嘉八年。會稽安千載者。家門奉佛。夜有扣門者。出見十餘人。著赤衣。運財積門內。云。官使作佛圖。忽無所見。明至他家。齋食上。得一舍利。紫金色。椎打不碎。以水行之。光明照發。便自舉敬。常有異香。後出欲禮。忽而失之。尋覓。備至半日。還時。臨川王錮。江陵。迎而行之。雜光間出。佐史沙門咸見不同。王捧水器。呪曰。云云。輒應。聲光出。夜見百餘人。遶舍利。屋燒香。持華如佛。出狀。及明。人及舍利俱失。

宋元嘉九年。潯陽張須元。家設八關齋。道俗數十人。見像前華上。似冰雪。視得舍利數十。便以水行之。光焰相屬。後遂失之。數日。開厨。更視。獲牙。奩中有白氈。裹舍利十枚。光焰屬天。諸處咸來請之。

刻一本作

宋元嘉十五年。南郡劉凝之。隱衡山。微不出。奉五斗米道。不信佛法。夢見人去地數丈。曰。汝疑方解。覺忽反悟。旦夕勤至。半年禮佛。忽見額下有紫光。指光處。得舍利二枚。剖擊不損。水行光出。復於食時。口中隱齒吐出有光。妻息又獲一枚。合有五枚。後又失之。尋爾又得。宋元嘉十九年。高平徐椿。誦經及食。得二舍利。盛罌中。後看漸增。乃至二十。後寄廣陵。令劉覆。覆私開之。空罌。椿在都。忽自得之。後。還轉皆失。舍利應現。值者甚多。皆敬而得之。慢而失之。

舍利東流。綿歷帝代。傳記所及。零陳萬一。由事相重。沓展現非。奇佛化。潛隱誠其致也。然有國興塔無勝隋代。一化之內。百有餘所。神瑞開發。陳諸別傳。今畧出之以顯感德云云。

隋文帝立佛舍利塔五十八州起塔

岐州鳳泉寺

華州思覺寺

同州大興國寺

涇州大興國寺

蒲州栖巖寺

秦州岱岳寺

并州無量壽寺

定州常岳寺

嵩州嵩岳寺

相州大慈寺

鄆州運雲岳寺

衡州衡岳寺

襄州大興國寺

牟州巨神山寺

吳州會稽山寺

蘇州虎丘山寺

右此十七州寺起塔出打利物及正庫物造

常一本作  
衡岳一本  
作附唐  
會稽山一  
本作大禹

秦州

瓜州

揚州

益州

蓬州

桂州

交州

汝州

齊州

蔣州

鄭州

右此十一州隨逐山水州縣寺等清淨之處起塔出物同前

門下仰惟。正覺大慈大悲。救護群生。津梁庶品。朕歸依三寶。重興聖教。思與四海之內。一切人民。俱發菩提。共修福業。使當今見在。爰及來世。永作善因。同登妙果。宜請沙門三十人。請解法相。兼堪宣導者。各將侍者二人。并散官各給一人。悉陸香一百二十斤。馬五疋。分道送舍利。往前行。諸州起塔。如川陸寺。就有山水寺所。起塔依前。山舊無寺者。於當州內清靜寺處。建立其塔。所司造樣。送往當州。僧多者三百六十人。其次二百四十人。其次一百二十人。若僧少者。盡見在僧。為朕皇后太子。廣諸王子孫等。及內外官人。一切民庶。幽顯生靈。各七日行道。并懺悔。起行道日。打刹。莫問同州異州。任人布施。錢限至十文。已下不得過十文。所施之錢。以供營塔。若少不充。役丁及用庫物。率土諸州。僧尼並為舍利設齋。限十月十五日。午時。同下入石函。總管刺史以下。縣尉以上。自非軍機。停常務七日。專檢校行道及打刹等事。務盡誠敬。副朕意焉。主者施行。

仁壽元年六月十三日。內史令豫章王臣陳宣  
舍利感應記二十卷 隋書作耶 王邵撰

如川陸一  
本作其未  
法○當州  
一本作木  
州下同○  
清淨一本  
作清淨  
子下一木  
無陵字

奉一本作

皇帝昔在潛龍。有婆羅門沙門。來詣宅上。出舍利一裹。曰。檀越好心。故留與供養。沙門既去。求之不知所在。其後皇帝與沙門曼遷。各置舍利於掌。而數之。或少或多。並不能定。曼遷曰。曾聞婆羅門說法。身過於數量。非世間所測。於是始作七寶箱。以置之。神尼智仙言曰。佛法將滅。一切神明今已西去。兒當為普天慈父。重興佛法。一切神明還來。其後周氏果滅佛法。隋室受命。乃興復之。皇帝每以神尼為言。云。我與由佛。故於天下舍利塔內。各作神尼之像焉。皇帝皇后於京師法界尼寺。造蓮基浮圖。以報舊願。其下安置舍利。開皇十五年季秋之夜。有神光自基而上。右邊露盤赫若。治蠶之儀。其一句內四度如之。皇帝以仁壽元年六月十三日。御仁壽宮之仁壽殿。本降生之日也。歲歲於此日。深心永念。修營福善。追報父母之恩。故延諸大德沙門。與論至道。將於海內諸州。選高爽清靜三十處。各起舍利塔。皇帝於是親以七寶箱。奉三十舍利。自內而出。置於御座之案。與諸沙門燒香禮拜。願弟子常以正法護持三寶。救度一切衆生。乃取金瓶琉璃瓶各三十。以琉璃瓶盛金瓶。置舍利於其內。蒸陸香為泥。塗其蓋而印之。三十州同刻。十月十五日正午。入於銅函石函。一時起塔。諸沙門等。各以舍利奉送諸州。一切道俗。各盡境內。嚴持香華。寶幢音樂。掃灑道路。盡誠竭力。奉迎舍利。不可具陳。各感靈瑞。備如廣傳。今零寫十餘。以示後人。皇帝爾日。共皇后太子宮內。妃嬪精誠。用心竭力。懺悔。普為合誠。共結善緣。皇帝見一異僧。被褐色覆膊。以語左右曰。勿驚動他。置之爾去。已重數之。果不須現。舍利之將行也。皇帝曰。今佛法重興。必有感應。其後處處表奏。皆如所言。皇帝當此十月之內。每因食次。於齒下得舍利。皇后亦然。以銀盤盛水。浮其一。出示百官。須臾忽見有兩粒。右旋相著。二貴人及晉王昭豫。章王暕。蒙賜視。勅令審視之。各於視內得舍利一。未過二旬。宮內凡得十九。多放光明。自是遠近道俗。所有舍利。率奉獻焉。皇帝曰。何必皆是真身。諸沙門相與推試之。果有十三。玉粟。其真舍利。鐵帘而無損。雍州城西盤屋縣南。仙遊寺立塔之日。天降陰雪。晦嶺重厚。舍利將下。昏雲忽散。日光朗照。道俗散畢。雲合如舊。

視一本作 觀次同

岐州鳳泉寺立塔。感得文石如玉。為函。又現雙樹鳥獸。靈祥。基石變如水精。華州思覺寺立塔。初陰雪。將欲下。舍利日光晃朗。五色氣光高數十丈。照覆塔上。屬天降寶華。同州大興國寺立塔。值雨無壅障。處及舍利入函。忽然雲啓。馳散。日光照曜。復有神光重透。於日至十二月內。夜光照五十里。涇州大興國寺立塔。三處各送舊石。非世所有。合用為函。恰然相可。蒲州栖巖寺立塔。地震山吼。鐘鼓大聲。又放光五道。至二百里。皆見。泰州岱岳寺立塔。夜振鼓聲。三重門自開。有騎從。廟出迎。光瑞非一。

色一本作

北一本作  
置○異上  
一本有見

雲一本作

吳州下一  
本有會稽  
山三字

并州無量壽寺立塔。初晝昏雲重。將下舍利入函。天晴日照。復放神光五色。天神現形。莫知多少。

定州北岳寺立塔之日。有異。老公來施布負土。畢已失之。舊此無水。忽有水流。前後非一。

嵩州開居寺立塔。感得白兔。來至塔前。初陰雪。將下日朝。入已復合。

相州大慈寺立塔之日。天陰降雪。將下舍利入函。日出。下後復合。天雨奇華。連注極多。

鄆州法講寺立塔。初行郊西。爾夜鄆州光瑞高數丈。從東來入地。內外皆見。

衡州衡岳寺立塔。四遇逆風。四乞順水。壑上白雲闊二丈。直至基所。三市乃去。

襄州大興國寺立塔。初天陰。將下日朝。入函雲合。

牟州巨神山寺立塔。獲紫芝二莖。陰雲將下日開。閉訖還合。

吳州大因寺立塔。舍利汎度五江。風波皆不起。又放神光。獲得紫芝。

蘇州虎丘山寺立塔。掘基得一舍利。空中天樂。人皆聞之。并吼三日。舍利方至。

秦州靜念寺立塔。定基已瑞雲。再覆雪。下卿木開華。入函光照。聲贊。州文獻。

揚州西寺立塔。久旱。舍利入境。夜雨普洽。

益州法聚寺立塔。初陰晦冥。將下日朝。奄已便陰。

亳州開寂寺立塔。界內無石。別處三石合而成函。基至磐石。二浪井夾之。

桂州緣化寺立塔。未至十里。鳥有千許。夾與行飛。入城乃散。州文獻。

二十一  
作二千

補一本作

汝州興世寺立塔。初陰雲雪。將下天晴。入函畢。已陰雲還合。

徐州靈鷲寺立塔。坑內有神仙現。騰雲氣像。

蔣州栖霞寺立塔。隣人先夢。佛從西北來。入寺及至。如夢。

鄭州定覺寺立塔之日。感得神光如流星。入寺設供。二十萬人。食不盡。

隋安德王雄百官等

隨州智門寺立塔。掘基得神龜。甘露降。黑蜂遠。龜有符文。此下非三。

有州官人王威。送流人九十。道逢舍利。善心共發。放之為期。其囚被放千里。一期無一逃者。

隨州人於澗水。作魚獄三百。古來傳業。既見舍利。悉決放之。永斷茲惡。餘州亦效矣。

青州勝福寺起塔。掘基遇自然磐石。函將入塔。有光瑞現。

慶舍利感應表 并答

臣雄等言。臣聞大覺圓備。理照空有。至聖虛凝。義無生滅。故雖形分。聚芥尚貯。金甕體散。吹塵猶興。寶刹自釋。提請灰之後。育王建塔。以來未有。分布舍利。紹隆勝業。伏唯皇帝。積因曠劫。宿證菩提。降迹人皇。護持世界。往者道消。在運仁祠。廢毀慈燈。滅影智海。絕流皇祚。既與法鼓方振。區宇之內。咸為淨土。生靈之類。皆覆梵雲。去夏六月。爰發詔旨。延請沙門。奉送舍利於三十州。以十月十五日。同時起塔。而蒲州栖霞寺規模。置塔之所。於此山上。乃有鐘鼓。





明向 柘州 五色

右總五十三州四十州已來皆有靈瑞不可備列具存大傳

訂校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

訂校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一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 撰

〔麗假〕

供養篇第三十八 受請篇第三十九

供養篇 此有二部

述意部第一

夫三寶平等曠若虛空。理無怨親。事絕貴賤。是以隨力虔誠。普供內外。務存遺相。冀與普徧。故昔毗舍佉母。別請羅漢五百。如來譏訶。顯說平等。故知心無限極。則徧及十方。財無多少。則心周法界也。

引證部第二

如地持論云。菩薩供養。如來略說十種。一身供養。二支提供養。三現前供養。四不現前供養。五自作供養。六他作供養。七財物供養。八勝供養。九不染汙供養。十至處道供養。若菩薩於佛。色身而設供養。是名身供養。若菩薩為如來。故若供養偷婆。若窟若舍。若故若新。是名支提供養。若菩薩。面見佛身。及支提。而設供養。是名現前供養。若菩薩於如來。及支提。俛望。心俱歡喜。心俱現前。供養。如一如來。三世亦然。及現前供養。如來支提。三世十方無量世界。若新若故。是名菩薩共現前供養。若菩薩於不現前。如來及支提。及以涅槃。後以佛舍利。起偷

遺一本作

施作一本  
作施住

婆。若一若二乃至億百千萬隨力所能。是名廣不現前供養。以是因緣得無量。大果。常攝梵  
福。於無量劫。不墮惡趣。無上菩提。眾具滿足。若菩薩現前供養。得大功德。若不現前供養。得  
大功德。共現前不現前供養。得最大大功德。若菩薩於如來及支提。手自供養。不依懈惰。令  
他施作。是名菩薩自作供養。若菩薩於如來及支提。不獨供養。普令親屬在家出家。悉共供  
養。是名自他共供養。若菩薩有少許物。以慈悲心。施彼貧苦。薄福眾生。令供養如來及支提。  
令得安樂。而不自為。是名他作供養。自作供養者。得大果報。他作供養者。得大大果報。自作  
他作供養者。得最大大果報。若菩薩於如來及支提。以衣食雜寶種種供養者。是名財物供  
養。若菩薩久來。以財物供養。若多若少。現前不現前。自作他作。淳淨信心。而作供養。以是善  
根。迴向無上菩提。是名勝供養。若菩薩自手供養。如來及支提。不輕他人。不放棄。不不懈怠。至  
心恭敬。不染汙心。不於信心勝人。所現諂曲。求財。亦不以諸不淨物等。供養。是名無染供養。  
若菩薩殊勝不染財物。供養如來及支提。若自力得。若從他求。若如意得財。若化身。若二  
若三。乃至百千萬億身。悉禮如來。彼一一身。化作百千手。彼一一手。以種種華香。供養如來  
及支提。彼一切身。悉讚歎。如來真實功德。饒益眾生。如是等名。為如意自在力供養。不待如  
來。出。現。于。世。何。以。故。住。不。退。轉。地。菩薩。於一切佛刹。未曾障礙。故。若菩薩不自力得財。亦不  
從他求。而為供養。然於他。眾生。乃至十方無量世界。上中下心。所作供養。菩薩於彼一切供

實一本  
本作

財下一本  
無級字

養。以淨信心。勝妙解心。周徧隨喜。是菩薩以少方便。與大供養。攝大菩提。乃至於犍牛。頃。於  
一切眾生。修四無量心等。是名至處道供養。如來第一最上。比前財物供養。百倍千倍。乃至  
算數譬喻。不得為比。如是十事。名菩薩一切種供養。如來法僧。亦爾。當知於此三寶。作十種  
供養。菩薩於如來所起六種淨心。謂福田無上心。思德無上心。於一切眾生無上心。如優曇  
鉢華。難遇心。於三千大千世界。獨一心。於世間出世間法。一切具足依義心。以此六心。少想  
供養。如來法僧。獲無量功德。何況多。又瑜伽論云。何菩薩於如來所供養。如來當知供養略  
有十種。一。設利羅供養。二。制多供養。三。現前供養。四。不現前供養。五。自作供養。六。教他供養。  
七。財敬供養。八。廣大供養。九。無染供養。十。正行供養。大同。又優婆塞戒經云。佛言。善男子。在  
家菩薩。若欲受持優婆塞戒。先當次第供養六方。言東方者。即是父母。若有人能供養父母。  
衣服飲食。臥具湯藥。房舍財寶。恭敬禮拜。讚歎尊重。是人則能供養東方。父母是。父母還以  
五事報之。一。至心愛念。二。終不欺誑。三。捨財與之。四。為婢上族。五。教以世事。南方者。即是師  
長。若有人能供養師長。衣服飲食。臥具湯藥。尊重讚歎。恭敬禮拜。早起晚臥。受行善教。是人  
則能供養南方。師長是。師復以五事報之。一。速教不令失時。二。盡教不令不盡。三。勝己不生  
嫉妬。四。將付嚴師善友。五。臨終捨財與之。西方者。即是妻子。若有人能供給妻子。衣服飲食。  
臥具湯藥。纏絡服飾。嚴身之具。是人則能供養西方。妻子是。妻子復以十四事報之。一。所作

盡心營之。二常作終不懈慢。三所作必令終竟。四疾作不令失時。五常為瞻視賓客。六淨其房舍臥具。七愛敬言則柔順。八僮使軟言教詔。九善能守護財物。十晨起夜寐。十一能設淨食。十二能忍教誨。十三能覆惡事。十四能瞻病苦。北方者即是善知識。若有能供養善友。任力與之。恭敬柔言禮拜讚歎。是人則能供養北方善知識。是善知識復以四事而還報之。一教修善法。二令離惡法。三有恐怖時能為救解。四放逸之時能令除捨。下方者即是奴婢。若有能人能供養奴婢衣食。病瘦醫藥不罵不打。是人則能供養下方奴婢。是奴婢復以十事報之。一不作罪過。二不待教作。三作必令竟。四疾作不令失時。五主雖貧窮終不捨離。六早起。七守物。八少恩多報。九至心敬念。十善覆惡事。上方者即是沙門婆羅門等。若有供養上方沙門婆羅門。衣服飲食房舍臥具。病瘦醫藥。怖時能救。饑饉施食。聞惡能遮。禮拜恭敬。尊重讚歎。是人則能供養上方沙門等。是出家人復以五事報之。一能令生信。二教修智慧。三教令行施。四教令持戒。五教令多聞。若有供養是六方者。是人則能增長財命。能得受持優婆塞戒。又智度論云。諸佛恭敬法。故供養於法。以法為師。何以故。三世諸佛皆以諸法實相為師。問曰。如佛不求福德。何故供養。答曰。佛從無量劫中修諸功德。常行諸善。不但求報。敬功德。故而作供養。如佛在世時。阿那律未得天眼。前盲無所見。而以手縫衣。時針紆脫。便言誰愛福德。為我紆針。是時佛到其所。語比丘言。我是愛福德人。為汝紆來。是比丘讚佛聲。疾起着衣。禮佛足。白佛言。佛功德已滿。云何言愛福德。佛報言。我雖功德已滿。我深知功德。恩報力故。令我於一切眾生中得最第一。由此功德。又為欲教化弟子。故語之言。我尚作功德。汝云何不作。如伎家百歲老翁。而憊有人訶之言。老翁年已百歲。何用是憊。老翁答曰。我不須憊。但欲教子孫。故耳。佛亦如是。功德雖滿。為教弟子。作功德。故而作供養。故佛乳母大愛道亡。四天王。羅刹。送佛在前。擊香。鑪。燒香。供養。為報恩。故雖不求果。而行平等供養。唯佛應供。養佛。餘人不知。佛德。如說偈言。

智人能敬智 智論則智喜 智人能知智 如蚰知蚰足

又頻毗娑羅王詣佛供養經云。爾時摩竭國頻毗。此云娑羅。端正。往詣佛所。白世尊。我典此國界。所有資財。能有所辦。欲盡形壽。供養如來。及比丘眾。衣被飲食。牀榻臥具。病瘦醫藥。亦當勸率。臣民。使得蒙度。得離三塗。永處安隱。佛受請已。便說偈言。

祠大最為首 詩頌亦為首 王為人中首 衆流海為首 衆星月為首

光明日為首 上下及四方 諸所生品物 天上及世間 佛最無有上

欲求種德者 當求於三佛

又雜寶藏經云。佛告諸比丘。言有八種人。應決定施。不復生疑。一父。二母。三佛。四弟子。五遠來之人。六遠去之人。七病人。八看病者。又智度論云。諸菩薩無量無盡。功德成就。以一食供

標一本作

數年一本  
作數中

炭一本作  
灰

乃一本作  
有

養十方諸佛及僧皆悉充足而亦不盡。譬如涌泉出而不竭。如文殊師利以一鉢觀喜丸。供養八萬四千僧。皆悉充足而亦不盡。復次菩薩於此以一鉢食。供養十方諸佛。而十方佛前。飲食之具具足而出。譬如鬼神得一人一口之食。而千萬倍出。又舊雜譬喻經云。昔有梵志。年百二十。少不娶妻。無姪。洗之情。處在深山。無人之處。以茅為廬。蓬蒿為席。以水果為食。不積財寶。國王聘之。不往。赴意。靜處無為。於山數年。與禽獸相娛。絕於人路。山有四獸。一名獼猴。二名獼猴。三名獼猴。四名兔。此之四獸。日於道人。所聽經說戒。如是積久。食諸果。鹹皆悉訖盡。後道人意欲徙去。四獸大愁。憂情不樂。共相議言。我曹各行。求索供養道人。獼猴去至他山。得甘果。來以上道人。願止莫去。野狐行化作人。求得一囊飯。麩來以上道人。願止莫去。願止莫去。水獼亦復入水。取得大魚。以上道人。給一月糧。願止莫去。兔自思念。我當用何等。供養道人。即念當持身。供養便取樵。以燃火作炭。往白道人。言。今我為兔。請入火中。作爨。以身奉。上道人。可給一日糧。便自投火中。火為不燃。道人見兔。感其仁義。哀愍傷之。則自止留。佛言。爾時梵志者。今提和竭佛是。爾時兔者。今我身是。爾時獼猴者。今舍利弗是。爾時野狐者。今阿難是。爾時水獼者。今日蓮是也。又僧祇律云。佛住黎耆闍河邊。時世尊鉢比丘。鉢比丘。共露處。時有獼猴。行見樹中。有無蜂。熟蜜。來取世尊鉢。諸比丘遮。佛言。莫遮。此無惡意。便持鉢。取蜜奉獻。世尊不受。須待水淨。獼猴不解。佛意。謂呼有蟲。轉看見鉢。邊有流蜜。乃到水邊。洗鉢。水滿鉢中。持還奉佛。佛即受取。佛受已。獼猴大歡喜。却行而歸。墮坑。命終。即生三十三天。時諸比丘。即說偈言。

十力世雄在椽林。佛鉢僧鉢在露處。野獸植德有情智。見好成熟無蜂蜜。直前往取世尊鉢。比丘欲遮佛不聽。得鉢盛蜜來獻佛。如來慈愍為受之。心悅歡喜卻行歸。脚踏墮岸而命終。即生三十三天上。下生出家成羅漢。又文殊師利問經云。菩薩為供養佛法僧及父母兄弟。得畜財物。為起寺舍。造像。為布施。若有此因緣。得受金銀財物。無有罪過。頌曰。

涉涉長津 遙遙遐巒 頰籠幽閉 難成出離 自非薦上 乘何高位  
 供養三寶 果超十地  
 受請篇第三十九 此有九部

- 迦意部 請僧部 聖僧部 施食部 食時部 食法部 食訖部 呪願部
- 施福部

迦意部第一

夫供會之法。以不限為本。無適無莫。乃應檀心。故冥懷遺相。與空際而為極。任時隨緣。共法界而等量。因既不窮。則果亦無盡也。且俗儉財。貧賤物。為施物。既有有限。心亦拘執。或計人以

擬供。或選德而後請。有涯之福未捨。無邊之報未露。夫愚法施者。雖物周而施寡。善權惠者。使物寡而施周。是以前國設齋。率廣無遮。運心十方。該羅法界也。

請僧部第二

如賢愚經云。時佛姨母摩訶波闍波提。佛已出家。手自紡績。預作一端。金色之氈。大氈奉。上來佛令持此往奉。衆僧姨母思念。規心俟佛。唯願垂慈。爲我受之。佛知母專心欲用施。我然恩愛。心福不弘。廣若施衆僧。獲報彌多。我知此事。是以相勸。若有檀越。於十六種具足。別請。雖獲福報。亦未爲多。何謂十六。比丘比丘尼各有八輩。不如漫請四人。所得功德。福多。於彼十六分中。未及其一。將來末世法垂盡時。正使比丘畜妻。挾子四人。已上名字。衆僧應當敬視。如舍利弗目犍連等。時波闍波提心乃開解。卽以其衣奉施衆僧。僧中次行。無欲取者。到彌勒前。尋爲受之。爾時彌勒問衆僧言。若有檀越。請一持戒清淨沙門。就舍供養。所得盈利。何如。有人得千萬錢。時憍陳如尋卽說言。假使有人得百車珍寶。計其福利。不如請一淨戒沙門。就舍供養。得利弘多。舍利弗言。假令有人得一閻浮提。滿中珍寶。猶不如請一淨戒者。就舍供養。獲利彌多。目犍連言。正使有人得二天下。滿中七寶。猶不如請一清淨沙門。就舍供養。得利彌多。其餘比丘如是。各各引於方喻。比格其利。皆悉多彼。時阿那律復自說言。正令得滿四天下。寶上其利。猶復不如請一清淨沙門。詣舍供養。得利殊倍。所以然者。我是其

千萬一本  
作十萬

證。自念過去世毗婆尸佛。般涅槃後。法滅盡時。有一長者名阿淚吒。家貧焦煎。復值歲儉。人饑食穀不繼。日往取薪賣糶。稗子共家婦兒。以自供活。見一辟支佛。乞食不得。請到其家。分稗子糜。躬自持施。辟支語言。汝亦饑渴。當共分噉。阿淚吒言。我曹俗人。食無時節。每日一食。但願爲受。卽受食訖。感其至心。令發大願。時辟支佛還歸所止。時阿淚吒卽還入澤。取薪時。見一兔。意欲捕取。以鑊遙擲。卽時墮地。適欲前取。化爲死人。上其背上。急抱其頭。盡力推却。不能令却。心懷恐怖。悼惶苦惱。意欲入城共婦解却。復恐人見。令不聽入。留待日暮。以衣用覆擔。負往舍。已到舍內。自然墮地。變成一聚。閻浮檀金。光明晃昱。并照比丘。展轉談之。響徹於王。王自來看。見是死人形。漸欲臭。卽問淚吒。汝見是何。答言。看實是金。卽取少許。用奉於王。王見金色。敬之未有。問其所由。何緣得此。由施辟支。王聞歎善。卽更賜與。拜爲大臣。如是諸尊。彼阿淚吒者。卽我身是。我於彼世。以少稗糜。施辟支佛。緣是以來。九十一劫。生天人中。無所乏少。又像法決疑經云。若檀越設食。召請衆僧。遣人防門。遮障比丘。及諸老病貧窮。乞人不聽入會。徒喪飲食。了無善分。又普廣經云。四輩弟子。若行齋戒。心當存想。請十方僧。不擇善惡。持戒毀戒。高下之行。到諸塔寺。請僧之時。僧次供養。無別異想。其福最多。無量無邊。若值羅漢四道果人。及大心者。緣此功德。受福無窮。一聞說法。可得至道。無上涅槃。又十誦律云。鹿子母。別請五百羅漢。佛言。無智不善。若於僧中。次請一人者。得大功德。果報利益。勝

道果一本  
作果道

別請五百羅漢。一切遠近無不悉聞。又請僧福田經及仁王經。種種訶責。不許別請。若別請者。是外道法。非七佛法。又梵網經云。若有檀越來請衆僧。客僧有利養。分僧房。主應次第差。客僧受請。而先住僧獨受請。而不差客僧。房主得無量罪。畜生無異。非沙門。非釋種。姓。犯輕垢罪。若佛子。一切不得受別請。利養入己。而此利養。屬十方僧。而別受請。即取十方僧物。入己用者。犯輕垢罪。若有出家在家。一切檀越。請僧福田。求願之時。應入僧房。問知事人。今欲次第請者。即得十方賢聖僧。而世人別請五百羅漢。菩薩僧。不如僧次。一凡夫僧。若別請僧者。是外道法。七佛無別請法。不順孝道。若故別請僧者。犯輕垢罪。又智度論云。如有富貴長者。信樂衆僧。白僧執事。我次第請僧於舍。食日。日次請。乃至沙彌。執事不聽。沙彌受請。諸沙彌言。以何意。故不聽沙彌。答言。以檀越不喜請年少。故便說偈言。

鬚髮白如雪。齒落皮肉皺。僂步形體羸。樂請如是事。

諸沙彌等。皆是大阿羅漢。如打師子頭。欬然從座起。而說偈言。

檀越無智人。見形不取德。捨是耆年相。但取老瘦黑。

上尊者年之相者。如佛說偈云。

所謂長老相。不必以年者。形瘦鬚髮白。空老內無德。能捨罪福果。

精進行梵行。已離一切法。是名為長老。

是時沙彌復作是念。我等不應坐觀檀越。量僧好惡。即說偈言。

讚歎訶罵中。我等心雖一。是人毀佛法。不應不救護。當疾到其舍。

以法教語之。我等不度者。是則為棄物。

即時諸沙彌自變其身。皆成老年。

鬚髮白如雪。秀眉垂覆眼。皮皺如波浪。其脊曲如弓。兩手負杖行。

次第而受請。舉身皆振掉。行止不自安。譬如白楊樹。隨風而動搖。

檀越見此輩。歡喜迎入坐。

坐已須臾。頃還復年少。檀越驚怖言。

如是耆老相。還變成少身。如服還年藥。是事何由然。

諸沙彌言。汝莫生疑。平量是事。甚可傷感。故現是化。汝當深識之。聖衆不可量。如偈說曰。

譬如以蚊蚋。猶可測海底。一切天與人。無能量僧者。僧以功德貴。

猶尚不分別。而汝以年歲。稱量諸大德。大小生於智。不在於老少。

有智勤精進。雖少而是老。懈怠無智慧。雖老而是少。

汝今平量僧。是則為大失。如欲以一指。測知大海底。為智者之所笑。汝不聞佛說。四事雖小。而不可輕。太子雖小。當為國王。是不可輕。蚍子雖小。毒能殺人。亦不可輕。小火雖微。能燒山。

野亦不可輕。沙彌雖小得聖神通。最不可輕。檀越聞是事已。見是神通力。身驚毛豎。合手白。諸沙彌言。諸聖人等。我今懺悔。我是凡夫。心常懷罪。今欲請問於佛僧寶中。信心清淨。何者。福勝答言。我等初不見佛僧寶中。有增減。何以故。如佛一時入舍婆提城。乞食。有婆羅門姓。婆羅墮。逝佛數數。到其家乞食。心作是念。是沙門。何以來數數。如負其債。佛時說偈言。

時雨數數墮。五穀數數成。數數修福業。數數受果報。數數受生法。故受數數死。聖法數數成。誰數數生死。

婆羅門問。是偈已。大聖具知我心。慚愧取鉢入舍。盛滿美食。以奉上佛。佛不受。作是言。我為說偈。故得此食。我不食也。婆羅門言。是食當與誰。佛言。我不見天及人。能消是食者。汝持去。置少草地。若無蟲水。中即如佛。敬持食。著無蟲水中。水即大沸。煙火俱出。如投大熱鐵。婆羅門見已。驚怖言。未曾有也。乃至食中。神力如是。禮佛懺悔。乞出家受戒。漸漸斷結。得阿羅漢道。復有摩訶儒曇彌。以金色。上上寶衣。奉佛。佛勸施。僧能消。能受。故知佛寶僧寶。福無多少。故說偈言。

若人愛敬佛。亦當愛敬僧。不當有分別。同皆為寶故。

又法句喻經。世尊說偈云。

人當念有意。每食自知少。從是痛用薄。節消而保壽。

又雜譬喻經云。昔者舍衛國有一貧家。庭中有蒲萄樹。上有數種念。施道人。時國王先前請食一月。是貧家力勢不如王。正惡一月。乃得一道人。便持施之。語道人言。念欲施來。已經一月。今乃得。道人語優婆夷。已一月中。施優婆夷言。我但施一穗蒲萄。那得一月施耶。道人言。但一月中。念欲捨施。則為一月也。



校法苑珠林卷第四十二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受請篇第三十九之二

聖僧部第三

自大覺泥洹法歸衆聖。開士應真道務未致。並飛化衆刹隨緣攝誘。感殊則同室天隔。應合則異境對顏。宋泰始之末。正勝寺釋法顯。正喜寺釋法鏡等。始圖畫聖僧。列坐標擬。迄至唐初。函降靈瑞。或足趾顯露。半現於柱間。或植杖遺跡。印陷於平地。所以梁帝聞而讚悅。敬心翹仰。家國休感。必於齋供。到永明八年。帝躬弗念。雖和鵠薦術。而齒枕猶滯。乃結心發誓。歸命聖僧。勅於延昌殿內。七日祈請。供飯諸佛及衆聖賢。齋室嚴峻。輕塵不動。七日將滿。方感靈應。乃有天香妙氣。洞鼻徹心。映蔽燻爐。無復芳勢。又足影屣跡布滿堂中。振錫清越。響發關外。覩蹤聞香。皆肅然魂聳。時有徐光顯等十有餘人。咸同見聞。登共奏啓。於是齋坐既畢。而御階康復。所以徧朝歸。依明驗神應。其後徐光顯等。道俗數人。設齋奉請。並有徵瑞。聖人通感。不可備載。如昔有樹提伽長者。造栴檀鉢。著絡囊中。懸高象牙。杖上作是言。若沙門婆羅門。不以栴檀能得者。即與之。諸外道知欲現神通。無智挑頭而去。賓頭盧聞是事。問目連言。實爾不。答言。實爾。汝師子吼中第一。便往取之。其目連懼佛。教不肯取。賓頭盧即往其舍。

念一本作念○枕一本作○

諸下一本有○內字○無智一本作力一字

上一本作中

入禪定。便於座上。一申手取鉢。依四分律。當時坐於方石。縱廣極大。透身飛空。得鉢已還。去佛聞訶責。云。何比丘。爲外道鉢。而於未受戒人前。現神通力。從今盡形。擯汝不得住。閻浮提。於是賓頭盧。如佛教勸。往西瞿耶尼。教化四衆。廣宣佛法。閻浮提四部弟子。思見賓頭盧。白佛。佛聽還座。現神足。故不聽。涅槃勸。令爲末世四部衆。作福田。其亦自誓。三天下有請悉赴。又阿育王經。海意比丘。從錢乘空。爲王說偈云。

汝身同人身。汝力過人力。應令我知之。爲汝作神力。

王發心請四方僧。說偈云。

有諸阿羅漢。當來攝受我。我請阿羅漢。當悉來此處。

故依請賓頭盧經云。如天竺優婆塞國王長者。若設一切會者。常請賓頭盧。頗羅情誓阿羅漢。賓頭盧者。字也。頗羅情誓者。姓也。其人爲樹提長者。現神足。故佛遇之不聽。涅槃勸。令末法四部衆。生作福田。請時於靜處。燒香禮拜。向天竺摩梨山。至心稱名言。大德賓頭盧。頗羅情誓。受佛教勸。爲末法人。作福田。願受我請。於此處食。若新作屋舍。亦應請之。願受我請。於此舍牀敷。上宿。若普請衆僧。澡浴時。亦應請之。言。受我請。於此洗浴。及未明前。見香湯灰水。澡豆楊枝。香油調和冷暖。如人浴法。開戶請入。然後閉戶。如人浴訖。頃衆僧乃入。凡欲會食。澡浴。要須一切請僧。至心求解脫。不疑不昧。信心清淨。然後可屈。近世有一長者。聞說賓頭

註次同○  
無施字  
布下一本

盧大阿羅漢。受佛教勅。爲末法人。作福田。卽如法施設大會。至心請寶頭盧。毘毘下。徧敷好華。欲以除之。大衆食訖。發毘毘華。皆恭黃。懊惱。自責。不知過所。從來更復精竭。密問經師。重設大會。如前布施華。亦復皆恭。復更傾竭。盡家財產。復作大會。猶亦如前。懊惱。自責。更請百餘法師。求請所失。懺謝罪過。如向上座一人。年老。四布悔。其懺各上座告之。汝三會請我。我皆受請。汝自使奴門中見。遮以我年老。衣服弊壞。謂是被擯。賴提沙門不肯見前。我以汝請。我欲強入。汝奴以杖打我頭。破額。右角。瘡是。第二會亦來復不見前。我欲強入。復打我頭。額中瘡是。第三會復亦來如前。被打頭。額左角。瘡是。汝自爲之。何所懊惱。言已不現。長者乃知。是寶頭盧。自爾已來。諸人設福。皆不敢遮門。若得寶頭盧來。其坐處。華即不萎。若新立房舍。牀榻。欲請寶頭盧時。皆當香湯灑地。然香油燈。新牀新褥。褥上稱綿數之。以白練覆上。初夜如法請之。還閉房戶。慎勿輕慢。窺看。皆各至心。信其必來。精誠感徹。無不至也。來則褥上現有臥處。浴室亦現。用湯水。處受大會。請時。或在座上。或在中座。或在下座。現作隨處僧形。人求其異。終不可得。去後。見坐處。華不萎。乃知之矣。

全一本作  
令

大小並共虔誠。預前七日。已來。發此重心。若是貧家。無好香華。復無安置之處。然須臨時。斟酌。僧未坐前。先上好處。安置佛座。掃灑如法。其次好處。安置聖僧座。敷設輒物。新白淨者。布綿在上。若施主心重。有威。食訖。候看。似人坐處。卽知報身來赴。若無相現。但化身來。若全輕慢。報化俱不至。其座不得彩畫。錦綺綾羅。金銀雜飾。及散華置上。雖是羅漢。然共凡僧。同受二百五十別解脫戒。所以不受雜絲金銀等物。若是諸佛菩薩大乘之人。非局出家相者。所以得受種種供養。安聖僧座。及以獻食。亦不得越過尺六。高處安置。尺六已下。如法僧座。則得。亦不得作塑形聖僧。在座安僧。備報身自來。豈可推却。如塑像而坐。亦不得在寺。將常住僧器。盛食。恐報身來。不可觸僧淨器。而食。若用鉢盂。及俗盤器。獻者。卽通化報。最爲如法。若有聖僧。錢還入聖僧。用將置鉢盂。匙箸銅盃手巾。及將買上好盤器皿。背上朱書題字。記之。餘人不。敢雜用。日別隨家常食。每旦及午。盛食。常獻佛及僧。豈非好事。更有餘錢。買取一胡牀。及一油單。食訖。澡豆淨洗。置故牀上。以油氈覆之。日別如是。表供養三寶。心常不絕。大得功德。若多得錢。卽如西國寺法。及俗人舍空靜上處。爲聖僧造房堂。隨四時冬夏。安物供養。若在夏內。堂內日別。敷好淨席。襯身單。敷銅盆銅瓶。澡豆淨巾。若至午前。並獻飲食。夜中。然燈燒香。隨心量力。如法供養。若至冬寒。安被厚帳。既燴炭火。湯水燈明。隨時供養。縱有餘長。聖僧錢財。不得將入別僧。乃至常住。僧用。亦不得入佛法。用。亦不得作別聖僧形。數見有人。索聖

肥一本作

校

僧錢彩畫佛形及四壁畫。聖僧迦葉阿難等形。以資頭盧羅漢聖人現在不入涅槃。既不得聖僧囑授進止。豈得互用。浪將別入。若已用者。並須倍還。不還得罪。故四分律云。許此處不得異處。得罪人。如似已物。他人不問。已身上來。所進。並依經律。聖意錄之。不得不行。三寶物重。不得互用。恐差之。毫毛失之。千里誠言。不墜省己用之。故梁武帝時。漢國大德英儒。共請西域三藏。纂集聖僧法用。翻出五卷。如前所述。並亦同之。

施食部第四

如涅槃經云。因曠野鬼神。為受不殺戒。已上不食肉。故氣力虛弱。命欲將終。佛告鬼言。我勸聲聞弟子。隨有佛法處。悉施汝等食。若有住處不能施者。是魔眷屬。非我弟子。真聲聞也。然出衆生食時。須有分齊。若食他施主食。即須依五分律云。若與乞兒鳥狗等。並應量已分內減施與之。不得取分外。施比見道俗。至於上。施主儉約。不與妻兒。先供衆僧。將為福田。何等不食。前食多少。約又十二頭陀經云。若得食時。應作是念。見渴乏衆生。以一分施之。我為施主。彼為受者。施已作是願言。令一切衆生。與福救之。莫墮饑餓。持至空靜處。減一段。若淨石上。施諸禽獸。亦如上願。正欲食時。作是念言。身中有八萬戶蟲。蟲得此食。皆悉安隱。我今以食施此諸蟲。後得道時。當以法施汝。是為不捨衆生。又涅槃經云。佛告大衆。世人多有發意求願者。後布施之日。不計多少。趣使充饒。事業畢竟。殘有餘饌。噉食不盡。皆當送與守寺中。持法沙門。

種於一木  
作種樹

衆僧自共分之。以出物時。當望生福。不應各各競分。歸與妻子。是為種於石上。根株焦盡。終無生時。今以布施者。餘福重。以施僧。是為施一得萬倍報。又四分律。施僧粥。得五種利益。一除餓。二除渴。三消宿食。四大小便調適。五眼目精明。僧祇律。施粥。得十種利益。故偈云。持戒清淨人所奉。恭敬隨時以粥施。十利饒益於行者。色力壽樂辭清辯。宿食風除。餓渴消。是名為藥。佛所說。欲生天人長壽樂。今當以粥施衆僧。又食施獲五福報。經云。佛告諸比丘。當知食以節度。受而不損。佛言。人持飯食。施人有五功德。令人得道。智者消息。意度弘廓。則獲五福。何等為五。一曰施命。二曰施色。三曰施力。四曰施安。五曰施辯。何謂施命。人不得食時。顏色顛頓。不可顯示。不過七日。奄忽壽終。是故智者則為施食。其施食者。則為施命。其施命者。世世長壽。生天世間。壽命延長。不中夭殤。自然福報。財富無量。是為施命。何謂施色。人不得食時。顏色顛頓。不可顯示。是故智者則為施食。其施食者。則為施色。其施色者。世世端正。生天世間。顏色暎暎。人見歡喜。稽首作禮。是為施色。何謂施力。人不得食時。身羸意弱。所作不能。是故智者則為施食。其施食者。則為施力。其施力者。世世多力。生天人間。力無等雙。出入進止。力不耗減。是為施力。何謂施安。人不得食時。心愁身危。坐起不定。不能自安。是故智者則為施食。其施食者。則為施安。其施安者。世世安隱。生天人間。不遇衆殃。其所到處。常遇賢良。財富無量。不中夭殤。是為施安。何謂施辯。人不

得食時。身羸意弱。口不能言。是故智者則為施食。其施食者。則為施辯。口說法利。無所質礙。慧辯通達。生天世間。聞者歡喜。靡不稽首。聽採法言。是為五福食之報也。又增一阿含經云。施有五事。名為應時。一遠來。二遠去。三病時。四冷熱時。五初得果。若得新穀。先與持戒精進人。然後自食。又施有三法。一送食。至寺名上。就舍供養名中。造舍乞施。發心供養名下。又長阿含經云。佛命阿難。吾渴欲飲。汝取水來。阿難白言。向有五百乘車。於上流度。水濁未清。可以洗足。不中飲也。如是三勸阿難。汝取水來。阿難白言。今拘孫河去。此不遠。清冷可飲。亦可澡浴。時有鬼神。居在雪山。篤信佛道。即以鉢盛八種淨水。奉上世尊。佛為慰彼。故為受之。

食時部第五

問曰。何名食時。何名過時。答曰。依四分律云。謂明相出時。始得食。粥。明相未出。乃至日中。案此。午時為法。即是食時。依宿祇律云。過此午時。影一四天下。准此。皆同。故毗羅三昧經。世尊為法惠菩薩。說云。食有四種。且天食時。午法食時。暮畜生食時。夜鬼神食時。佛斷六趣。因令同三世佛。故日午時。是法食時也。過此已後。同於下趣。非上食時。故曰非時也。十誦律云。唯天得過中。食無罪。又十誦律云。有閻浮比丘。至西拘耶尼。用閻浮提時。拘耶尼比丘。往餘三方。亦如是。若此間宿。則用此間時。若在彼宿。則用彼間時。餘三方亦爾。故摩德勒伽論。問頗有非時食。不犯耶。答曰。有。若住北鬱單越。用彼食時。不犯。餘方亦爾。若在閻浮日。正午時。北方是夜半。

東方是日沒。西方是日出。餘方互轉。可知。又薩婆多論曰。釋時有四。一始從日出。乃至日中。其明轉熾。名之為時。從中已後。至後夜分。其明滅沒。故名非時。二從旦至中。是作食時。乞不生惱。故名為時。從中已後。至於夜分。是俗人離會遊戲之時。入村乞食。多有觸惱。故名非時。三從旦至中。俗人作務。姪亂未發。乞不生惱。故名為時。從中已後。事務休息。姪戲言笑。入村乞食。喜被諍謗。故名非時。四從旦至中。是乞食時。得食濟身。專心修道。事順應法。故名為時。從中已後。宜應修道。非乞食時。故名非時。

食法部第六

如大遺教經云。比丘欲食時。當為檀越。燒香。三頌讚揚。布施。可食美食。又從上座。教言。道士各自出。澡。手。漱口。已。還各就座。而坐。各說一偈。以隨次起。不得踰越。又增一阿含經云。若有設供者。手執香鑪。而唱時。至佛前。香為佛使。故須燒香。徧請十方。既知燒香。本經云。凡夫心隔。切凡聖。表呈願事。騰空普赴。正行香作。明時。一切道俗。依此。嚴經。各說一偈云。

戒香定香解脫香 光明雲蓋徧世界 供養十方無量佛 見聞普熏證寂滅

又三千威儀經云。坐受香。亦得。為女人。行香。恐觸手。染着。故開坐。受香。子行香。女人受香。翻前。即是。述曰。若得衣食。不簡精麤。但得支濟身命。令得修道。便合佛意。如膏車。須油。何簡精妙。但令運轉。得達前所。即是佳事。故雜寶藏經。世尊說偈云。

寫馬婆一本作發馬

為法供養志在佛道一本作志在佛道為法供養

念一本作臥

寫羅一本作羅羅

迹一本作亦

受一本作授

取上一本無食字

此身猶如車。好惡無所擇。香油及臭脂。等同於調利。又智度論云。食為行道。不為益身。如駕馬。象。猪。無異。若初得食時。先獻三寶。後施四生。故華嚴經偈云。

若得食時。當願眾生。為法供養。志在佛道。

又優婆塞戒經云。若自造作衣服鉢器。先奉上佛。并令父母師長和尚。先一受用。然後自服。若上佛者。以華香。臚。凡所食。噉。要。先施於沙門梵志。然後自食也。正下食時。復須作念。初下一匙飯時。願斷一切惡。盡下第二匙時。願修一切善。滿下第三匙時。願所修善。根。廻施眾生。普共成佛。若不能口口作念。臨欲食時。總作一念。亦得。故摩訶勒伽論云。若得食時。口口作念。得衣時。著著作念。入房時。入入作念。若鈍根者。總作一念。故華嚴經第六卷。菩薩有一百四十願。凡所施為。皆誦偈念。如此食者。非有煩惱。利生物善。故增一阿含經云。施中上者。不過法施。業中上者。不過法業。思中上者。不過法思。若過分飽食。則氣急。身滿。百脉不通。令心塞塞。坐念不安。若限分少食。則身贏。心懸。意慮無固。故增一阿含經偈云。多食。致患苦。少食。氣力衰。處中而食者。如秤無高下。薩遮尼乾子經偈云。噉食太過。人身重多。懈怠。現在未來世。於身失大利。睡眠自受苦。

亦惱於他人。迷悶難寤寐。應時籌量食。

迹。所以出家之人。欲食之時。先以淨手。從他受者。為出家高勝。不同凡下。故須受已而食。故薩婆多論云。比丘受食。凡有五意。一為斷竊盜。因緣。故。自取而食。二為作證明。故。不于比丘。三為止誹謗。故。非是。高勝。四為成。少欲知足。故。非若。當不受。五為生他信敬。心。故。外道。生信。如昔。有一比丘。與外道。共行。止一樹下。樹上有果。食時。將到。外道語比丘云。上樹取果。比丘言。我戒法中。不得自搖樹。落果。外道問已。樹過。人不應上。又語比丘言。何不搖樹取果。比丘言。我戒法中。不得自搖樹。落果。外道問已。自上樹取果。擲地與之。語比丘言。取果食。比丘言。我戒法中。不得不受。而食。外道下樹取果。授與比丘。外道既見如此。於一果上。尚有如此法用。何況出世之法。外道遂生信敬。心。知佛法清淨。不同外道。於是。即隨比丘。於佛法中。出家修道。尋得漏盡。又舍利弗問經云。佛言。外道梵志。尚知受食取。況我弟子。而不受食。但一切諸物。不得不受。唯除生寶及施女人。若作法者。猶應授與體上之衣。若貯金器。受則制施。又十誦律云。舍衛國中。摩訶迦羅比丘。受一切糞掃衣。食有死人處。衣食。皆取持至水上。淨洗。已。不受便食。常在死人處。住。有疫。病。時。便不入城。時。人皆謂。噉死人肉。惡名流布。諸比丘。自佛集。比丘僧制云。從今。諸比丘。不受食。旁口中。得罪。又大方等陀羅尼經云。又受食時。莫視女色。但自念言。我。心中。毒箭。當云。何。援用。視女色。為。我。從無始。世來。坐。以女色。墮於三塗。無有出期。觀諸六塵。亦應如是。我諸弟子。

不應著此。如是諸賊喪人善功。

述曰。一切僧食並須平等。無間凡聖上下均普。故僧祇律云。若檀越行食多與上座者。上座應問。一切僧盡得爾許。不答止上座得耳。應言一切平等。與若言盡得者。應受。僧上座法不得隨下便食。待行徧唱等供已。然後得食。上座之法當徐徐食。不得速食。竟在前出去。應待行水隨順。祝願已。然後乃出。又處處經云。佛言。中後不食。有其五福。一者少淫。二者少臥。三者得一心。四者無有下風。五者身得安隱。亦不作病。是故沙門知福不食。

述曰。若於食長食。增加煩惱。即須觀厭。作不淨之想。故智度論云。說食狀想者。當觀是食從不淨生。如肉從精血水道生。是為膿蟲住處。如酥乳酪血變所成。與爛膿無異。厨人汗垢種種不淨。若著口中。腦有爛涎。二道流下。與唾和合。然後成味。其狀如吐。從腹門入地。持水爛風動火煮。如釜熟糜。滓濁下沉。清者在。上。譬如釀酒。滓濁為尿。清者為尿。脣有三孔。風吹臑汁散入百脉。與先血和合。凝變為肉。從新肉生。脂骨髓從是。中生身根。從新舊肉合生。五情根。從此五根生。五識。五識次第生意識。分別取相。等量好醜。然後生我。我所心等。諸煩惱及諸罪業。復次思惟。此食工夫甚重。計一鉢之飯。作夫流汗。集合量之。食少汗多。此食辛苦如是。入口即成不淨。宿昔之間。變為屎尿。本是美味。惡不欲見。行者自思。如此弊食。我若貪著。當墮三塗。如是觀食。當狀五欲。譬如有一婆羅門。修淨潔法。有子。緣故到不淨國。自思。我當

傳一本作  
腰

傳一本作  
拈○麩一  
本作餅

云何得免不淨。唯當乾食。可得清淨。見一老母賣白髓餅。而語之言。我有因緣。住此百日。常作餅送來。多與汝。價老母日日作餅送之。婆羅門貪著飽食。歡喜。老母作餅初時白淨。後轉無色無味。即問老母。何緣爾耶。母言。癯瘠差故。婆羅門問。此何謂耶。母言。我大家夫人隱處生癯。以麵酥傅之。癯熱膿出。和合酥麩。日日如是。以此作餅與汝。是以餅好。今夫人癯差。我當何處更得。婆羅門聞之。兩拳打頭。椎背乾嘔。我當云何破此淨法。我爲了矣。棄捨緣事。馳還本國。行者亦爾。著是飲食。歡喜樂。不觀不淨。後受苦報。悔將何及。

食訖部第七

如波離論云。出家僧尼白衣等。齋訖不用澡豆末。豆摩等。用澡豆末者。皆不成齋。如過去有比丘。字蓮提。六十歲。持齋戒不闕。唯一日食用巨摩豆屑等。成齋。若不爾者。皆不成齋。律儀云。巨摩者。牛糞是也。若依此經。豈用牛糞淨口耶。依耶舍法師傳記云。西方俗人外道等。宗事若依四分律等。但梵天牛等。以此二事能生萬物。發育人民。故將牛糞以淨道場。佛隨俗法。亦以爲淨。然不用淨口耶。若依四分律等。但譏行住坐臥四種威儀。食五正食。四相不乖。便成齋法。不論澡豆淨口。成齋。時節若過。威儀若失。縱用澡屑。亦不成齋。又善見論云。齋已吐食。未出咽喉。還咽無犯。若出還咽。犯罪。又僧祇律云。食已若渴。佛令取一切穀豆麥。煮不破者。非時取汁得飲。若酥油蜜及石蜜。諸生果汁等。要以水淨得飲。若器底殘水。被雨漚。亦名爲淨。善見論云。舍樓伽果漿。澄汁。使清。非時得飲。根是摩德勒伽論。沙糖漿。亦得非時飲。僧祇律云。人有四百四病。風大百一用油脂治。

水病一本  
作水大

之。火大熱病百一用酥治之。水病百一用蜜治之。雜病百一隨用上三藥治之。十誦律云。石蜜非時不得輒噉。有五種人得非時食。謂遠行人。病人。不得食人。食少人。若施水處和水得飲五分律云。聽饑渴二時得飲。蜜酥油等亦不得食。僧祇律云。胡椒畢鉢。薑梨勒等。此藥無時食和者。聽非時服。又四分律云。一切苦辛酸甘等。不任為食者。聽非時盡形作藥服。善見論云。一切樹木及果根莖枝葉等。不任為食者。並得作盡形藥服。述曰。比見諸人。非時分中食於時食。何者是耶。謂邊方道俗等。聞律開食。果汁漿。遂即食。乾棗汁。或生梨葡萄石榴。不搗汁飲。并子總食。雖有搗汁。非澄使清。取濁濃汁。并滓而食。或有開開食。舍樓伽果漿。以患熱病。遂取生藕并根。生食。或有取清飯漿。飲或身無饑渴。非時食。酥油蜜石蜜等。或用杏人煎作稠湯。如此。匿者非一。不可具述。若准十誦。非前遠行等。五種之人。不得輒食。食便破齋。見數犯者多。故別疏記。

呪願部第八

如佛本行經云。爾時世尊日在東方。着衣持鉢。諸比丘僧左右圍繞。佛為衆首。來至輪頭檀王宮內。到已。坐於所設佛座。諸比丘僧各各依次如法而坐。爾時輪頭檀王以佛為首。諸比丘僧次第坐已。自手行諸微妙飲食。盡其種數。食已。於時世尊教化輪頭檀王。令其解悟。生歡喜已。從座而起。還歸本處。又十誦律云。有比丘受他請食。默然入。默然去。諸居士呵責云。

說一本作  
呪下皆同

我等不知食好不好。諸比丘白佛言。從今食時。應為施主。明讀呪願。不知誰作。佛言。上座作。若上座不能。次第能者。應作。故僧祇律。上座應知。前人為何等。施當為應時。呪願。若為亡人。施福者。應如是。呪願云。

一切衆生類。有命皆歸死。隨彼善惡行。自受其果報。行惡入地獄。為善者。生天。善能修行道。漏盡得泥洹。若生子。設福者。應如是。呪願云。

童子歸依佛。如來毗婆施。尸棄毗葉婆。拘樓拘那含。迦葉及釋迦。七世大聖尊。譬如人父母。慈念於其子。舉世之樂具。皆悉欲令得。令子受諸福。復倍勝於彼。家家諸眷屬。受樂亦無極。若入新舍。設供者。應如是。呪願云。

屋舍覆陰施。所欲隨意得。吉祥賢聖衆。處中而受用。世有黠慧人。乃知於此處。請持戒梵行。修福設飲食。僧口咒願故。宅神常歡喜。善心生守護。長夜於中住。若入於聚落。及以曠野處。若晝若於夜。天神常隨護。

若估客欲行設福者。應如是。呪願云。

諸方皆安隱 諸天吉祥應 聞已心歡喜 所欲皆悉得 兩足者安隱  
四足者亦安 去時得安隱 來時亦安隱 夜安晝亦安 諸天常護助  
諸伴皆賢善 一切悉安隱 康健賢善好 手足皆無病 舉體諸身分  
無有疾苦處 若有所欲者 去得心所願 若為娶婦施者應如是祝願云

女人信持戒 夫主亦復然 由有信心故 能行修布施 二人俱持戒  
修習正見行 歡樂共作福 諸天常隨護 此業之果報 如行不費糧  
若為出家人布施者應如是祝願云 持鉢家家乞 值贖或遇喜 將適護其意 出家布施難

故五分律云。上座齋了量其前事。為檀越呪願。食施得具足。果又增一阿含經。世尊為女施  
園果施清涼 橋梁度人民 近道作園圃 人民得休息 晝夜獲安隱  
其福不可量 諸法戒成就 處必生天上 施福部第九

如百緣經云。佛在世時。王舍城中有一長者。財寶無量不可稱計。其婦生女。尋即能語。家中  
自然百味飲食皆悉備有。時父母見其如是。謂是非人毗舍闍鬼。畏不敢近。時彼女子見其  
怖畏。合掌向母而說偈言 願母聽我語 今當如實說 實非毗舍闍 及諸餘鬼等 我今實是人  
業行相逐隨 善業因緣故 今獲如是報

爾時父母聞女說偈。喜不自勝。尋前抱取乳哺養育。因為立字。名曰善愛。時彼女子見母歡  
喜。合掌白母言。為我請佛及比丘僧。尋即與請百味飲食皆悉充足。即於佛前渴仰聞法。佛  
即為說得須陀洹。後求出家。佛告善來比丘尼。頭髮自落。法服着身。成比丘尼。精勤修習得  
阿羅漢果。諸天世人所見敬仰。爾時世尊將千二百五十比丘詣於他邦。到曠野中。食時已  
至。告善愛尼言。汝今可設飲食供養佛僧。取佛鉢。擲虛空中。百味飲食自然盈滿。如是次  
第取千二百五十比丘鉢。飯亦皆滿。都令豐足。阿難見已。歎未曾有。請佛說本因緣。佛告阿  
難。此賢劫中有佛出世。號曰迦葉。若衣持鉢。將諸比丘入城乞食。次到大長者家。設諸餽饌。  
欲請賓客。客未至頃。有一婢使見佛及僧在於門外乞食。立住不白。大家取其飲食。盡持施  
與佛及衆僧。後客來坐。勸彼婢言。辨設食來。婢答大家。今有佛僧在其門外乞食。立住。我持  
此食用布施。盡大家聞已。尋用歡喜。即語婢言。我等今者。值是福田。汝能持此飯食。施與。快  
不可言。我今放汝隨意。所求婢答大家。若見放者。聽在道次。尋即聽許。作比丘尼。一萬歲中



起下一本  
無字

四上一本  
有信字

精勤無替。便取命終。不墮惡趣。天上人中百味。飲食應念。即至今得。值我出家得道。比丘聞已。歡喜奉行。又百緣經云。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夏安居竟。將諸比丘。欲遊行他國。時頻婆娑羅王。將諸群臣。出城遙望。如來來受我供。爾時世尊。遙知王意。深生渴仰。及比丘僧漸欲遊行。詣摩竭提國。值諸群鳥。中有鷄鷄子。王遙見佛來。飛騰虛空。逆道奉迎。唯願世尊及比丘僧。悲哀憐愍。詣我林中。受一宿。請佛。即然可。時鷄鷄王。知許可已。還歸本林。勸諸鷄鷄。各來奉迎。爾時世尊。將諸比丘。詣鷄鷄林。各敷座。具在於樹下。坐禪思惟。時鷄鷄王。見佛比丘。寂然宴坐。甚懷喜悅。通夜翔。遂佛比丘。四向顧視。無諸師子虎狼禽獸。及以盜賊。觸惱世尊。比丘僧。至明清旦。世尊進引。鷄鷄歡喜。在前引導。向王舍城。白頻婆娑羅王言。世尊今者將諸比丘。遂來在近。唯願大王。設諸餽。逆道奉迎。時王聞語。已勅設餽。執持幢旛。香華伎樂。將諸羣臣。逆道奉迎。時鷄鷄王。於其夜中。即便命終。生切利天。忽然長大。如八歲小兒。便作是念。我造何福。生此天上。尋自觀察。知從鷄鷄。由請佛故。一宿止住。得來生此。我今當還報世尊。恩頂戴天冠。著諸纓絡。莊嚴其身。寶持香華。而供養佛。却坐一面。佛即為其說四諦法。心開意解。得須陀洹果。遂佛三匝。還歸天上。時諸比丘。白佛言。今此天子。宿造何業。生鷄鷄中。復修何福。得生天上。來供養佛。聞法獲果。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此賢劫中。波羅奈國。有佛出世。號曰迦葉。於彼法中。有一長者。受持五戒。便於一時。毀犯一戒。故生鷄鷄中。

高一本作  
出○不傷  
損一本作  
出一字○  
無下一本  
無有字

餘四完具。今得值我。出家得道。佛告諸比丘。欲知彼時。優婆塞者。今鷄鷄是。聞佛所說。歡喜奉行。又付法藏經云。昔過去九十一劫。毗婆尸佛入涅槃後。有一比丘。甚患頭痛。薄拘羅爾時作一貧人。見病比丘。即便持一阿梨勒果。施病比丘。比丘服訖。病即除愈。緣施藥故。九十一劫天上人中。受福快樂。未曾有。病最後生一婆羅門家。其母早亡。父更聘妻。拘羅年幼。見母作餅。從母索之。後母嫉妬。即捉拘羅。擲置鐵上。鐵雖熾熱。不能燒害。父從外來。見薄拘羅在熱鐵上。即便抱下。母於後時。釜中煮肉。時薄拘羅從母索肉。母益瞋恚。尋擲釜中。亦不燒爛。父覓不見。即便喚之。拘羅聞喚。釜中而應。父即抱出。平復如故。母後向河拘羅。逐去。後母瞋恚而作是言。此何鬼魅妖祥之物。雖復燒煮。不能令死。即便捉之。擲置河中。值一大魚。即便吞食。以福緣。故猶復不死。有捕魚師。捕得此魚。詣市賣之。索價既多。人無買者。至暮欲臭。薄拘羅父見。即隨買。持來歸家。以刀破腹。兒在魚腹。高聲唱言。願父安座。勿令傷兒。父聞魚腹抱兒。而不傷損。年漸長大。求佛出家。得阿羅漢果。從生至老年百六十。未曾有。病乃至無有。身熱頭痛。由施藥。故得是長壽。五處不死。鐵鏃不焦。釜煮不爛。水溺不死。魚吞不消。刀割不傷。以是因緣。智者應當作如是事。又十誦律云。時王舍城中。有居士名尸利仇多。大富多財。是外道婆羅門弟子。此人每疑沙門。瞿曇有一切智。不行到佛所。自言沙門瞿曇。明日我舍食。佛以彼應度。故默然受請。時居士還到舍。於外門間。作大火坑。令火無煙。欲以沙覆上。

不一本作

從後一本  
作後從

即入舍敷不織坐牀。又以毒和食。心生口言。謂若是一切智人。當知此事。若非一切智人。當墮此坑。及中毒死。遣使白佛言。飲食已辦。佛語阿難。令諸比丘。皆不得先佛前行時。佛着衣持鉢前行。比丘從後入戶。利仇多舍。佛變火坑作蓮華池。滿中淨水。既甘而冷。種種蓮華。徧覆水上。時佛與僧皆行華葉上。入舍坐不織牀。變令成織。告戶利仇多。當除心中疑。我實是一切智人。是居士見二神力。信心即生。尊重於佛。又手白佛言。此食毒藥不堪。佛食。佛言。但施此食。僧不得疾。佛告阿難。僧中宣令。未唱等供。一不得食。是時佛祝願。姪欲瞋恚愚癡。是世界中。毒。佛有實法。除一切毒。以是實語。故毒皆得除。食即清淨。是時居士行澡水。手自樹酌。衆僧飽滿。竟洗手執鉢。居士取小坐具於佛前坐。聽法。即於坐處。得法眼淨。佛還已。以是事集。僧告言。從今不得在佛前行。及和尙師僧上座前行。未唱等供。不得食也。又摩得勒伽論云。衆僧行食時。上座應語。一切平等。與使唱僧。既然後俱食。頌曰

法會設佳供。齋日感神靈。普召無別請。客主發休禪。凡聖俱晨往。

感應緣 六驗

晉司空何充

晉尼竺道容

晉闕公則

晉南陽滕並

晉沙門仇那跋摩

梁沙門釋道琳

祝一本作  
平○勞上  
一本有徒  
字

晉司空盧江何充字次道。弱而信法。心業甚精。常於齋堂。置一空座。筵帳精華。絡以珠寶。設之積年。庶降神異。後大會道俗甚盛。坐次一僧。容服醜垢。神情低陋。出自衆中。逕昇其座。拱默而已。無所言說。一堂怪駭。謂其謬僻。充亦不悅。嫌於顏色。及行中食。此僧飯於高座。飯畢。提鉢出堂。願謂充曰。何俟勞精進。因擲鉢空中。陵虛而去。充及道俗。馳逐觀之。光儀偉麗。極目乃沒。退共惋恨。稽懺累月。

其一本作

云一本作  
在焉二字

晉尼竺道容。不知何許人。居于烏江寺。戒行精峻。屢有徵感。晉明帝時。甚見敬事。以華藉席。驗其所得。果不謬焉。時簡文帝事清水道。所奉之師。即京師所謂王濛陽也。第內具道舍。容丞開化。帝未之從。其後帝每入道屋。輒見神人。爲沙門形。盈滿室內。帝疑容所爲。因事爲師。遂奉正法。晉氏顯尙佛道。此尼力也。當時崇異。號爲聖人。新林寺。即帝爲容所造也。孝武初。忽而絕迹。不知所在。乃葬其衣鉢。故寺邊有塚云。

晉闕公則。趙人也。恬放蕭然。唯勤法事。晉武之世。死于洛陽。道俗同志。爲設會於白馬寺中。其夕轉經。宵分聞空中有唱讚聲。仰見一人。形器壯偉。儀服整麗。乃言曰。我是闕公則。今生西方安樂世界。與諸菩薩共來。聽經。合堂驚躍。皆得親見。時復有汲郡。衛士度。亦苦行居士也。師於公則。其母又甚信向。誦經長齋。常飯僧。時日將中。母出齋堂。與諸尼僧。逍遙眺望。忽見空中有一物。下正落。母前乃則鉢也。有飯盈焉。馨氣充教。闕堂肅然。一時禮敬。母自分行。

長齋下一  
本有家字

遺像一本  
作鴻像

並一本作  
普下皆同

齊一本作  
此

齊一本作  
此

齊人食之皆七日不餓。此鉢僧云尚存此土。度善有文辭作八關懺文。晉末齋者尚用之。晉永昌中死。亦見靈異。有造像者。作聖賢傳。具載其事。云度亦生西方。吳興王該曰。燭日關。登宵。術度繼軌。咸悟泊於無生。俱脫較以不死者也。

晉南陽滕並累世敬信。妻吳郡全氏尤能精苦。每設齋會。不逆招請。隨有來者。因留供之。後會僧數闕少。使人衢路要尋。見一沙門。蔭柳而坐。因請與歸。淨人行食。翻飯于地。傾箆都盡。罔然無計。此沙門云。貧道鉢中有飯。足供一衆。使並分行。既而道俗內外皆得充飽。消淨既畢。擲鉢空中。翻然上昇。極目乃滅。並即刻木作其形像。朝夕拜禮。並家將有凶禍。則此像必先倒踏云。並子合以蘇峻之功。封京興者也。沙門竺法進者。開度浮圖主也。聰達多知。能解殊俗之言。京洛將亂。欲處山澤。衆人請留。進皆不聽。大會燒香。與衆告別。臨當布香。忽有一僧來處上座。衣服塵垢。面目黃腫。法進怪賤。牽就下次。輒復來上。牽之至三。乃不復見。衆坐既定。方就下食。忽暴風揚沙。衆傾倒。法進懺悔。自責乃止。不入山。時論以爲世將大亂。法進不宜入山。又道俗至意苦相留。故見此神異。止其行意云。

宋仇那跋摩者。齊言功德種。罽賓王子也。幼而出家。號三藏法師。宋初來遊中國。宣譯至典。甚衆。律行精高。莫與爲比。惠觀沙門欽其風德。要來京師。居于祇洹寺。當時來詣者疑非凡人。而神味深密。莫能測焉。嘗赴請於鐘山定林寺。時諸道俗多採衆華。布僧席。下驗求異人。諸僧所坐。華同恭頓。而跋摩席華鮮榮。若初。於是京師欽然增加敬意。至元嘉八年九月十八日卒。都無病患。但結跏趺坐。歛狂叉手。乃經信宿。容色不變。于時或謂深禪。既而得遺書於篋下云。獲沙門二果。乃知其終。弟子侍側。並聞香煙。京師赴會二百餘人。其夕轉經。戶外集聽盈階。將曉而西南。上有雲氣勃然。俄有一物。長將一匹。遶屍而去。同集咸覩云。跋摩未亡時作三十偈。以付弟子。曰。可送示天竺僧也。右五驗出冥祥記

梁富陽齊堅寺有釋道琳。本會稽山陰人。少出家。有戒行。善涅槃法。華誦維摩經。吳國張緒禮事之。後居富陽縣泉林寺。寺常有鬼怪。自琳居之。則消滅。琳弟子惠詔。爲屋所壓。頭陷入。覺見帛上有三人迹。皆長三尺餘。衆咸服其徵感。富陽人始家家立聖僧座。以飯之。至梁初。琳出居齊熙寺。天監十八年卒。春秋七十有二。右一驗出梁高僧傳

訂校法苑珠林卷第四十二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 撰

輪王篇第四十 此有五部

述意部 會名部 七寶部 頂生部 育王部

述意部第一

蓋聞。飛行皇帝統御四洲。邊鄙逆命。則七寶威伏。十善引化。則千子感現。囊括遐邇。獨處中原。發慈父之撫育。感赤子之忠臣。世居久遠。貪逸彌繁。峻極威戎。遠思天報。於是行轉輪之猛。騰帝釋之宮。圖度非分。退失輪王之位。懷悲苦切。劇同塗炭之殃。哀斯痛矣。淚可嗟乎。

會名部第二

依真諦三藏法師云。於成劫時。人壽無量歲。於住劫時。人壽八萬歲。時有輪王出世。若減不出。輪王有三。一軍輪王。二財輪王。三法輪王。若減八萬財輪王不出世。所以然者。此王福德壽命長遠。即與壽相違。故不出世。若減法輪王出世。所以然者。如來大悲。令諸衆生。知苦無常。易可化。故出世也。故論云。劫減。佛與世。劫初轉輪王。唯彌勒佛出時。人民福德。二王俱出世也。財有四。一金輪王。則化被四天下。二銀輪王。則政隔北鬱單王。三天下。三銅輪王。則除北鬱單及西俱耶尼王。二天下。四鐵輪王。則唯局閻浮提王。一天下。若減八萬歲時。有軍輪

佛出下一本有世字

感現一本作威隨

王出以軍威伏。王一天下。即是阿育王等。如來為法輪王。言劫增轉輪王者。此據財輪王也。若論軍輪。故通劫減。鐵輪有二百五十。銅輪有五百。銀輪有七百五十。金輪有千。故仁王經云。道種堅德王。乘金輪王。四天下。性種性王。乘銀輪王。三天下。習種性王。乘銅輪王。二天下。以上十善。得王。乘鐵輪王。一天下。

七寶部第三

如長阿含經云。佛告比丘。世間有轉輪聖王。成就七寶。有四神德。云何成就七寶。一金輪寶。二白象寶。三紺馬寶。四神珠寶。五玉女寶。六居士寶。七主兵寶。云何金輪寶成就。若轉輪聖王出閻浮提地。剎利水澆。頭種。以十五日。滿時。沐浴。香湯。上高殿。上與姝女衆共相娛樂。天金輪寶。忽現在前。輪有千。輻。光色具足。天金所成。天匠所造。非世所有。輪徑丈四。輪王見已。默自念言。我曾從先宿諸舊。聞如是語。若剎利王水澆。頭種。以十五日。滿時。沐浴。香湯。升法殿。上。姝女圍遶。自然金輪。忽現在前。輪有千。輻。光色具足。天匠所造。非世所有。輪徑丈四。是則名為轉輪聖王。今此輪現。將無是耶。我今寧可試此。輪寶時。王即召四兵。向金輪寶。偏露右臂。右膝着地。以右手。摩捫金輪。語言。汝向東方。如法。而轉。勿違常則。輪即東轉。時王。即將四兵。隨其後。行。輪所住處。王即止駕。爾時。東方諸小王。見大王。至以金鉢。盛銀粟。銀鉢。盛金粟。來詣王。所拜首。自言。善哉大王。今此東方土地豐樂。多諸珍寶。人民熾盛。志

正一本作

性仁和慈孝忠順。唯願聖王於此治正。我等當給使左右承愛所治。當時輪王語小王言。止諸賢。汝等則為供養我。已。但當以正法治化。勿使偏枉。無令國內有非法行。身不殺生。教人不殺生。偷盜邪姪。兩舌惡口。妄言綺語。貪瞋疾妬邪見之人。此即名為我之所治。時諸小王聞是語。已。即從大王巡行諸國。至東海表。次行南方西方北方。隨輪所至。其諸國王各獻國土。亦如東方諸小王。此閻浮提所有國名曰土沃野豐多。出珍寶。林水清淨。平廣之處。輪則周行。封地。國度東西十二由旬。南北七由旬。天神於中夜造城郭。其城七重。七重欄楯。七重羅網。七重行樹。周匝校飾。七寶所成。乃至無數。衆鳥相和。造此城。已。金輪於城中。國度封地。東西四由旬。南北二由旬。天神於中夜造宮殿。七寶所成。乃至無數。造宮殿。已。聖王踊躍而言。此金輪寶。真為我瑞。我今真為聖王。是為輪寶成就。云何名為白象寶。還清且殿上坐。自然象寶。忽現在前。其毛純白。七處平住。力能飛行。其首雜色。六牙。纖膩。真金間。與時王見。已。念言。此象馴良。即試調習。諸能悉備。即乘其上。清且出城。周行四海。食時已還。時王踊躍而言。此真我瑞。是為象寶成就。云何名為紺馬寶。成就。還清且殿上坐。自然馬寶。忽現在前。身紺青色。珠鬘尾。色頭頸。如象善能飛行。時王見已。此馬賢良。即試調習。諸能悉備。即乘其上。清且出城。周行四海。食時已還。時王踊躍而言。此真我瑞。是為馬寶成就。云何名為神珠寶。成就。還清且殿上坐。自然神珠。忽現在前。質色清徹。無有瑕穢。時王見此神珠。妙好。若

土沃野豐一本作沃壤豐樂

馴一本作野一本無而音二字○象寶下一木無成就二字

給與一本作給無岸上一本有王言正爾須寶六字止下一本有止字

有光明。可照宮內。時王欲試。即召四兵。以此寶珠。置高幢上。於夜冥中。寶幢出城。其珠光明。照一由旬。城中人民皆起。作務。謂為是晝。時王踊躍而言。此真我瑞。是為神珠寶成就。云何名為玉女寶。成就。時玉女寶。忽然出現。顏色姿容。面貌端正。不長不短。不麤不細。不白不黑。不剛不柔。冬則身溫。夏則身涼。舉身毛孔。出栴檀香。口出優鉢羅華香。言語柔軟。舉動安詳。先起後坐。不失儀則。時王見已。心不暫捨。況復親近。踊躍而言。此真我瑞。是為玉女寶成就。云何名為居士寶。成就。時居士丈夫。忽然自出。寶藏財富無量。居士宿福。眼能徹視。地中伏藏。有主無主。皆悉見知。其有主者。能為擁護。其無主者。取給王用。時居士寶。往白王言。大王有所給與。不足為愛。我自能辦。聖王欲試。即勅嚴船於水。遊戲。告居士曰。我須金寶。汝速與我。居士報曰。大王小待。須至岸上。時居士寶。即於船上。長跪。以右手內着水中。寶瓶隨出。如蟲緣樹。彼居士寶。亦復如是。內之水中。寶緣手出。充滿船上。而白王言。向須寶者。為須幾許。時王語言。止。吾無所須。向相試耳。聞王語。已。尋以寶物。還沒水中。聖王踊躍而言。此真我瑞。是為居士寶成就。云何名為主兵寶。成就。時主兵寶。忽然出現。智謀雄猛。英略獨決。即詣王所。白言。大王有所討伐。不足為憂。我自能辦。王欲試。兵即集。四兵而告之曰。汝今用兵。未集者。集已。集者。放未。嚴者。嚴已。嚴者。解未。去者。去已。去者。住。時主兵寶。即令四兵。依如王語。王見踊躍而言。此真我瑞。是為轉輪聖王七寶成就。謂四神德。一長壽。不夭。無能及者。二身強。

所王一本  
作所用

無患無能及者。三。顏容端正無能及者。四。寶藏盈溢無能及者。王化國人慈育民物。如父愛子。國民慕王如子仰父。所有珍奇盡以貢王。願垂納受。在意所與。時王報曰。且止。諸人吾自有寶。汝可自用。王之國土安隱豐樂。平正如掌。衣食自然。不須營覓。唯行十善。不為非法。猶如北鬱單。不可具述。又十誦律云。有阿耨達池。縱廣五十由旬。繞池四邊。種種果樹。善住象王。宮殿住處。有八千象。以為眷屬。若轉輪聖王出於世時。八千象。中最下小者。出為象寶。給輪王乘。又外。大海內洲。有月明山。婆羅薩馬王宮殿住處。有八千馬。以為眷屬。若輪王出於世時。八千馬。中最下小者。出為馬寶。給輪王乘。又起世經云。此象馬寶於一日中。暫受調伏。堪任衆事。為試象馬。於其晨朝日出時。乘此象寶等。周廻巡歷。徧諸海岸。盡大地際。既周徧已。是轉輪王還至本宮。乃進小食。又大樓炭經云。轉輪聖王有四種德。一者大富珍寶田宅奴婢等。天下無有如王者。二者王最端正姝好。顏色無比。天下無有如王者。三者王常安隱。無有疾病。亦無寒熱。諸所飲食。皆安隱。四者王常安隱長壽。天下無有如王者。是為轉輪聖王。四德具足。七寶如法。又薩遮尼乾子經云。佛言。大王當知。轉輪聖王復有七種名。為轉寶。所有功德。少前七寶。何等為七。一。劍寶。二。皮寶。三。牀寶。四。園寶。五。屋舍寶。六。衣寶。七。足所用寶。第一劍寶者。輪王所王國內。若有違王命者。彼劍寶即從空飛往。諸小王見即降伏拜。第二皮寶者。此海龍王皮。出大海中。廣五由旬。長十由旬。體淨鮮潔。光曜白日。火燒不焦。

蓋樹一本  
作病發

水漬不爛。猛風吹不能動。體合溫涼。能却寒熱。隨王去處。皮寶亦去。所有士衆滿十由旬。徧覆其上。能作別屋。不相妨礙。第三牀寶者。王所用牀。立能平正。柔軟得所。若王入禪。即入解脫禪定。三昧能滅貪瞋癡。女人見王坐寶牀者。即皆得離貪瞋癡心。第四園寶者。入彼園時。即得定心。若王欲受五欲樂時。依王所行善業功德。諸天界中。所有華果池河戲樂之具。自然隱沒。現於王前。第五屋舍寶者。王入彼屋。欲見日月星宿。所有殊異珍玩伎樂屋中。悉聞即離憂惱。一切疲勞。於睡眠中。極受快樂。第六衣寶者。王所有衣。無如世間絹布絲縷。縱廣文章。第一柔軟。一切塵垢不能點汙。著彼寶衣。即離寒熱饑渴憂惱。而水火刀等所不能損。第七足所用寶者。所謂鞞等。若王著者。涉水不沒。入火不燒。雖復遠行百千由旬。不覺疲極。是名輪王七種寶。是十善中少分習氣功德。非正具定十善業道。又中阿含經云。若轉輪王出於世時。當知有此七寶出世。如是。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出於世時。當知亦有七支寶。出於世間。云何為七。一念覺支寶。二擇法覺支寶。三精進覺支寶。四喜覺支寶。五息覺支寶。六定覺支寶。七捨覺支寶。

頂生部第四

斯一本作  
四

如賢愚經云。佛告比丘。過去無量阿僧祇劫。此閻浮提有一大王。名曰瞿薩離。典斯天下。有八萬四千小國。有二萬夫人。姪女一萬。大臣時王。頂上敷生一炮。其形如繭。淨潔清徹。亦不

後一本作

疼痛後大如瓠。便劈看之。得一童子。甚為端正。大王已崩。頂生為王。七寶具足。衣食音樂自然作樂。經八萬四千歲。時有夜。又踊出殿前。高聲唱言。東方有國名弗婆提。其中豐樂。快善無比。大王可往。王即悅意。欲行。金輪復轉。躡虛而進。群臣七寶皆悉隨從。既至彼土。諸小王等盡來朝賀。王於彼國。五欲自恣。經八千歲。夜又復言。西方有國名留耶尼。王可至彼。還如前去。經十四億歲。夜又復唱。北方有國名辭單越。王可到彼。還如前去。經十八億歲。夜又復唱。有四天王。處其樂難量。王可遊之。王與群臣及四種兵。乘空而上。四天遙見。甚懷恐怖。即合軍衆。出外拒之。竟不奈何。頂生於中優游。受樂。經十億歲。意中復念欲昇。切利。即與群臣。蹈虛登上。時有五百仙人。住在須彌山腹。王之象馬屎尿下。落汗仙人身。諸仙相問。何緣有此。中有智者告衆人言。吾聞頂生王欲上三十三天。必是象馬失此不淨。仙人恐便。便結神咒。令頂生王及其人衆。悉住不轉。王復知之。即立誓願。若我有福。斯諸仙人悉皆當來。承王威感。五百仙人盡到王邊。扶輪御馬。共至天上。未到之頃。遙觀天城。名曰快見。其色皦白。高顯殊特。此快見城。有千二百門。諸天怖畏。悉閉諸門。著三重鐵關。頂生兵衆直趣不疑。王即取貝吹之。張弓扣彈。千二百門一時皆開。帝釋尋出。與共相見。因請入宮。與共分坐。天帝人王貌類一種。其初見者。不能分別。唯以視瞬。遲疾知其異耳。王於天上受五欲樂。盡三十三天。末後欲害帝釋。獨霸為快。惡心已生。尋即墮落。當本殿前。委頓欲死。諸人來問。頂生答曰。

盛一本作

統領四域三十億歲。七日雨寶。及在二天。而無厭足。故致墮落。阿難又問。此頂生王宿殖何福。而獲大報。佛告之曰。乃往過去不可計劫。時世有佛號曰弗沙。與其徒衆遊化世間。時婆羅門子。適欲娶婦。手把大豆。當用散婦。是其曩世俗之家禮。於道值佛。心意歡喜。即持此豆。奉散於佛。四粒入鉢。一粒住頂。由此因緣。受無極福。四粒入鉢。王四天下。一粒在頂。受樂二天。又頂生王故事。經云。爾時頂生適生。是念。即於釋提桓因坐處。墮閻浮提。及四部兵退。失神足。舉身皆痛。如人欲死。時七寶等皆亦命終。爾時大王五處親屬皆悉雲集。往頂生所。白頂生曰。大王命終後。苦備有。爾時頂生王者。即我身是。當知。乃至五欲。而無厭足。染著聚集。貯欲無厭。所謂足者。至賢聖道。然後乃足。爾時世尊便說偈言。

不以錢財業。 覺知欲狀足。 樂少苦惱多。 智者所不為。 設於五欲中。  
 竟不受樂彼。 愛盡便得樂。 是三佛弟子。 貪欲拘利盛。 終便入地獄。  
 本欲安所生。 命為苦所切。 諸法悉無常。 生者必壞敗。 生生悉歸盡。  
 彼滅第一樂。

爾時尊者阿難。聞佛所說。歡喜奉行。又起世經云。輪王捨命。必生天上。與三十三天同處。共生命終。已後始經七日。七寶並皆隱沒。

育玉部第五

如雜阿含經云爾時世尊晨朝著衣持鉢共諸比丘入王舍城乞食時彼世尊光相普照如千日之焰順邑而行時彼有兩童子一者上姓二者次姓共在沙中嬉戲一名闍耶二名毗闍耶遙見世尊來三十二大人相莊嚴其體時闍耶童子心念我當以麥麩手捧細沙著世尊鉢中時毘闍耶合掌隨喜而發願言以惠施善功德令得一天下繼蓋王即於此生得供養佛乃至得成無上正覺故世尊發微笑相爾時阿難見世尊微笑即便合掌向佛自言世尊非無因緣而發微笑世尊以何因緣而發微笑爾時世尊告阿難曰我今笑者其有四緣阿難當知我滅度百年之後此童子於巴連弗邑統領一方為轉輸王姓孔雀名阿育正法治化又復廣布我舍利當造八萬四千法王之塔安樂無量衆生如偈所說

於我滅度後是人當作王孔雀姓名育譬如頂生王於此閻浮提

獨王世所尊

佛告阿難取此鉢中所施之沙捨著如來經行處令當生彼處阿難受教即取鉢沙捨經行處阿難當知於巴連弗邑有王名日月護彼王當生子名曰頻頭娑羅當治彼國彼復有子名曰修師摩時彼瞻婆國有一婆羅門女極為端正令人樂見為國所珍諸相師輩見彼女相即配彼女當為王妃又生二子一當領一天下二當出家學道當得聖迹時婆羅門聞彼相師所說歡喜無量即莊嚴女嫁與此王王見其女端正有德即為夫人前夫人及諸姝女

見其夫人來作是念言此女端正國中所得王棄捨我等乃至目所不視諸女即使學習剃毛師業彼悉學已為王料理鬚髮料理之時王大歡喜即問彼女汝何所求欲女啓王言唯願王心愛念我耳如是三啓時王言我是刹利灌頂王汝是剃毛師云何得愛念汝彼女白王言我非是下姓生乃是高貴婆羅門之女相師語我父云此女應嫁與國王是故來至此耳王言若然者誰令汝習下劣之業女啓王言是舊夫人姝女令我學此王即勸言自今勿復習下業王即立為第一夫人王常與彼自相娛樂仍便懷體月滿生子生時安隱母無憂惱過七月後立字名無憂又復生子名曰離憂無憂者身體醜澀得相似沙父王不大附提情所不念又王欲試二子呼寶伽羅阿時婆羅門言和尙觀我諸子於我滅後誰當作王婆羅門言將此諸子出城金殿園館中於彼當觀其相乃至出往彼園時阿育王母言承王出向金殿園館中觀諸王子誰當作王汝今云何不去阿育啓言王既不念我亦復不樂見我母復語言但往彼所阿育復啓母言今便往去願母當送飯食母言如是當出城門時逢一大臣名曰阿菟羅隨此臣問阿育言王子今至何所阿育答言聞大王出金殿園館觀諸王子於我滅後誰當作王今往詣彼王先勸大臣若阿育來者當使其乘老鈍象又復老人為眷屬時阿育乘是老象乃至園館中於諸王子中地坐時諸王子各下飯食阿育母以瓦器盛酪飯送與阿育如是諸王子各食飲食時父王問師言此中誰有王相當紹我位時彼相師



說一本作

視諸王子見阿育具有王相當得紹位。我若語言王愁不樂。即語言。我今總記。王報言。如師所教。師言。此中若有乘好乘者。是人當作王。時諸王子聞彼所說各念言。我乘好乘。時阿育言。我乘老象。我得作王。又言。此中有第一座者。彼當作王。諸王子各相謂言。我坐第一座。阿育言。我今坐地。是我勝座。我當作王。又言。此中上器食者。此當作王。乃至阿育念言。我有勝乘勝座勝食。時王觀子相畢。便即還宮。時阿育母問阿育言。誰當作王。婆羅門記。誰耶。阿育啓言。上乘上座上器上食當作王。王子自見當作王。老象為乘。以地為座。素器盛食。糝米雜酪飯。時彼婆羅門知阿育當作王。數修敬其母。其母亦重餉婆羅門。若子作王者。師當一切善得吉利。盡形供養。時顯頭羅王邊國。德又尸羅反。時王語阿育。汝將四兵衆伐彼國。王子去時都不與兵甲。時從者白王子言。今往伐彼國。無有軍仗云何得平。阿育言。我若為王。善根果報者。兵甲自然來應。發是語時。尋聲地開。兵甲從地而出。即將四兵往伐彼國。時彼諸國人民聞阿育來。即平治道路。莊飾城郭。執持吉瓶之水。及種種供養。奉迎王子。而作是言。我等不反大王及阿育王子。然諸臣輩不利我等。是故違背聖化。即以種種供養。王子請入城邑。平此國。已。又使至伐佉沙國。時彼二大力士。為王平治道路。諸天宣令阿育當王。此天下汝等勿與逆意。彼國王即便降伏。如是乃至平此天下。至於海際。時父王得重疾。王語諸臣。吾今欲立修師摩為王。令阿育往至彼國。時諸臣欲令阿育作王。以黃物塗阿育體。及面

從上一本有諸字

大機一本作機○即騎一本作如騎

手脚已。諸臣白王言。阿育王子今得重疾。諸臣即便莊嚴阿育。將至王所。今且立此子為王。我等後徐徐當立修師摩為王。時王聞此語。甚以不喜。默然不對。時阿育心念。口言。我應正得王位。諸天自然來。以水澆我頂。素縷繫首。時王見此相貌。極生愁惱。即便命終。阿育王如禮法。殯父王已。即立阿菟樓陀為大臣。時修師摩王子聞父崩背。今立阿育為王。心生不忍。即集諸兵而來伐阿育。阿育王四門中。二門安二力士。第三門安大臣。自守東門。時阿菟樓陀大機關木象。又作阿育王形像。即騎象安置東門外。又作無煙火坑。以物覆之。修師摩既來到。阿菟樓陀大臣語修師摩王子。欲作王者。阿育在東門。可往伐之。能得此王者。自然得作王。時彼王子即趣東門。即墮火坑。便即死亡。有一大力士。名曰跋陀申。聞修師摩終。厭世。將無數眷屬。於佛法中出家學道。得阿羅漢。時諸臣輩我等共立阿育為王。故輕慢於王。不行君臣之禮。王亦自知諸臣輕慢於我。時王語諸臣。汝等可伐華果之樹。殖於刺棘上。諸臣答曰。未曾見聞。却除華菓。而殖刺棘。樹而應除。伐刺棘。樹而殖菓。實乃至二三勅令伐。彼亦不從。爾時國王忿諸大臣。即持利劍。殺五百大臣。又時王將姝女眷屬。出外園中。遊戲。見一無憂樹。華極敷盛。王見此華樹。與我同名。心懷歡喜。王形醜陋。皮膚癢澀。諸姝女輩心不愛王。憎惡王。故以手毀折無憂樹華。王從眠覺。見無憂樹華狼藉在地。心生忿怒。繫諸姝女。以火燒殺。王行暴惡。故曰暴惡阿育王。時阿菟樓陀大臣白王言。王不應為是。法云。何以

通上一本  
有至字

手自殺人諸臣妹女。王今當立屠殺之人。應有可殺以付彼人。王即宣教立屠殺者。彼有一山名曰耆梨。中有一織師家。織師有一子。亦名耆梨。凶惡搥打繫縛小男小女。及捕水陸之生。乃至拒逆父母。是故世人傳云凶惡耆梨子。時王使語彼。汝能為王斬諸凶人。不彼答曰。一切閻浮提有罪者。我能淨除。况復此一方。時彼使輩還啓王言。彼人已得。王言。竟將來耶。諸使呼彼。答言。小忍先奉辭。父母具說上事。父母言。子不應行是事。如是三勸。彼生不仁之心。即便殺父母。已然後乃至。諸使問曰。何以經久不速來耶。時彼凶惡具說上事。以具啓王。王即勸彼。我所有罪人。事應至死。汝當知之。彼啓王言。為我作舍。王為作舍。極為端嚴。唯開一門。亦極精嚴。於其中間。作治罪之法。狀如地獄。彼凶惡人啓王。乞願若人來入此中者。不復得出。王答言。當以與願。彼諸徒主往詣寺中。聽諸比丘說地獄事。時有比丘誦地獄經。有衆生。生地獄者。以熱鐵鉗。鉗其口。以熱鐵丸。著其口中。次融銅灌口。復以鐵斧。斬截其體。次復杻械枷鎖。檢繫其身。次復火車鑪炭。次復鐵鑊。次復灰河。次復刀山劍樹。具如五天使經所說。彼徒主具問比丘。說是諸事。開其住處。所作治罪之法。如彼所說。案此法則。而治罪人。又一商主入海十年。探諸重寶。還到本鄉。道中值五百群賊。殺於商主。商主之子。見父死。及失寶物。厭世出家。遊行諸國。次至巴連弗邑。過此夜已。晨朝著衣持鉢入城。乞食。誤入屠殺舍中。時彼比丘遙見舍裏。火車鑪炭等。治諸衆生。如地獄中。尋生恐怖。衣毛皆豎。便欲出門。時凶惡主。即往執彼比丘。言。入此中者。無有得出。汝今此死。比丘聞說。心生悲毒。泣淚滿目。凶主問曰。汝云何如。小兒啼爾。時比丘以偈答曰。

我不忍畏死。志願求解脫。所求不成果。是故我啼泣。人身極難得。出家亦復然。遇釋師子王。自今不重觀。

爾時凶主語比丘曰。汝今必死。何所愛惱。比丘復以哀言答云。乞我少時生命。可至一月。彼凶不聽。如是日數。減止七日。彼即聽許。時此比丘知將死不久。勇猛精進。坐禪息心。終不能得道。至於七日。時王宮內。人有事至死。送付凶惡之人。令治其罪。凶惡將是女人。著白中。以杵搗之。令成碎粒。時比丘見是事。極厭惡此身。嗚呼苦哉。我不久亦當如是。而說偈言。

嗚呼大悲師。演說正妙法。此身如聚沫。於義無有實。向者美女色。今將何所在。生死極可捨。愚人而貪著。係心緣彼處。今當脫鎖木。令度三有苦。畢竟不復生。如是勤方便。專精修佛法。斷除一切結。得成阿羅漢。

時彼凶惡人語此比丘。期限已盡。比丘問曰。我不解爾之所說。彼凶答曰。先期七日。今既已滿。比丘以偈答曰。

我心得解脫。無明大黑闇。斷除諸有蓋。以殺煩惱賊。慧日今已出。

鑒察心意識。明了見生死。今者愍人時。隨順諸聖法。我今此身骸。任爾之所為。無復有悒惜。

爾時彼凶惡主執彼比丘著鐵鑊油中。足與薪火。火終不然。假使然者。或復不然。凶主見火不然。打拍使者而自然火。火即狂盛。久久見開鐵鑊。蓋見彼比丘鐵鑊中。蓮華上坐。生希有心。即啓國王。王即便嚴駕。將無量衆來看比丘。時彼比丘調伏時。至即身昇虛空。猶如鴈王。示種種變化。如偈所說。

王見是比丘。身昇在虛空。心懷大歡喜。合掌觀彼聖。我今有所白。意中所不解。形體無異人。神通未曾有。為我分別說。修習何等法。令汝得清淨。為我廣敷演。令得勝妙法。我了法相已。為汝作弟子。畢竟無有悔。

時彼比丘而作是念。我今伏是王。多有所導。攝持佛法。當廣分布。如來舍利。安樂無量。衆生於此。閻浮提盡令信三寶。以是因緣。故自顯其德。時阿育王聞彼比丘所說。自於佛所。生大敬信。又白比丘言。佛未滅度時。何所記說。比丘答言。佛記大王。於我滅後。過百歲之時。於巴連弗邑。有三億家。彼國有王名曰阿育。當王此閻浮提。為轉輪王。正法治化。又復宣布我舍利。於閻浮提。立八萬四千塔。佛如是記。大王。然大王今造此大地獄。殺害無量。民人。王應慈念一切衆生。施其無畏。令得安隱。時彼阿育王。於佛所極生敬信。合掌向比丘作禮。我得大罪。今向比丘懺悔。我之所作。甚為不可。願受我懺。勿復責我。愚人。今復歸命。時彼比丘度阿育王。已乘空而化。時王從彼地獄出。凶惡白王言。王不復得去。王曰。汝今欲殺我耶。彼曰。如是。王曰。誰先入此中。答曰。我是。王曰。若然者。汝先應取死。王即勅人將此凶惡主。著作膠舍裏。以火燒之。又勅填此地獄。施衆生無畏。又雜阿含經云。阿育王言。我今先當供養所覺菩提之樹。然後香美飲食。施設於僧。勸諸臣唱令國界。王今捨十萬兩金。布施衆僧。千瓊香湯。澆灌菩提樹。集諸五衆。時王子名曰拘那羅。在右邊。舉二指。而不言說。意欲二倍供養。大衆見之。皆盡發笑。王亦發笑。而語言。嗚呼王子。乃有增益功德。供養。王復言。我復以三十萬兩金。供養衆僧。復加千瓊香湯。洗浴菩提樹。時王子復舉四指。意在四倍。時王瞋恚。語諸臣曰。誰效王子作是事。與我興競。臣啓王言。誰敢與王興競。然王子聰慧利根。增益功德。故作是事耳。時王右顧視王子。白上座耶舍曰。除我庫藏之物。餘一切物。閻浮提。夫人姪女諸臣眷屬。及我拘那羅子。皆悉布施。賢聖衆僧。唱令國界。集諸比丘衆。而說偈言。

除王庫藏物。夫人及姪女。臣民一切衆。布施賢聖僧。我身及王子。亦復悉捨與。

時王上座及比丘僧。以瓊香湯洗浴菩提樹。時菩提樹倍復嚴好。增長茂盛。以偈頌曰。

上一本作

王浴菩提樹 無上之所覺 樹增於茂盛 柯條葉柔輭

時王及諸群臣生大歡喜時王洗浴菩提樹已次復供養衆僧時彼上座耶舍語王言大王今有大比丘僧集當發淳信心供養時王從上至下自手供養復以三衣并四億萬兩珍寶關五部衆願願已復以四十億萬兩珍寶贖取閻浮提宮人姝女及太子群臣阿育所作功德無量如是又雜阿含經云阿育王問諸比丘言誰於如來法中大布施諸比丘白言給孤獨長者最行大施王復問曰彼施幾許寶物比丘答曰以億千金王聞是已彼長者尙能捨億千金我今爲王何緣復以億千金施當以億百千金施時王起八萬四千佛塔於彼一塔中復施百千金復作五歲大會會有三百千比丘用三百億金供養於彼彼衆中第一分是阿羅漢第二分是學人第三分是眞實凡夫除私庫藏此閻浮提夫人姝女太子大臣施與聖僧四十億金還贖取如是計較用九十六億千金乃至王得病欲以滿億百千金作功德今願不得滿足便就後世時計較前後所施金銀珍寶唯減四億未滿王卽辦諸珍寶送與雞雀寺中法益之子名三波提爲太子諸臣等啓太子言大王將終不久今以此珍寶送與寺中今庫藏財寶以竭諸王法以物爲尊太子今宜斷之勿使大王用之時大王自知下索諸物不復能得所食金器送與寺中時太子令斷金器勅以銀器王食已復送寺中又斷銀器給以銅器王亦送寺中又斷銅器給以瓦器時大王手中有半阿摩勒果悲淚告諸大臣今誰爲地主時諸臣啓自大王爲地主王卽說偈答曰

較一本作 校下同

汝等護我心 何假虛妄語 我今坐王位 不復得自在 阿摩勒半果 今在於我手 此卽是我物 於是得自在 嗚呼尊富貴 可厭可棄捨 先領閻浮提 今一旦貧至 如恒伽駛流 一逝而不反 富貴亦復然 逝者不復還

願一本作 預一本作

時阿育王呼侍者言汝今憶我恩養汝持此半阿摩勒果送雞雀寺中作我禮拜諸比丘僧足白言阿育王問訊諸大衆我是阿育王領此閻浮提是我所有今者願盡無有財寶布施衆僧於一切財而不得自在今唯此半阿摩勒果我得自由此是最後布施檀波羅蜜哀愍我故納受此施令我得供養僧福時彼使者受王勅已卽持此半果至雞雀寺中至上座前五體投地作禮長跪合掌具向上座說前王教時彼上座告諸大衆誰聞是語而不厭世時彼上座令此半果一切衆僧得其分食卽教令研磨著石榴羹中行已衆僧一切皆得周偏時王復問傍臣曰誰是閻浮提王臣答王言大王是也時王從臥起而坐願望四方合掌作禮念諸佛德心念口言我今復以此閻浮提施與三寶隨意用之時王以此語盡書紙上而封緘之以齒印印之作是事畢卽就盡爾時太子臣民葬送王已諸臣欲立太子紹王位中有大臣名曰阿菴羅陀語諸臣曰不得立太子爲王大王在時願滿十萬億金

羅一本作 樓十萬 億一本作 億百千

十萬一本  
作億百千  
億下一本  
無語字

作諸功德唯減四億不滿十萬以是故今捨閻浮提施與三寶欲令滿足今是大地屬於三寶云何而立太子為王時諸臣聞已即送四億諸金送與寺中即便立法益之子為王名三波提頌曰

容業澄暉 宿祐因淨 七寶來投 千子威併 十善御宇 四洲歸正  
無思不愜 有意斯盛 秉式康衢 昆蟲養性 八萬增壽 四八光登  
鬼神翔衛 不言而令 樂哉至矣 輪王顯聖

訂校法苑珠林卷第四十三

訂校法苑珠林卷第四十四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 撰

君臣篇第四十一 此有六部

述意部 王德部 王過部 王業部 王福部 王都部  
述意部第一

所付一本  
作可付  
之立一本

昔如來在世預以未法。曩累帝釋及諸國王。良由天力可以摧萬邪。王威可以率兆庶也。今還法所付者。意在仗以流通。以四衆之微弱。恐三寶之廢壞。藉王者以威伏。假王者以勢逼。令有不肖者。毀其瓊苑。訕黷者。掩其紕紊。助大猷以惟新。扇皇風以遐暢。一變告其漸。再變游區宇。群生佩聖德之恩。佛法得委寄之道。斯付囑之謂也。如俗曰。昔者聖王立制。意使陰陽有位。君臣有章。男女有別。政令有序。故王者南面而治天下。居后於北宮。居太子於東方。天子立廟。王后立市。日蝕則王修德。月蝕則后修形。此體陰陽之位也。故乾始於子。故子為天正。坤始於未。其儀在丑。陰不專制。往而承陽。故丑為地正。聖王承天序地。以成其功。故寅為人正。三正迭用。有變無絕。是以王者必存三代之後。體三正也。易曰。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故使臣從乎君。女歸乎男也。乾始於子。左行而終於戌。坤始於未。右行而終於酉。故使男貴左。女貴右也。

王德部第二

依一本作  
情○正真  
一本作正  
直○所作  
一本作所  
住

依瑜伽論云。大王當知。王之功德略。有十種。王若成就如是功德。雖無大府庫。無大輔佐。無大軍衆。而可歸仰。何等爲十。一。種姓尊高。二。得大自在。三。性不暴惡。四。憤發輕微。五。恩惠猛利。六。受正眞言。七。所作諦思善順。儀則。八。願善法。九。善知差別。知所作思。十。不自縱任。不行放逸。大佐大軍。不可歸仰。大王當知。王之方便略。有五種。何等爲五。一。善觀察。攝受群臣。二。能以時行。思妙行。三。無放逸。專思機務。四。無放逸。善守府庫。五。無放逸。專修法行。若前五行。及失法利也。大王當知。略有五種。可愛樂法。何等爲五。一。世所敬愛。二。自在增上。三。能摧怨敵。四。善攝養身。五。能往善趣。復有五種。能引可愛。何等爲五。一。恩養世間。二。英勇具足。三。善權方便。四。正受境界。五。勤修法行。名不可愛。又諸國王。有三種圓滿。一。果報圓滿。二。士用圓滿。三。功德圓滿。若諸國王。善權方便。所攝持。故恒常成就圓滿。英勇。是王名爲士用圓滿。若諸國王。任持正法。名爲法王。安住正法。與諸內宮王子群臣。英傑豪貴國人。共修惠施。樹福受齋。堅持禁戒。是王名爲功德圓滿。又果報圓滿者。受用先世淨業果報。士用圓滿者。受用現法可愛之果。功德圓滿者。亦於當來受用圓滿淨業果報。若有國王。三不具足。名爲下士。若有果報圓滿。或士用圓滿。或俱圓滿。名爲中士。若三具足。名爲上士。又中阿含經云。若諸王刹利。以水灑頂。得爲人主。整御大地。有五儀式。一。劍。二。蓋。三。天冠。四。珠柄拂。五。嚴飾。履一切除却。復有三臣。一。有忠信。無技能。智慧。二。有忠信。技能。無智慧。三。具忠信。技能。智慧。初名下士。次名中士。後名上士。若不忠信。無有技能。亦無智慧。當知此臣下中之下。

王過部第三

次下一本  
有定字

如像法決疑經云。乃至一切俗人。不問貴賤。不得搗打。三寶奴婢畜生。及受三寶奴婢禮拜。皆得殃咎。故薩迦尼提經云。若破塔寺。或取佛物。若教作助喜。若有沙門。身著染衣。或有持戒破戒。若繫閉打縛。或令還俗。或斷其命。若犯如是根本重罪。決墮地獄。受無間苦。以王國內行。此不善。諸仙聖人出國而去。大力諸神。不護其國。大臣諍說。四方咸起。水旱不調。風雨失時。人民饑餓。劫賊縱橫。疫癘疾病。死亡無數。不知自作。而怨諸天。又仁王經云。國王大臣。自恃高貴。滅破吾法。以作制法。制我弟子。不聽出家。不聽造作佛像。立統官典制等。安籍記。錄僧比丘。地立白衣高坐。又國王太子。橫作法制。不依佛教。因緣破僧。因緣統官攝僧。典主僧籍。若相攝持。佛法不久。又瑜伽論云。大王當知。王過有十。何等爲十。一。種姓不高。二。不得自在。三。立性暴惡。四。猛利憤發。五。恩惠者薄。六。受邪佞言。七。所作不思。不順儀則。八。不顧善法。九。不知差別。忘所作恩。十。一向縱任。專行放逸。又百喻經云。昔有一人。說王過罪。而作是言。王甚暴虐。治政無理。王聞是語。既大瞋恚。竟不究悉。信傍佞人。捉此賢臣。仰使剝奪。取百

還復一本  
作復還

兩肉。有人證明此無是語。王心便悔。索千兩肉。用為補脊。夜中呻喚甚大。苦惱。王聞其聲。問言。何以苦惱。取汝百兩。十倍與汝。意不足耶。何故苦惱。傍人答言。大王如截于頭。雖得千頭。不免于死。雖十倍得肉。不免苦痛。愚人亦爾。不畏後世。貪濁現樂。苦切衆生。調養百姓。多得財物。望得滅罪。而得福報。譬如彼王。割人之脊。取人之肉。以餘肉。補望。使不痛。無有是處。又雜譬喻經云。昔有國王。喜食人肉。勅廚士曰。汝等夜行。密採人來。以供厨食。以此為常。臣下咸知。即共斥逐。捐於界外。更取其賢。以為國王。於是噉人王。經十三年。後身生兩翅。飛行噉人。無復遠近。向山樹神。請求所福。當取國王五百人。身祠山樹神。使我還復國。王便飛行。取之。已得四百九十九人。將之山谷。以石塞口。時有國王。將諸後宮。詣池浴戲。始出宮門。逢一道人。說偈求乞。王即許之。還宮當賜金銀。時王入池。當欲澡洗。其噉人王空中飛來。抱王將去。還於山中。國王見噉人王。不恐不怖。顏色如故。噉人王曰。吾本捕人。當持祠天。已得四百九十九人。今得卿一人。其數已滿。殺以祠天。汝何不懼。國王對曰。人生有死。物成有敗。合會有離。對來分之。何須愁耶。且出宮時。路逢道人。為吾說偈。即許施物。今未得與。以是為恨。今王弘慈。寬恕假日。施訖還來。不敢違要也。即聽令去。而告之曰。與汝七日期。若不還者。吾往取汝。亦無難也。王即還宮。都中內外。莫不歡喜。即開庫藏。布施遠近。拜太子為王。感勸百姓。辭決而去。噉人王。遂見其來。念曰。此得無異人乎。從死得生。而故來還。即問曰。身命世人。所

將去一本  
作去

還上一本  
有今字  
金下一本  
有城字

更一本  
作

重愛者也。而卿捨命。世之難有。不審何所志趣。願說其意。國王答曰。即日吾施至誠。願當得阿惟越三佛。願度十方。彼王問曰。求佛之義。其事云何。國王便為廣說五戒十善。四等六度。心開豁然。從受五戒。為清信士。因放四百九十九人。各令還國。諸王共至其國。感其信誓。蒙得濟命。各不肯還於本國。遂便住止。此國於此。國王各為立第一舍。雕文刻鏤。光飾嚴整。諸國王飲食服御。與王無異。四方人來問言。何以有此。如王舍宅。徧一國中。衆人答曰。皆是諸王舍也。名遂遠布。從此已來。故號為王舍城也。佛得道已。自說本末。立信王。者我身是也。噉人王者。蓋願摩是。還王舍說法。所度無量。皆是宿命作王時。因緣人也。

王業部第四

如諫王經云。佛在世時。有國王名不離先尼。出行國界。道過佛所。為佛作禮。就座而坐。佛告王曰。王治當以正法。無失節度。常以慈心。養育人民。所以得羈治。為國王者。皆由宿命行善所致。統理民事。不可偏枉。諸官公卿。群僚下逮。凡民皆有怨辭。王治行不平。海內皆忿。身死神入太山地獄。後雖悔之。無所復及。王治國平政。常以節度。臣民歡德。四海歸心。天龍鬼神。皆聞王善。死得上天。後亦無悔。王無好淫。泆以自荒。壤無以忍。意有所殘。賊當受忠。臣剛直之諫。夫與人言。常以寬詳。無灼熱之唯。有孝順慈養。二親供事。高行清淨。沙門見凡老人。當尊敬之。所有財寶。與民同歡。當以善心。施惠於民。無以讒言。殘賊民命。為王之法。當宣聖道。

教民爲善。唯守一心。心存三尊。王者如斯。諸聖咨嗟。天龍鬼神擁護。其國生有榮。榮死得上天。世間榮位如幻。如夢不可久保。人欲死時。諸家內外聚會無邊。推背呼天。皆云奈何。淚下交橫。嗚呼痛哉。神靈獨逝。捨吾之乎。聞之者莫不傷心。親之者莫不助哀。載之出城。捐於曠野。飛鳥走獸。割食之。身中有蟲。還食其肉。日炙風飄。骨皆爲乾。往昔尊榮豪貴。隱隱聞聞。亦如大王。今者霍然。不復見之。此是無常之明證也。古尙如此。況於今日。王熟思之。無念淫泆。無受佞言。證人入罪。當受忠諫。治以節度。當畏地獄。考治之痛。諸合血蟲。皆貪生活。不當殺之。佛說經竟。王意卽解。願爲弟子。卽受五戒。頭面若地。爲佛作禮。又摩達國王經云。佛在世時。有國王號名摩達王。時當出軍征討。時有比丘已得羅漢道。到國分衛。並見錄將詣王宮門。王有馬監令比丘。賽視宮馬。勤苦七日。王後身自臨視軍陣。比丘見王。卽於其前。輕舉飛翔。上住空中。現其威神。王便恐怖。叩頭悔過。我實愚癡。不別真僞。推問國內。誰令神人爲是。養馬。今當治殺。比丘告王言。非王及國人過也。自我宿命行道。常供養師。我時爲師設飯。師謂我言。且先澡手。已乃當飯。我愚癡心念言。師亦不養官馬。何故不預澡手。師卽謂我言。汝今念此。輕耳後重。如何。我聞是語。便愁憂之。師知其意。便念言。我會當泥洹。何故令人惱耶。卽以其夜三更時。般泥洹。從來久遠。各更生死。今用是故。受其宿殃。養馬七日。夫善惡行。輒有殃福。如影隨形。王聞罪福之歸。命三寶。受五戒。作優婆塞。佛便爲王及人民說法。得須

陀洹道。又法句喻經云。昔有國王。治行正法。民慕其化。無有太子。以爲憂愁。佛來入國。遵受五戒。奉敬不懈。有一給使。其年十一。常爲王使。忠信奉法。不以爲勞。卒得重病。遂致無常。其神來還。爲王作子。至年十五。立爲太子。父王命終。習代爲王。憍慢自恣。不理國事。臣寮廢闕。民被其患。佛知其行。不令本國。將諸弟子。往到其國。佛告王曰。今王自知本所從來。不王曰。愚暗不達。不知先世佛告大王。本以五事。得爲國王。何等爲五。一者布施。得爲國王。萬民奉獻。宮觀資財無極。二者興立寺廟。供養三尊。牀榻帳帳。以是爲王。在於正殿御座。理國三者。親身禮敬三尊。及諸長德。以是爲王。一切萬民。莫不爲之作禮。四者忍辱。身三口四。及意無惡。以是爲王。一切見者。莫不歡喜。五者學問。常求智慧。以是爲王。決斷國事。莫不奉行。此之五事。世世爲王。王前世時。爲大王。給使奉佛。以信奉法。以愛奉僧。以敬奉親。以孝奉君。以忠常行。一心精進。布施勞苦。身體初不懈倦。是福。追身得爲王子。補王之弟。今者富貴。而反懈怠。夫爲國王。當行五事。何謂爲五。一者領理萬民。無有枉濫。二者養育將士。隨時稟與。三者念修本業。福德無絕。四者當信忠臣。正直之諫。無受讒言。以傷正直。五者節欲貪樂。心不放逸。行此五事。名聞四海。福祿自來。捨此五事。衆綱不舉。民窮則思亂。士勞則勢不舉。無福則鬼神不助。自用則失大理。忠臣不敢諫。則心竊放逸。國王不理務。民則多怨。若如是者。身失令名。復則無福。於是世尊重說偈言。



夫爲世間將。修正不阿在。心調勝諸惡。如是爲法王。見正能修慈。仁愛好利人。既利以平均。如是衆附親。

佛說是時。王大歡喜。五體懺悔。謝佛聞法。得須陀洹道。又寶頭盧爲優陀延王。說法經云。昔補相子寶頭盧阿羅漢。爲優陀延王。說偈云。

生老病死患。於中未解脫。無明愛毒箭。猶未得拔出。人帝汝云何。

而生樂着想。如象處林中。四邊大火起。處此急難處。云何有歡喜。

大王應當知。榮位須臾間。智者深觀察。不應於此事。而生希有想。

汝何故錯解。未解生死胎。橫生無畏想。欲賊劫諸根。橫生無畏想。

無常不堅固。如芭蕉水沫。亦如浮雲散。天王尊勝位。危脆亦如是。

人帝應當知。貪利極速駛。如水注深谷。嗜欲極輕疾。動轉如掉索。

愚癡染爲欲。不覺致墮落。

尊者言。大王我今爲王。略說譬喻。王至心聽。昔日有人行在曠路。逢大惡象。爲象所逐。狂懼走突。無所依怙。見一丘井。即尋樹根入井中。藏。上有黑白二鼠互嚼樹根。此井四邊有四毒蛇。欲整其人。而此井下有三大毒龍。傍畏四蛇。下畏毒龍。所攀之樹。其根動搖。樹上有五寶五滴。墮其口中。于時動樹。蜂窠。衆蜂散飛。咬螫其人。有野火起。復來燒樹。大王當知。彼人

苦惱不可稱計。而彼人得味甚少。苦患甚多。其所味者。如牛跡水。其所苦患。猶如大海。味如芥子。苦如須彌。味如螢火。苦如日月。如藕根孔。比於大虛。亦如蚊子。比於金翅鳥。其味苦惱多。少如是。尊者言。大王曠野者。喻於生死。彼男子者。喻於凡夫。象喻於無常。丘井喻於人身。樹根喻於人命。白黑鼠者。喻於晝夜。齧樹根者。喻於念念滅。四毒蛇者。喻於四大。寶者。喻於五欲。衆蜂喻於惡覺。野火燒者。喻其老邁。下有三大毒龍者。喻其死亡。墮三惡道。是故當知。欲味甚少。苦患甚多。生老病死於一切人。皆得自在。世間之人身。心勞苦。無歸依處。衆苦所逼。輕疾如電。是可憂愁。不應愛着。

### 王福部第五

如舊雜譬喻經云。昔有國王。出射獵。還過寺。塔爲沙門。作禮。群臣共笑之。王覺知。問群臣曰。有金在釜。釜沸。以手取得。不答曰。不可得。王言。汝以冷水投中。可得。取不。臣白。王曰。可得也。王言。我行王事。射獵所作。如湯沸。燒香。然燈。造塔。禮僧。如持冷水投沸湯中。夫作王。有善惡之行。何爲但有惡無善乎。以迦葉經云。佛告迦葉。過去無量阿僧祇劫。有佛號妙華。時有輪王名曰尼彌。如法治世。主四天下。爾時大王見二化生童子。得出家已。即以太子令紹王位。王與九百九十九子。八萬四千夫人。五千大臣。及諸人民。以淨信心。俱共出家。爾時太子登位。七日内。自思惟。我終不捨薩婆若心。何用王位。作是念已。發心出家。於十五日。遊四天下。

佛道一木  
作出道

說此偈言

我父及親屬 皆悉已出家 無量億衆生 爲法亦出家 我今樂出家  
不樂住五欲 一心求佛道 欲詣導師所 若發心出家 離諸欲火者  
應速隨我去 離難甚難得 不發出家心 不遠離欲火 安心在居家  
安住於實法

迦葉時彼童子說此偈時。四天下中無一衆生樂在家者。皆悉發心願求出家。既出家已。不須種植。其他自然生諸秬米。諸樹自然生諸衣服。一切諸天供侍給使。一切衆生皆得道果。  
王都部第六

北上一木  
有西字

如十二遊經云。波私匿王者。晉言和悅。迦維羅越國者。晉言妙德。舍衛國者。晉言無物不有。維耶離國者。晉言廣大。一名度生死。羅閱祇城者。晉言王舍城。鳩留國者。晉言智士。波羅奈國者。晉言鹿野。一名諸佛國。閻浮提中。有十六大國。八萬四千城。有八國王。四天子。東有晉天子。人民熾盛。南有天竺國。天子土地多饒象。西有大秦國。天子土地饒金玉。北有月支天子。土地多好馬。八萬四千城。中有六千四百種人。萬物音響各別。有五十六萬億丘聚。魚有六千四百種。鳥有四千五百種。獸有二千四百種。樹有萬種。艸有八千種。雜藥有七百四十種。雜香有四十三種。寶有百二十一種。正寶有七種。海中有二千五百國。有百八十國。人噉

五穀。有三百三十國。人噉魚鼈龜。五大國王。一王主五百城。第一王名斯黎國。土地盡事佛不事衆邪。第二王名迦羅。土地出七寶。第三王名不羅。土地出四十種香及白瑠璃。第四王名閻耶。土地出華鉢胡椒。第五王名耶類。土地出白珠及七色瑠璃。五大國城人多黑色。短小。相去六十五萬里。從是已去。但有海水。無有人民。去鐵圍山百四十萬里。又智度論問曰。如舍婆提諸大城。皆有諸王舍。何故獨名此城爲王舍城。答曰。有人言。是摩迦陀國王有子。一頭兩面四臂。時人以爲不祥。王卽裂其身。首棄之曠野。羅刹女鬼名闍羅。還合其身。而乳養之。後大成。人力能并諸國。王有天下。取諸國。王萬八千人。置此五山中。以大力勢治閻浮提。人因名此山爲王舍城。復有人言。摩迦陀王先所住城。城中失火。一燒一作如是。至七國人疲役。王大憂怖。集諸智人。問其意。故有言。宜應易處。王卽更求住處。見此五山。周匝如一城。卽作宮殿於中止住。以是義。故名王舍城。復往古世。時此國有王名婆敷。心厭世法。出家作仙人。是時居家婆羅門與出家諸仙人共論議。居家婆羅門言。經書云。天祀中應殺生。噉肉。諸出家仙人言。不應天祀中殺生。噉肉。共諍云云。諸出家婆羅門言。此有大王出家作仙人。汝等信不。諸居家婆羅門言。信。諸出家仙人言。我以此人爲證。後日當問。諸居家婆羅門。卽以其夜先到婆敷仙人所。種種問已。語婆敷仙人。明日論議。汝當助我。如是。明旦論時。諸出家仙人問婆敷仙人。天祀中應殺生。噉肉。不。婆敷仙人言。婆羅門法。天祀中應殺生。噉肉。

頂一本作

諸出家仙人言。於汝實心云何。婆數仙人言。為天祀。故應殺生。噉肉。此生在。天祀中。死。故得生天上。諸出家仙人言。汝大不是。汝大妄語。即唾之言。罪人滅去。是時婆數仙人。尋陷入地。沒。是初開大罪門。故諸出家仙人言。汝應實語。若故妄語者。汝身當陷入地中。婆數仙人言。我知為天。故殺生。噉肉。無罪。即復陷入地。至膝。如是漸漸稍沒。至腰。至項。諸出家仙人言。汝今妄語。得現世報。更以實語者。雖入地下。我能出。汝令得免罪。爾時婆數仙人自思惟言。我貴人。不應兩種語。又婆羅門。四韋陀法中。種種因緣。讚祠天法。我一人死。當何足計。一心言。天。應天祀中。殺生。噉肉。無罪。諸出家仙人言。汝重罪人。催去不用見。汝於是舉身沒地中。從是已來。乃至今日。常用婆數仙人王法。於天祀中。殺羊。當下刀時。言。婆數仙人殺汝。婆數之子名曰。廣車。嗣位為王。後亦厭世法。而不能出家。如是思惟。我父先王出家。生入地中。若治天下。復作大罪。我今當何以自處。如是思惟。時聞空中聲言。汝若行見難值。希有。處汝應是中。作舍住。作是語。已便不復聞聲。未經幾時。王出田獵。見有鹿。走其疾如風。王便逐之。而不可及。遂逐不止。百官侍從。無能及者。轉前見有五山。周匝峻固。其地平政。生艸細軟。好華徧地。種種樹林華菓茂盛。溫泉浴池皆悉清淨。其地莊嚴。處處有散天華。天香。聞天伎樂。爾時捷鬪婆伎樂。適見王來。各自還去。是處希有未曾所見。今我正當在中。作舍住。如是思惟。已群臣百官尋跡。而到。王告諸臣。我前所聞空中聲言。汝行若見希有難值之處。汝於是中。作

林水一本  
作林泉

舍住。我今見此。希有之處。我應是中。作舍住。即捨本城。於此山中。住。是王初始在此。中。住。從是已後。次第止住。是王元起造立宮舍。故名王舍城。又智度論。耆闍崛山者。此名鷲頭山。問曰。何故名鷲頭山。答曰。是山頂似鷲。王舍城人見其似鷲。故共傳言。鷲頭山。因而名之。為鷲頭山。又王舍城南。屍陀林中。多諸死人。諸鷲常來食之。還在山頭。時人遂名鷲頭山。是山於五山中。最高大。多好林水。聖人住處。又大哀經云。佛在王舍城。靈鷲山者。古昔諸佛之所遊居。如來威神之所建立。其地道場。諸菩薩眾所共咨嗟。無極法座。天龍鬼神等。咸俱歸命。稽首為禮。又智度論。問曰。佛菩薩一切。何故獨住王舍城。不住餘城。答曰。亦住餘城。希少。而多住王舍城。舍婆提城。為諸城邊國。又彌離車地。多弊惡人。善根未熟。故不住之。又佛知。思故多住此二城。問曰。何故知思多住二城。答曰。憍薩羅國。是佛生身地。舍婆提大城。佛為法主。故亦在此城。問曰。若知思故多住舍婆提城者。迦毗羅城。近佛生處。何以不住。答曰。佛無餘習。近諸親屬。亦無累想。然釋種弟子多。未離欲。若近親屬。則染着心生。以報生地恩。故多住舍婆提。一切衆生皆念生地。故如偈說。

一切論議師 自受所知法 如人念生地 雖出家猶諍

以報法身地恩 故多住王舍城 諸佛皆愛法身故 如偈說

過去未來 現在 諸佛 供養法身 師敬尊重

法身於生身勝故。二城中多住王舍城。頌曰

君臣感德 靈篇金鏡 寶冊藏莖 帝圖掩映 鳥紀稱祥 龍書表慶

萬國來朝 百辟作詠 攀高武皇 後嗣宗聖 凶夷險阻 威感除併

慈蔭蒼生 業隆壽命 至哉勝業 聖君啓政

感應緣五略引

燕臣莊子儀

漢王如意

漢靈帝

漢宣帝

漢靈帝

燕臣莊子儀。無罪而簡公殺之。子儀曰。死者無知則已。若其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君知之。其年簡公祀於祖澤。燕之有祖澤。猶宋之有桑林。國之大祀也。男女觀子儀起於道左。荷朱杖。擊公。公死於車上。

語一本作  
發○微一  
本作候

漢王如意。漢高帝第四子也。呂后生長子也。立為皇太子。而如意母戚夫人得寵於帝。帝數欲下詔。太子而立如意。群臣爭之。故遂封如意於趙。呂后以是嫉之。及高帝崩。呂后徵如意到長安。而拉殺之。又肢斷戚夫人手足。號為人彘。後呂后被除。於灞上還道中。見物如蒼狗。攖后腋。忽而不見。卜之云。趙王如意為祟。遂病。腋傷而崩。右二驗出

漢靈帝數遊戲於西園。令後宮姝女為客舍主。身為商賈。行至舍間。姝女下酒。因共飲食。以為戲樂。蓋是天子將欲失位。降在皂隸之謠也。其後天子遂傳古志之曰。赤厄三七三七者。

沈一本作

經二百一十載。當有外戚之篡。丹眉之妖。篡盜短祚。極於三六。當有龍飛之秀。與復祖宗。又歷三七。當復有黃首之妖。天下大亂矣。自高祖建業。至于平帝之末。二百一十年。而王莽篡位。蓋因母后之親。十八年而山東賊樊子都等起。實丹其眉。故天下號曰赤眉。於是光武以興。詐其名曰秀。至于靈帝中平元年。而張角起。置三十六萬衆。數十萬人。皆是黃巾。故天下號曰黃巾賊。故今道服由此而興。初起於鄴。會於冀定。莊惑百姓曰。蒼天已死。黃天立。歲名甲子年。天下大吉。起於鄴者。天下始業也。會於冀定也。小民相向。跪拜信。趣出荆楊。尤甚。聚財產。流溢道路。死者數百。角等初以二月起兵。其冬十二月悉破。自光武中興。至黃巾之起。未盈二百一十年。而天下大亂。漢祚廢絕。實應三七之運也。

漢宣帝之世。燕俗之間。有三男。共取一婦。生其四子。及至。將分妻子。而不可均。乃致爭訟。廷尉范滂壽斷之曰。此非人類。當以禽獸從。母不從父也。請戮三男子。以兒還母。宣帝嗟歎曰。事何必古。若此。則可謂當於理。而賦人情也。延壽蓋見人事。而知用刑矣。未知論人妖將來之應也。

恨下一本  
有而字

漢靈帝建寧三年。河內有婦食夫。河南有夫食婦。夫婦陰陽二儀之體也。有情之淡者也。今反相食。陰陽相侵。豈特日月之背哉。靈帝既沒。天下大亂。君有妄誅之暴。臣有劫弑之逆。兵革傷殘。骨肉為醬。生民之禍至矣。故人妖為之先作。恨不遭辛有屠乘之驗。以測其情也。右三

配役神

訂校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四

明治十九年八月六日御届  
明治二十年二月廿八日出版

定價金五拾錢

校訂人

東京府平民  
松岡了巖  
京橋區築地三丁目  
百十七番地

出版人

同  
藤田祐真  
芝區三田松阪町二  
十四番地

法苑珠林出版所

印刷所

秀英舍  
京橋區西紺屋町

